

有人 将至

约恩·福瑟戏剧选



[挪威]约恩·福瑟 著 邹鲁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有人

将至

约恩·福瑟戏剧选

[挪威] 约恩·福瑟 著 邹鲁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人将至: 约恩·福瑟戏剧选 / (挪) 福瑟著; 邹鲁路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327-6766-3

I. ①有… II. ①福… ②邹… III. ①剧本—作品集—挪威—现代 IV. ①I533.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2342 号

Fosse: Plays One by Jon Fosse

Copyright: © Jon Fosse 2004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wohlt

Through IBSEN INTERNATIONAL, Norwa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4-838

有人将至: 约恩·福瑟戏剧选

(挪) 约恩·福瑟 著 邹鲁路 译

策划/黄昱宁 责任编辑/杨懿晶 装帧设计/胡枫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5 字数 91,000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6766-3/1·4091

定价: 5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严重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64511411

在亚洲，第一个演出我剧作的国家是日本。当时我前往东京观看了《有人将至》。这个版本展现了对我剧作的深层次理解。当时我就觉得，东方人仿佛能比西方人更好地理解我的作品。

数年后，我前往中国上海，观看同一个剧作的中国版本。类似的感觉又出现了，但这次，这种感触甚至更为深入和震撼：这一版本对我剧作的理解是那样的透彻、完整。在对原作理解的精准度上，在你所能够想象到的任何戏剧层面上，这一版本的《有人将至》都达到了我前所未见的、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

自从欣赏到这一版本的演出以来（无疑这是全球范围内对我作品最好的舞台呈现之一），我心中油然而生对中国戏剧，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深深敬意。中国的文化与艺术是如此博大精深，而当它体现在戏剧舞台上的时候，又是如此的巨细靡遗、浑然一体。

我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要感谢我的译者邹鲁路——上海戏剧学院的青年教师和学者。对于这些年来邹鲁路女士为我的作品能够进入中文世界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我深怀感激。她是

我在中文世界里的声音。没有她的无私、不懈和执着，我的作品就无法进入中国。对此，我的感激无以言表。

戏剧的本质决定了每一部舞台作品所存在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并将最终消失，即使是那些最伟大的作品也不例外。正因如此，剧本以出版的形式得以存留是至关重要的。而因为本书的出版，这一点可以成真了。

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我的剧作也属于书本的世界。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的创作领域不但涉及戏剧，还有诗歌和小说。我期待我的一些诗歌和小说的中文版也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卷中出版。

在此，我也想对将我的著作以中文形式出版的上海译文出版社致以诚挚的谢意。

同时，感谢“易卜生国际”与 Inger Buresund 女士为我的剧作在中国传播所做出的努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挪威驻上海总领事馆，以及 Øyvind Stokke 总领事先生。来自他们的支持同样弥足珍贵。

Jon Fosse

约恩·福瑟

约恩·福瑟是当代挪威文学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出生于1959年，自1983年起已出版了三十多部作品(集)，包括小说、诗歌、戏剧和非虚构类作品。福瑟也是作品在境外被搬演最多的挪威当代剧作家之一。自从1994年在卑尔根国家剧院的舞台首秀以来，他的剧作在全世界范围内演出已达九百多场次。

人们经常把他称作“挪威的新易卜生”；而福瑟对这一评价的反应是，“这对易卜生和我都是不公平的”。福瑟以自己独特的戏剧语言创造出了一个独属于他的世界，无须将他与任何人进行比较。他的语言是安静的，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没有太多的情节和故事；甚至可以说，他的语言是极简主义的，紧凑又不断重复，介于现实主义与荒诞派之间，同时又带有诗意的色彩。他的剧作探索的主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是关系的缺失，而他笔下的人物通常都身处不寻常的生存困境。典型的戏剧冲突在他的剧作中并未被宣之于口，而通常在人物的言语之外，晦暗的主题也需要观众们去细细品味才能体会。人物之间的情感困境以一种富含诗意的、近乎音乐性的方式流淌，以至于他剧本中强烈的节

奏、和谐、不和谐与冲突常常让我们想起乐谱。

福瑟的家乡偏于挪威一隅，那里人烟稀少。在这样的地方，大自然的存在感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面对峡湾和群山，孤独感总是油然而生。因此，孤寂在他的剧作中始终是一个重要元素。他笔下的人们共同生活着。他们的对话总是那样简短、日常，但言外之意却是深长的。话虽寥寥数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空间却是如此丰盈，端看读者或是观众如何去理解剧中所发生的一切。这样的生活从表面上看肯定是与人口众多的中国截然不同的。在泱泱大国的中国，人与自然的联系或许没这么紧密。人们更关注的，可能是非自然的、人为的成就。尽管如此，每个人都在寻找着“自己的空间”和难以企及的内心和谐。

我怀着巨大的谦卑和喜悦之情，有幸成为了把福瑟引进中国这一项目的一部分。而这一切得以成真的主因，是邹鲁路女士的出色工作与热情。数年来，她一直潜心于对福瑟剧作的译介，并为将福瑟剧作搬上中国舞台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初会是在去年。仅寥寥数语的交谈，我们就已达成了对未来的共识：我们将一起把这位独特的剧作家介绍给中国观众，让他们能够一窥福瑟笔下的戏剧世界。像易卜生一样，他展现了我们生老病死的人生旅途中种种难以言说的奥妙。但是，他的风格与易卜生又是如此不同。福瑟笔下的人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在全世界，也包括在如今的中国常演不衰的原因。

2010年，福瑟获颁“易卜生国际戏剧大奖”。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确是挪威的“新易卜生”，因此也应该在“易卜生在中国2010”项目中占有一席之地。

感谢挪威驻北京大使馆，挪威驻上海和广州总领事馆，NORLA（挪威文学海外推广组织），上海戏剧学院，瑞典Colombine出版社，以及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2010年10月2日，北京
Inger Buresund，“易卜生国际”艺术与运营总监

挪威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北欧国家，但它的戏剧在中国却并不陌生，那是因为挪威有世界戏剧大师易卜生。二十世纪，易卜生的剧作不仅令中国戏剧家倾倒，而且对中国的政治生活、社会变革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不过，挪威的戏剧在中国又有些陌生，如与易卜生同时代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比昂逊的剧作，中国的读者和观众就所知并不多。而当代挪威戏剧在中国就传播更少了。事实上，挪威当代戏剧界又出现了一位国际著名的大剧作家，他就是生于1959年9月29日的约恩·福瑟。这位刚年过50的作家被誉为“新易卜生”，至今已出版了28个剧本、14部小说、9部诗集、2部论文集、9部儿童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以兼有诗意和荒诞意味的特色赢得了国际文学和戏剧界的高度赞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40多种文字，在国际和挪威先后获得了40多项大奖。2010年5月，他夺得了“易卜生国际艺术大奖”，此前，这项大奖只颁发给过两位戏剧大师，一位是当代最出色的戏剧家、导演，英国人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一位是法国当代最杰出的导演、女戏剧家阿丽亚

娜·姆努什金(Ariane Mnouchkine)。可见他在当代世界剧坛的地位。然而，在这本福瑟戏剧集出版前，国人对他的了解几乎是空白的，不要说一般读者和观众，戏剧界也鲜有人熟悉他。所以这本戏剧集确实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这本戏剧集的译者与主编邹鲁路执教于上海戏剧学院，并正在我的名下攻读博士学位。两年多前，她把福瑟研究定为她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自此，她开始了扎实而细致的研究工作，搜集和阅读了福瑟的全部作品，逐一翻译了福瑟的代表剧作，又特地到挪威造访福瑟本人，与他作了多次长谈，并与许多挪威戏剧家、评论家讨论对福瑟的评价，还实地感受了福瑟所表现的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的气氛。这本福瑟戏剧集是她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她两年心血的结晶。在学界浮躁之风日盛的当下，我对邹鲁路如此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感到十分欣慰。凡真正的学人都知道，要做好一门学问，无所谓的捷径可言。遗憾的是眼下许多人都忙于争项目、填表格、抢速度，甚至视潜心钻研为守旧。邹鲁路能沉得住气，不容易。

这本福瑟戏剧集出版的同时，中国首次福瑟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上海戏剧学院举行，福瑟的《有人将至》也将进行中国的首演。此后，邹鲁路即要完成她的博士论文的最后定稿，相信她有了踏实的研究基础，定会拿出有学术分量的成果。我期待着。

荣广润

2010 年秋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约恩·福瑟戏剧作品中的关键意象

一、来自“世界尽头”的约恩·福瑟

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①中，村上春树写道：“跑步途中，下了一场短暂的雨，那是一阵让身体恰到好处地冷却下来的雨。厚厚的云层从海面上飘来，遮蔽了头顶的天空，下了一阵细细的雨，便仿佛‘俺还有急事要办’似的，就这么一去不返了，甚至来不及回眸一顾。于是那永恒的、毫无遮拦的太阳，又火辣辣地灼照大地。这简单易懂的天候中，你找不到难解之处和含混模糊，既无比喻亦无象征。”——这是村上春树笔下的夏威夷，一种与挪威西海岸城市卑尔根^②截然相反的天空。在村上春树这位曾以《挪威的森林》风靡一时的作家笔下（虽然那本小说与挪威并无关联），天空和风雨永远都那样坦坦荡荡，来去自如，“简单易懂”。而在卑尔根，这个挪威当代戏剧家约恩·福瑟（Jon Fosse，1959—）生活并度过其迄今为止几乎整个文学创作生涯的挪威西海岸城市，天空，从来都是令人捉摸不定。阴霾仿佛一个满怀彷徨和疑虑的恋人，不肯轻易稍离弗洛伊恩山顶（Mount Floyen）。即使偶尔阳光乍现、乌云隐去，含着雨意的厚厚云层也每每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瞬间聚集，与山林间的雾气缠绵一

团，欲走还留……这样的天空，仿佛充满了隐喻和暗示，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

在一年365天几乎有近300天在下雨的卑尔根，无力的挫败感和抑郁感好像理所当然地成了人生的基调。挪威西海岸的雨，峡湾，风，长夜，在这样的日子里的人们，就是福瑟笔下的世界。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他不断地在卑尔根创作着一个又一个戏剧作品。但他所打动的，却是全世界。

挪威位于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北部，其北部领土延伸到北极圈以内。特罗姆斯^③和芬马克两郡都在北极圈之内，其中芬马克是挪威最北的郡。挪威最北端的北角也是欧洲大陆的最北点，挪威的最南端比中国最北点还要向北。约恩·福瑟，就来自这个几乎称得上是世界尽头的国度。

作为作品被搬演最多的当代欧美戏剧家，福瑟文学创作生涯的起始点却并不是戏剧。1983年，他以长篇小说《红与黑》(Red, Black)出道，但第一部戏剧作品却直到1994年才出现在大众眼前，这就是《而我们将永不分离》(And We'll Never Be Parted)。与广泛的误解不同，《而我们将永不分离》事实上只是福瑟第一部被搬上舞台的

①《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村上春树著，施小炜译，南海出版公司，2009年1月第一版，第八页。

②卑尔根(Bergen)，挪威第一文化名城，2000年获选为“欧洲文化之都”。著名的“卑尔根国际艺术节”(Festspillene i Bergen)每年都在该地举行。这里曾孕育了著名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Edvard Grieg, 1843—1907)，小提琴家奥雷·布尔(Ole Bull, 1810—1880)，李群和李代数的创始人、数学家M. S. 李(Marius Sophus Lie, 1842—1899)等世界学术和文化名人，“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 1828—1906)更曾在卑尔根民族剧院担任经理兼导演。

③特罗姆斯(TROMSØ)，挪威一地名，有“北极之门”之称。

戏剧作品，他真正的戏剧处女作是《有人将至》（*Someone is Going to Come*）——虽然这部作品历经波折，直到1996年才得以首演。于福瑟而言，这部作品是他对戏剧的初恋，有着其他作品所无法替代的特殊意义和地位。

在以非凡的戏剧成就惊艳世界之前，福瑟在其他文学领域的创作也早已枝蔓四逸，开花结果。他不但同时涉足小说创作，在诗歌、儿童文学、杂文、电影剧本，甚至歌词创作方面都各有成就。2009年他最新出版的作品就是一部原创歌词集。2010年5月6日举行的“卑尔根国际艺术节”上则将有一台献给福瑟的音乐会，全部演出作品都将以福瑟创作的歌词为蓝本进行。今日的福瑟主要以戏剧家之名享誉当世。在戏剧之外，福瑟的主要文学成就包括：长篇小说《上锁的吉他》（*Locked Guitar*, 1985）、诗集《含泪的天使》（*Angel with Water in Her Eyes*, 1986）、长篇小说《船屋》（*The Boathouse*, 1989），长篇小说《铅与水》（*Lead and Water*, 1992）、长篇小说《忧郁症 I》（*Melancholy I*, 1995）、长篇小说《忧郁症 II》（*Melancholia II*, 1996）、长篇小说《日与夜》（*Morning and Evening*, 2000）、诗集《风之眼》（*Eye of Wind*, 2003）、中篇小说《不眠》（*Sleepless*, 2007）等。他最新的短篇小说《石浪》（*Waves of Stone*）已收入《2010 欧洲最佳小说选》（*Best European Fiction*, 2010）。下周（本文最后定稿时间2010年1月14日）约恩·福瑟将赴伦敦出席为《石浪》举行的朗读会。

2009年是约恩·福瑟进入戏剧创作的第十五个年头。这一年，他满50周岁了。在料峭春寒中开幕的“卑尔根国际艺术节”，把一场盛大的庆典“福瑟50”献给了这位剧作家，并对其迄今为止的戏剧生涯

进行了回顾。在过去十五年的戏剧旅途中，福瑟所创作的新挪威语^①剧本已被译为英文的有二十八种（包括所有已演出和未演出，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作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享誉最高的作品是：

（以首演年份为序）

- 《而我们将永不分离》 *Og aldri skal vi skiljast (And We'll Never be Parted)* (1994)
- 《名字》 *Namnet (The Name)* (1995)
- 《有人将至》 *Nokon kjem tilå komme (Someone is Going to Come)* (1996)
- 《夜晚在歌唱》 *Natta syng sine songar (Night Sings its Songs)* (1997)
- 《吉他男》 *Gitarmannen (The Guitar Man)* (1999)
- 《一个夏日》 *Ein sommars dag (A Summer's Day)* (1999)
- 《秋之梦》 *Draum om hausten (Dream of Autumn)* (1999)
- 《冬》 *Vinter (Winter)* (2000)
- 《死亡变奏曲》 *Dødsvariasjonar (Deathvariations)* (2001)
- 《沙发上的女孩》 *Jenta i sofaen (The Girl on the Sofa)* (2002)

① 挪威有两种官方书面语言形式，一种是“书面挪威语”（或称巴克摩挪威语，Bokmål），一种是“新挪威语”（或称耐诺斯克挪威语，Nynorsk）。“书面挪威语”是根据丹麦-挪威语言在丹麦书面文字的基础上配合挪威东部方言的发音发展而来的。“新挪威语”则由语言学家伊瓦尔·奥森在19世纪50年代根据挪威西部各种方言编纂而成。两种语言具有平等的官方地位。使用“新挪威语”的人约占人口总数的10%至15%，主要在西部沿海地区。另外，“新挪威语”也被使用在政府公文、文学作品、戏剧艺术、公共广播和教堂仪式上。两种书写挪威语的形式分别温和地代表着保守和激进的书写表达方式。从文学创作语言的角度来讲，新挪威语具有更强的节奏性和动作性，这也是剧作家约恩·福瑟选择它作为创作语言的主要原因。

- 《影子》 *Skuggar (Shadows)* (2006)
- 《我是风》 *Eg er vinden (I am the Wind)* (2007)

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在欧美各地，这位来自遥远北欧的剧作家的作品被反复搬演和诠释，人们致他以各种桂冠和美称：“新易卜生”、“新品特”、“新贝克特”……而他历年来更是获得各类文学艺术奖项近四十种，其所获主要奖项包括：

(以获奖年份为序；除注明获奖作品外均为文学成就综合奖)

- 新挪威语文学奖 *Nynorsk Literature Prize* (1992)，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铅与水》
- 易卜生文学奖 *Ibsenprisen* (1996)，获奖作品剧本《名字》
- 马尔瑟姆最佳新挪威语图书奖，萨莫尔最佳新挪威语图书奖 *Melsomprisen, Sunnmorsprisen* (1996)，获奖作品长篇小说《忧郁症 I》
- 阿什豪格出版奖 *Aschehoug Prize* (1997)
- 道布鲁格小说奖 *Dobloug Prize* (1999)
- 北欧剧协最佳戏剧奖 *Nordisk Teaterunions Dramatiker-pris* (2000)，获奖作品剧本《一个夏日》
- 马尔瑟姆最佳新挪威语图书奖 *Melsomprisen* (2001)，获奖作品长篇小说《日与夜》
- 德国《今日戏剧》最佳外国戏剧奖 *Beste utenlandske forfatter, Theater heute* (2002)，获奖作品剧本《秋之梦》
- 北欧国家戏剧奖 *Skandinavisk Nationalteaterpris* (2002)，获奖作品剧本《死亡变奏曲》
- 挪威文化部荣誉大奖 *Norsk kulturråds ærespris* (2003)
- 新挪威语文学奖 *Nynorsk Literature Prize* (2003)，获奖作品诗集

《风之眼》

- 布瓦格文学奖 *Brage Prize* (2005)
- 挪威皇家圣奥拉夫最高荣誉骑士勋章 *Commander of the Royal Norwegian Order of St. Olav* (2005)
- 瑞典文学院诺第斯卡文学奖 *The Swedish Academy's nordiska pris* (2007)
- 德国少年儿童文学奖 *The Federal Ministry of Family Affairs' Deutscher Jugendliteraturpreis* (2007)
- 法国国家荣誉骑士勋章 *Chevalier of the 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 of France* (2007)
- 卑尔根文化大奖 *Bergen kommunes kunstnerpris* (2009)
- 教皇颁发的文化勋章 *Medalje tildelt av Benedikt XVI for deltakelse i Møte med kunstnerne i Det sextinske kapell den 21. november 2009*, 2009年11月21日于梵蒂冈西斯廷大教堂获教皇接见和授勋 (2009)

尽管被挪威人骄傲地称作“新易卜生”，而欧美剧评界也一致认为福瑟是继“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之后挪威对这个世界最伟大的贡献，每每在评论中将他与易卜生并称，但从戏剧风格上讲，福瑟的作品却迥异于易卜生式的社会问题剧。初读他的作品，最醒目的特点之一或许是徘徊其中荒诞派的影子——品特式的重复与静场，以及向贝克特致敬的主题。这也是人们称他为“新品特”和“新贝克特”的原因。但在此之外，真正使福瑟作为一个戏剧家而不朽的是他具有鲜明个人烙印的“福瑟式”美学与戏剧风格——蕴含着巨大情感张力的极简主义洗练语言，对白中强烈的节奏感与音乐感，并置的时空，

交缠的现实与梦幻……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剧作中那无处不在的诗意的暗涌，是他对人生的倾听，是他字里行间对所有在时间荒原上相遇的人们所怀有的无限悲悯之情。

在下文中，笔者将对福瑟剧作中最重要也最普遍存在的元素之一：剧本中的关键意象，进行由外到内的分析，并以此为切入点，进入约恩·福瑟所独有的戏剧世界。

二、“冷酷仙境”：约恩·福瑟戏剧 作品中的关键意象

外

1. 海

挪威西海岸的乡村，福瑟笔下的世界。在这里，最典型的地貌就是无尽的大海（峡湾）和它不断拍打着的群山。在福瑟的戏剧世界里，没有繁华的都市和喧哗的车水马龙。他笔下的人们或是逃离了城市，来到乡村试图寻求新的开始；或是本来就从未离开过乡村，终其一生都在这里度过。无论如何，这些戏剧人物们的居处虽然远离尘嚣，却始终无法远离内心的骚动。

在挪威语中，峡湾（fjord）意指深入内陆的海湾。海水日夜翻滚，无休止地冲刷和侵蚀着内陆的土地和峭壁，形成了峡湾。在福瑟日常居住和写作的卑尔根，他公寓的书桌正对着书房的窗，而书房的窗距离大海只有五米远。这片海的名字叫做小镇峡湾（Byfjorden）。间或他会去乡间的木屋逗留数日，窗外依然是海：松恩峡湾（Sognefjorden），全世界最深最长的峡湾。在这里，他既可以看到峡湾的外海部分：松恩海（Sognesjøen），目光更可及再远处浩瀚无尽的大洋。

在福瑟的笔下，挪威西海岸这幅无尽的画卷既是外在图景，也是内心图景。就像随时不安变化的内心一样，这片海从来不是呆滞、静止的明信片式的美丽。变幻莫测的大海，永恒地存在于戏剧人物的生活中。前一秒可能还是风平浪静，下一秒已是巨浪滔天，随时可能令人丧身其中……即使是在清风徐来、波光粼粼的时候，也仿佛有着危险的暗流潜伏水面之下。在表面暂时的平静中，似乎总弥漫着隐隐的威胁：“有人将至”，有什么会发生，有什么会被打破，有什么丧失……这是一片令人又爱又怕的海，就像生活。每一个泛舟其间的人，都无法预知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从温柔的静默到残忍的毁灭，可能只需瞬间。

在与大海毗邻的荒凉乡村，福瑟剧中的人们刻意要去生活的世界，房屋与房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都是那样的疏离和遥远。天雨天晴，四季穿梭，剧中人物的生命不断上演得到和失去……在这世界尽头的“冷酷仙境”中，唯一不变的，只有永恒的大海。

剧本《有人将至》中，一男一女买下了一幢坐落在陡峭悬崖上的、远离城市的老房子，准备抛弃过往的一切，在此开始无人打扰的新生活。可是，来到这里之后，他们才发现自己将从此面对无尽的大海——

她

……

想想看当天黑的时候

想想看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

当风乍起

穿透墙壁

当你听到大海的咆哮

惊涛拍岸

白色的巨浪和黑色的大海

想想看屋子里会多么冷

当风乍起穿透墙壁

想想看这里是多么的远离人世

会多么黑暗

会多么安静

想想看当风乍起

惊涛拍岸

想想看秋天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在黑暗中

在暴雨和黑暗中

白色的巨浪和黑色的大海

只有你和我

在这房子里

如此的远离人世

(节选自《有人将至》第一幕)

在福瑟的笔下，大海就仿佛剧中人无法逃离的内心一样，无处不在。他们日复一日地凝视着大海，就仿佛凝视着自己内心的黑暗世界：彼此无法交流的挫败感，生活中无可挽回的丧失，曾经美好的爱情的消逝……大海甚至代表着死亡：黑色的、咆哮而至的、令人无力抗拒的，在没有出路的生活面前越来越强大和不可战胜的死亡。在《我是风》中，两个男人在大海上漂泊，其中一个最后跳下了大海，消失在波涛中。在《一个夏日》中，丈夫在某一天毫无预兆地选择了死亡。他离家走向大海，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而妻子则自此日复

一日地站在窗前，面对着大海，无法摆脱记忆的纠缠。在另一部作品《死亡变奏曲》中，大海吞噬了他和她的女儿，迫使爱情早已死去多年的他们重新面对彼此，面对记忆和过往，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困惑着，却无从寻找答案。剧中的女儿，无数次在雨中的海边堤岸上徘徊着，她在寻找什么？到底她的生命中缺失了什么使她最终选择了自杀（跳进大海）？作者从未给出答案，就如同生命中诸多没有原因的选择一样。剧中，舞台上始终有一个若即若离的角色——（女儿的）“朋友”。他是真实存在于女儿的生活中，抑或只是她在极致的孤独与压抑中幻想出来的，我们无从得知。在剧中，“朋友”似乎与大海融为了一体，他就是大海，大海就是他。当女儿最终投向大海的时候，也许，她投向的是内心的他：

女儿

……

而你的手

在向我挥着

从遥远的那方

抛弃了所有的孤寂

我走到堤岸边缘

我站在那儿

望着大海

直到你的手

降落到我的身上

几乎难以察觉地

抚摸着我的头发

就仿佛那黑暗的夜晚

你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发

(节选自《死亡变奏曲》)

2. 雨

卑尔根以多雨闻名，年平均降雨量最高达 2 578 毫米，二十四小时最高降雨量为 192.2 毫米。卑尔根有个著名的笑话——有个游客问当地一名男孩雨何时会停，男孩回答：“不知道，我只有十二岁。”

在福瑟的剧本中，风雨飘摇的外部世界也同样对照着永不平静的内心世界。在他的笔下，世界在不断地下雨。这是我们内心的泪水吗？舞台上的世界，或是暴雨，或是微雨，或是雨才住，空气永恒湿润。而舞台上的人们，逶迤的人生在雨中展开。在福瑟的戏剧世界里，即使是偶尔天晴的时候，雨意也仿佛依然停留在我们心中，挥之不去。雨，好像生命的历程中所有我们曾承受过的伤痛、失望和挫折，在我们的内心留下永恒的印记。

福瑟的世界是水意荡漾的世界——大海，雨，或波涛汹涌或静水流深的内心……当你身处他的戏剧世界时，你会忍不住问：他们（舞台上的人们），还有我们（舞台下的人们），到底在寻找什么？是永恒不变的爱吗？是内心的宁静吗？是死亡的解脱吗？是什么让我们的心始终暗流潜动，无法休憩？是窗外的大海吗？是永不放晴的天空吗？是无法交流和沟通的困境吗？或许对于有些观众和读者而言，他们的外在世界与大海和雨距离遥远。但我们也依然能在福瑟的戏剧世界中看到自己内心的深海和暴雨。福瑟在舞台上创造出的人生，折射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人生。

3. 秋

在很多个剧本里，福瑟都把他舞台世界的时间设定为秋天。有时候，那会是个美好的初秋——夏日刚逝，淡淡的秋意宜人，这美丽的季节才刚开始，就像他和她的人生——刚一起搬来这梦寐以求远离尘嚣的地方，刚买下自己心爱的老房子，情投意合，百废待兴。这时候爱情伊始，生活伊始，一切都充满了希望：

年老女人

……

我还记得

那是个美好的秋日

清爽

而且既不冷也不热

我们出去看看会不会下雨

真的下雨了

不过只有一点儿

然后我们在那里站了一会儿

在外面的细雨中

然后我们绕着房子散步

看着它

他说房子该油漆了

排水沟也该清理了

就是他通常会说的那些事儿

……

（节选自《一个夏日》第二幕）

可是更多的时候，时间过去了，清脆透明的初秋变成了寒冷黑暗

的深秋。再往下的季节和人生，都将是更寒冷更黑暗的冬天。挪威西海岸的深秋和冬天，天黑得很早，大约下午三四点左右就全黑了。而天亮，要到早晨十点左右才开始。日照时间短，再加上雨雪不断，生命的寒冬只有咫尺之遥。日光消失之后，在无人交流、无处遣怀的黑夜里，人们再也无法回避自己的内心，被迫审视自己的生活。面对所有的挫折和问题，人们有心无力，不知如何去解决或是无力逃离。坐在自己的房子里，坐在自己的困境里，生活仿佛静止了，剩下的似乎只有被动地等待。在福瑟黯淡的秋日世界里，有直接命名为《秋之梦》的剧本，讲述的却是人生所有可能有的美好梦想的破碎；还有在秋天永远离去，给妻子的人生留下永远无法填补的黑洞的丈夫（《一个夏日》）；更有害怕着秋天，害怕着不可知的未来的人们（《有人将至》等）……

外与内之间

4. 悬崖上的老房子

在由大海、雨和深秋所组成的外部环境里，人们借以栖居的常常是一幢坐落在峡湾边的悬崖上的老房子：

一所老旧，几乎有点儿摇摇欲坠的房子前的花园。房子的油漆剥落，有些窗玻璃已经碎了。它面朝大海，寂寥凄凉地坐落在陡峭悬崖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尽管如此，这所房子却依然有着自己独特的饱经风霜的美……

节选自《有人将至》第一幕舞台提示

房子在福瑟的剧中是人们借以对抗外界风雨的所在。有时候，这可能是他们千挑万选的房子，是他们耗尽所有积蓄买下的房子，代表着他们最初的梦想、爱、希望和理想的生活。在《一个夏日》中，女

主人公回忆着多年前他们初到这幢峡湾边的房子的时光，那时他们的语气多么快活，对未来多么充满憧憬。就像《有人将至》中的“他”和“她”一样，就像这世界任何一个城市街道人群洪流中的很多个“他”和“她”一样，这样的一幢房子或许是两个人想要共同追寻未来生活（而离开城市）的世外桃源：

她

现在我们就站在自己的房子旁边

我们自己的房子

在这里我们会一起相守

你和我单独在一起

在这房子里

你和我会

单独在一起

远离其他所有的人

在这房子里我们一起相守

单独

在一起

（节选自《有人将至》第一幕）

又有时候，这是他们想要寻求温暖和出路的庇护所，至少他们希望如此。在《名字》中，主人公是年轻而未谙世事的一对：怀孕的年轻女孩和男友还未结婚就面临将要出生的孩子和困窘的经济状况，男友也找不到工作。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回到女孩父母的家，一幢坐落在悬崖上的老房子。多年以前，这里曾是女孩头也不回地离开的地方，而此刻，这是她最后的，也是唯一的避风港。她带着从未与父母谋面的男友，回到了这里。但等待他们的，却是彼此关系的越发脆

弱，交流的纠结与无措，对未来更深的茫然……与此同时，他们的到来也为住在这幢房子里的人们带来了沉闷麻木的庸常生活的震撼……

可是，福瑟剧中这些伫立在悬崖上的老房子们，不得不面对咆哮的海浪、凛冽的深秋寒风、无尽的雨和黑夜、日渐朽坏和破落。就像房子所处的脆弱状态一样，住在这房子里的人们，也同样的脆弱，无力保护自己，易碎的梦想和寻求温暖的希望注定要遭受打击。这场与人生的对抗，他们注定要失败：

年轻女人

……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一幢美丽的老房子

就在峡湾边

这就是你曾经那么热切地想要的生活方式

你说过的

好吧现在我们来到这儿了

而你却无论如何

也不开心了

你甚至比以前

更忧伤了

……

（节选自《一个夏日》第二幕）

在《有人将至》中，“他”和“她”所自以为的这幢未经入侵的、只属于他们的房子，其实早就“有人已至”。他们所谓“远离所有的人”的未来，瞬间就被到来的他者打破了。房子的四面墙，最终

无力帮助剧中人抵挡挫败和幻灭的到来。

5. 窗

在新挪威语中，窗这个词是“vindaug”，意为“风眼”（wind eye）。福瑟2003年的诗集《风之眼》即以“Eye of Wind”（“Auge I Vind”）为题，其实是对“窗”这个单词玩的一个文字游戏。由此可见“窗”这一意象在福瑟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

在福瑟的多个剧本中，窗是屋外（大海，风雨，黑夜）和屋内（照片和沙发）世界的连接。在《有人将至》中，“他”和“她”都曾多次走到窗前向屋外的花园张望着，恐惧着，但同时也暗暗地预期着第三者的到来，打破他们不断宣之于口的在这幢房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脆弱希望。在其他剧作中，窗更象征着主人公内心的渴望，渴望逃离枷锁般的当前人生；或者是一个管道，借以不断重返无法修补的过去。在《夜晚在歌唱》中，对丈夫满怀苦涩失望的妻子每当丈夫在追问她是否与别人有染时总是转身望向窗外。窗好像是这个压抑的屋内世界的唯一出口。窗外的世界代表着未知的新生，代表着逃离一潭死水的生活的些微可能。在《一个夏日》中，失去丈夫的妻子用余生的岁月来凝视窗外，思索丈夫到底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思索已经失真的现实，思索已经占据了整个现实的过去……

内

6. 照片

进入福瑟剧中的老房子，我们常常会看到悬挂在墙上、摆放在橱柜上的照片或是画像。在《沙发上的女孩》一剧中，女主人公一边自言自语地叙述，与回忆纠缠着，一边不时地为舞台上的一幅女孩画像

添上几笔。画像在舞台上巨大的存在，就如同过往在她当下生活中的巨大存在。

在《一个夏日》中，舞台上有着并置的时空：年老女人与年轻女人(为同一角色的年轻与年老时期)同时出现。她们时而来回踱步，时而伫立窗前，同样不断地叙述和纠缠着过往。在这个过程中，她们都反复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整理照片——肢体的动作对照着她们内心汹涌的思绪。

在《有人将至》第四幕中，“他”和“她”从前几幕的屋外花园，到屋内，到厨房，终于进入了起居室。两人来到这里的初衷是为了远离其他所有的人，建立只属于他们两人的、从未也永远不可以被别人侵占的空间和生活。可是这个起居室，却是一个完全被他者的过往占领的空间：墙上房子原来女主人的画像、她和丈夫的结婚照——那时他们是年轻美丽的一对，“男”幼时行坚信礼的照片——他是房子原来女主人的后人，也正是把这幢“远离尘嚣”的老房子卖给他们的人；很快，他将彻底打破他们为自己坚守的世界……“他人即地狱”。照片，象征着他者在主人公生活中永恒的、无论怎样也无法逃脱的存在和入侵。

无论是寓意自身还是他者的过往，出现在福瑟剧作中的照片(或是画像)这一意象都象征着过去/记忆对现在的胁迫和影响。无处不在的照片就是无处不在地弥漫在当下生活中的过往所带来的威胁感。

7. 沙发

这是一个剧中人(往往是男人)为逃避现实而给自己建造的堡垒，是他们在自己的内心与外界之间所竖起的禁锢之墙，尽管这是面不堪一击的墙。沙发(偶尔是一把扶手椅)，是他们在万般犹豫和无

奈、不愿面对希望的破灭和现实生活的挫败，或是试图避免与人进行交流，不愿暴露自己真实内心时唯一能够回归和蜷缩着躲藏起来的地方。在《夜晚在歌唱》一剧中，遭受挫折的作家被杂志和出版社屡次退稿，事业上没有出路，毫无承担家庭生活的经济能力，作为一个男人已经基本无法面对自己失败的人生。再加上厌倦失望的妻子想要离他而去，即使曾经的爱情也挽救不了生活已是死路一条的事实。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终日躺在沙发上，偶尔摇摇刚出生的婴儿的摇篮，把自己的脸和心都藏在翻开的书页下，藏在沙发的庇护里。在《沙发上的女孩》中，女主人公在台上的所有戏剧动作更是几乎自始至终都围绕着沙发在进行。

在《有人将至》一剧中，面对屋外不断的敲门声（象征着外部世界对剧中人物内心世界和理想的入侵），面对“她”越来越明确的想去开门的意图，“他”无力面对这样的溃败，只有面对墙壁躺在沙发上，固执地背对着“她”，背对着敲门声，背对着将要分崩离析的人生……

除了室内的沙发或是扶手椅之外，福瑟的剧中偶尔也会出现室外的长凳：没有靠背，没有扶手，没有任何可以让人放松和依托的支撑，只能僵直地坐在上面，比如《有人将至》，比如《秋之梦》……剧中的人们或一起或单独坐在这些长凳上，彼此交谈着，爱着，或者憎恨着。这些在室外的风雨中被岁月风霜侵蚀的长凳，就像剧中人们在生命的风雨和海浪中浮沉的、无所依凭的内心一样，只有存在，只有承受。

三、结束语

虽然来自与我们身处的国度距离如此遥远的“世界尽头”，但福

瑟戏剧世界里的人生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他是挪威的，也是世界的。正是因为他作品中这种直指人心的力量，他打动了无数观看或阅读过他剧本的人。

福瑟作品中所关注的主题，是古往今来的戏剧舞台上的永恒命题：人类生存的困境——交流的隔阂；人与人之间、人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对抗……他笔下的人物，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天天所见的普通人，甚至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但他呈现主题和人物的诗化方式和独特戏剧手段，又使其剧作迥然不同于平凡的生活。福瑟剧本所需要的舞台通常是质朴的，没有填充视觉的复杂布景和装置，因为他的眼光始终投向了戏剧所要呈现和刻画的终极目标——人。

谨以约恩·福瑟的一段自述文字结束本文：

“约恩·福瑟？谁是约恩·福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审视，约恩·福瑟其人都是由三个方面组成的：他既是一个普通人，也是一个公众人物和写作者。作为普通人的他与芸芸众生一样，有着自己卑微的、或快乐或不快乐的人生；作为公众人物的他，为某些人所知，但也有人从未耳闻；而写作，则只属于写作本身——与其说这是一种身份，毋宁说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既不与作为普通人的他，也不与作为公众人物的他相重叠。可是那么，我到底是谁呢？约恩·福瑟，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邹鲁路

2010年1月 上海

目录

Contents

- 1 / 作者序
- 1 / 致中国读者
- 1 / 译本序
- 1 /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约恩·福瑟戏剧作品中的
关键意象
- 1 / 名字
- 111 / 有人将至
- 191 / 吉他男
- 231 / 一个夏日
- 339 / 死亡变奏曲
- 454 / 版本说明
- 455 / 致谢

名字

The Name

1996 年“易卜生奖”

(Ibsen Prize, 1996)

人物

女孩

男孩

妹妹

母亲

父亲

比杨恩

灯光起。一个女孩，非常年轻，怀有身孕，坐在沙发上。

女孩

他就不能和我一起

到这儿来吗

不他不能费这个心

我可能会

（突然停下不说了。她躺下来，想找个舒服的姿势，但怎么躺也不舒服，她只好坐了起来。）

他不能费这个心

（她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望着窗外半明半暗的暮色。）

不管怎么说他现在应该也快到了

（短暂静场。）

我们就不能

一起来吗

我只能自己一个人坐巴士过来

就因为他

(突然停下不说了。短暂静场。)

而妈妈就一直说呀说呀

什么都说

睡不着

她说

那现在我要当外婆了

她说

(女孩环顾着房间。她走到一个壁柜前，拿起一张照片，看着。)

我小时候

长得不好看

(短促地笑了一声。)

这些傻照片

(她把照片放回去，走过去站在窗前，向外望着。静场。门上响起一下敲门声。她把双手放在肚子上。)

我想一定是他来了

(静场。门上又响起一下敲门声。)

而他当然是不想让人看见

跟我在一起

(短暂静场。女孩依旧站在窗前向外望着。门上又响起了一下敲门声，这次更响些。然后她从台右通往门厅的一扇门下。我们听到从门厅传来前门打开的声音。她又上场，走过去在沙发上坐下。只有她一个人。一个男孩上，年龄与女孩相仿。他拿着一只旅行袋和一个行李箱。他把旅行袋和行李箱放在地上，脱下外套，搭在一张扶手椅的

靠背上。他看着她。)

男孩

(小心翼翼地，紧张地。)

我没找到这房子

(短暂静场。)

最后我终于

找着了

敲门

可没人开

(短促地笑了一声。)

我都准备

女孩

(打断他的话。)

是吗

(静场。)

男孩

(点点头，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步，环顾四周。静场。)

原来这就是你长大的地方

女孩

是的是的

(静场。男孩走过去在扶手椅上坐下。又一次静场。)

男孩

这儿不错

女孩

是吗

(又一次静场。)

可你本来可以和我一起
来这儿的

如果真是这么不错的话

(短暂静场。)

男孩

但是我还没

女孩

(打断他的话。)

你不想让人看见跟我在一起

(短暂静场。)

男孩

你父母都不在家吗

女孩

哦妈妈在

不过她出去买东西了

男孩

(站起身来，环顾着房间。)

原来你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嗯

女孩

我不想来这儿

来这儿真让我烦透了

男孩

这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女孩

你要是肯再多为我

费点心该多好啊

我随时都可能

生了

可我却不得不自己一个人到这儿来

而你却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男孩来回踱了几步，打量着屋里所有的东西。）

我不想来这儿

男孩

你来之之前给你母亲打过电话吗

女孩

我受不了在这儿待着

而且我就要生了

可你一点儿也不在乎

男孩

这儿真不错

一切都那么冰冷

所有的岩石

石榴花

还有风

还有岛屿那头无边的大海

女孩

是的

男孩

还有你父母的房子坐落的地方真美
就在悬崖的背风处

女孩

(有点高兴起来。)
我们管它叫小山

男孩

是吗

女孩

还有以前当大暴风雨来的时候
我们总是爬到那上面去
风大得你都
站不住

男孩

也许以后我们也可以爬到那上面去

女孩

好啊为什么不呢
(静场。男孩走过去站在壁柜前，拿起女孩儿时的照片。)

男孩

(带着询问的神色看着女孩。)
你

(女孩点点头。)

女孩

我小时候长得不好看
(她短促地笑了一声。男孩把照片放下，走到窗前，向外望着。)

静场。)

我想这孩子也不会

(突然停下不说了。)

男孩

(看着女孩。)

这么说你母亲出去买东西了

(询问地。)

是在那边的商店里吗

(女孩点点头。询问地。)

你母亲用拐杖吗

女孩

我已经告诉过你

这么多次了

但是不管我说什么

你从来都不去听

男孩

那我看见的就是她了

我开车从她身边经过

她顺着街往南走

我顺着街往北开

女孩

很可能

男孩

(询问地。)

那你父亲呢

女孩

他跟平常一样上班去了

(短暂静场。)

不过他很快就要回来了

(男孩走到墙上挂着的结婚照前，照片就在壁柜上方。他注视着它。)

男孩

(询问地。)

你父母

(女孩点点头。)

女孩

(沮丧地说。)

我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要把结婚照挂出来

他们的生活里只有吵架

我也不记得它以前是挂在那儿的

(短暂静场。)

很可能是我妹妹挂上去的

她总是想让一切都尽善尽美

男孩

是吗

(静场。他站在那儿看着墙上挂的另一幅照片。询问地说。)

你妹妹

女孩

大妹

男孩

不是还住家的那个

(女孩摇摇头。静场。)

还有你父亲

他在上班

女孩

是的

(静场。)

不过他很快就要回来了

他累了一天

当他到家的时候

总是很累

(男孩点点头。)

男孩

是啊

(静场。)

还有你母亲

(打断自己的话。)

对了她

(又一次打断自己的话。)

女孩

(沮丧地说。)

你从来都不去听

你只是站在那儿

当我跟你说什么的时候从来不听

你有用心听过吗

男孩

是的我有

(拉长着声音。静场。)

你妹妹

她快回来了吗

女孩

我怎么会知道呢

(短暂静场。)

我想她就快回来了

男孩

你母亲看起来人不错

的确是

女孩

你为什么会知道呢

男孩

如果我看见的是她

那就是

女孩

是啊她身上没一点儿不好的地方

(一下捧住肚子。)

男孩

那小子在踢吗

(她点点头。)

女孩

小子

男孩

是的，孩子

女孩

你觉得会是个男孩吗

（他耸耸肩。）

我觉得会是个男孩

男孩

我以前从没见过你的家人是不是

女孩

我也没见过你的

男孩

（笑起来。）

没有没有

女孩

（短暂静场。烦躁地说。）

可是我不想到这儿来

男孩

只要待到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你母亲快回来了吗

女孩

我怎么会知道呢

她去商店了

站着跟人聊天

她总是在跟人聊天

男孩

我有点儿饿了

女孩

爸爸回家我们就开饭

男孩

要等很久吗

女孩

不用

(前门开了,听得到脚步声。)

男孩

(看着女孩,有点害怕。)

有人来了

(女孩点点头。询问地。)

你父亲

(女孩耸耸肩,两人都朝通往前厅的门看着。门开了,一个稍显年轻些的女孩,妹妹,走了进来。她冲男孩点点头。)

妹妹

(看着女孩,惊奇地。)

你来了?

太好了

你肚子都这么大了

(她走过去双臂拥抱着女孩的脖颈,然后在她身边坐下来。)

你肚子真大

妈妈告诉我你要生小孩了
但她没说你的肚子都这么大了
(她笑起来。询问地说。)

那你马上就要生了
(女孩点点头。询问地说。)

你刚到
我都不知道你要来
(询问地说。)

你刚到是不是
(女孩点点头。)

老天你的肚子真大
(询问地说。)

我能摸摸吗
(女孩点点头。妹妹把手放在女孩的肚子上。短暂静场。)

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女孩

(有点高兴地。)
他踢起来的时候
你就能感觉到了
不过他现在没有踢

妹妹

他经常踢吗

女孩

经常

妹妹

而且你肚子这么大
你看起来，好像随时都会
生了
顺便说一句比杨恩向你问好

女孩

(有点矜持地。)
比杨恩

妹妹

是的
(短暂静场。)
我在卖汉堡的小售货亭那儿碰到他了
他让我问好
他说你如果回来了
应该找个时间顺便去看看他
你一定要下去看看他
他说

女孩

好的

妹妹

我告诉他你要生小孩了
(咯咯笑了两声。)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他
因为爸爸都还不知道呢
哦我想这你不知道

但是妈妈还没告诉爸爸

你要生小孩了

她说她不想

女孩

他没说

妹妹

(有点迷惑。)

他没说什么

女孩

我怀孕的事

妹妹

(询问地。)

比杨恩

不他当然没说

(笑了两声。短暂静场。)

他好像说什么你回来了一切就跟以前一样了

(女孩和妹妹一起笑了两声。)

女孩

(冲男孩的方向点点头。)

不管怎么说，这是孩子的父亲

(短促地笑了一声。男孩和妹妹站起身来，握握手，又坐下了。)

他刚到

他还没见过妈妈

男孩

不我见过了

女孩

(看着妹妹，笑起来。)

是的，显然他开车经过的路上看见她了

在路上

妹妹

(突然地。)

我们打牌好吗

女孩

我太累了

妹妹

(看着男孩，询问地说。)

你和我打

(他耸耸肩。静场。她短促地笑了一声，看着男孩。)

我觉得这太傻了

妈妈不告诉爸爸

你要生小孩了

而且这些日子来爸爸总是很少说话

跟妈妈你又没法说话

她完全疯了

(开始笑起来。)

她干了一件又一件可怕的事

说着那些傻话

她疯了

女孩

她一直是这样的

妹妹

而爸爸就像平常一样
几乎什么也不说
他晚上睡得那么少
天亮就得起来
不过当然他很早就去睡了
他说他就是躺在床上
睡不着
他说

女孩

是吗
(短暂静场。)
这么说比杨恩没变

妹妹

他还是老样子

女孩

(看着男孩。)
一个儿时的朋友
以前我总是下去找他玩儿
和他还有他弟弟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我跟你说过他的
(男孩点点头。她笑了一声。)
可是不管我说什么
你从来都不去听

(短暂静场。)

男孩

那你很久没见过他了吧

女孩

可能有几年了

妹妹

(开始笑起来。)

他们玩得可疯了

比杨恩和他弟弟

(前门开了，听得到脚步声。男孩看着女孩。)

女孩

(对男孩说。)

别担心

妹妹

大概是妈妈回来了

女孩

(看着妹妹。)

她去买东西了

(妹妹点点头。通往前厅的门开了，一个年长女人走进房间。她有一条腿基本上是完全僵直的，她拄着拐杖拖着身体往前走。)

母亲

啊原来你已经回来了

你猜怎么着

(她开始笑起来。她冲男孩点点头，然后看着女孩。)

你猜我在商店

听到什么了

妹妹

（冲男孩点点头，看着母亲。）

这是贝厄媿的男朋友

（她又冲男孩点点头。）

母亲

你猜我听到什么了

（她用空着的那只手拍着大腿。）

女孩

（听天由命地说。）

是啊，是啊

（静场。）

你不想打个招呼吗跟我的

（打断自己的话。）

你以前没见过他

（母亲看着男孩。他站起身来，他们握了握手。男孩继续站在母亲身边。）

母亲

我听到

女孩

（站起身来。）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母亲看着女孩，有点受伤，然后她看看男孩，摇摇头。接着她慢慢转过身，从台左的厨房门下，并关上了身后的门。静场。）

妹妹

(有点着急。)

我们打牌好吗

女孩

省省吧你

妹妹

(有点生气了。)

你这是干什么

我只是问问而已

(静场。男孩站起身来，走过去打开旅行袋，拿出一本书。)

我只是问问而已

我说话总可以吧

(男孩在沙发上坐下来，打开书。)

我只是问问而已

你这是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

女孩

好了好了

妹妹

(站起身来。男孩从书上抬起头。)

好吧如果你要这样的话

我只是问问

(妹妹走进门厅，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男孩看看女孩，然后又开始看他的书。短暂静场。)

女孩

那现在你开始了解我的家人了

(男孩从书上抬起头，点点头，又继续看书。)

他们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她短促地笑了一声。)

男孩

(还在看着书。)

是的

(拉长了声音。)

女孩

这一切都一团糟

爸爸要工作

睡不着觉

妈妈到处胡言乱语

在商店里跟人聊天

还想搞点幽默

(女孩看着男孩。)

你就不能听听吗

(男孩从书上抬起头。)

你不在乎

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从来不听

你

(突然停下不说了。)

男孩

你父亲什么时候回家

女孩

他就快回来了

(短暂静场。)

他大概

(突然停下不说了。)

男孩

他们看上去人很好

女孩

你不在乎

(母亲又从厨房门走进来。她走到另一张扶手椅前，费力地坐下来。她看着女孩。)

母亲

现在你也要做母亲了，很快

女孩

(短促地说。)

是的

母亲

我这么久都没见过你了

(女孩点点头。)

女孩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母亲

现在你也快要做母亲了

(母亲举起拐杖，捅了捅女孩的肩膀。)

女孩

幽默

太搞笑了

(母亲收回拐杖，叹了口气。)

你不是有话要告诉我们吗

你在商店听到的什么事儿

(母亲又叹了口气。)

能让你嘲笑的事儿

(母亲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看看男孩，摇摇头。静场。男孩又低下头开始看书。女孩已经快哭了。)

没有人在乎

(母亲挣扎着从椅子上站起来，她走进门厅，关上身后的门。我们能听到一扇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静场。女孩看着男孩。)

你就打算坐在那儿看书吗

你真是在乎极了是不是

(女孩想要站起来，可是肚子疼，她又坐下了。)

男孩

(叹了口气。)

是啊是啊

女孩

你不在乎

男孩

没有好了

(短暂静场。他突然生气了。)

但是那你就

(突然停下不说了。)

女孩

(好像在询问似的。)

去找比杨恩吧

(男孩耸耸肩。)

不管怎么说，他不比你

少在乎我

你就只会坐在那儿看书

(几乎要哭了。)

你就只是坐在那儿

男孩

是啊是啊

(女孩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步，而男孩还是坐在那里低头看着书。然后她从前厅的门下。男孩站起身来，也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步。楼梯上有脚步声传来，男孩赶紧走过去坐在沙发上，低头看书。过了一会儿，妹妹从门厅上。男孩从书上抬起头看着妹妹。)

妹妹

她走了

(男孩点点头。)

她就是这样

每隔一阵她就这样

有时候她就这样

(妹妹又摇摇头，她走到沙发前坐在男孩身旁。静场。)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

她总是这样

并不只是因为她要生小孩了

她就是这样

(短暂静场。)

不过接着她又会变好了

然后会变得非常好

(看着男孩。)

她也可以很好的

男孩

(点点头。)

是的

妹妹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

男孩

是啊

妹妹

每隔一阵她就这样

(男孩点点头。)

这你当然知道的

(短暂静场。)

我觉得我不会想跟她生孩子

(她短促地笑了笑。)

男孩

我也不想

(妹妹开始笑起来。)

但她很多时候也会很好

妹妹

是的

男孩

你比我更了解她

妹妹

她人很好

男孩

是啊

(静场。外面的大门打开了，听得到脚步声。男孩看着妹妹。)

妹妹

现在爸爸回来了

我听得出是他

(男孩低头去看书。静场。通往前厅的门开了，父亲走了进来。他年约五六十岁，外表健康强壮，但看起来疲倦寡言。男孩站起身来，但父亲假装没看见他。不过他冲妹妹点了点头，然后走过去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还是假装没看见男孩，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报纸，看了两眼，叹了口气。男孩又在沙发上坐下来，打开书。)

父亲

(转向妹妹。)

又过了一天

(他叹了口气。询问地。)

你妈在休息

妹妹

是吧

男孩

（想找点话说。）

可能她是在

妹妹

（打断他的话。）

不她在休息

（对父亲说。）

刚才她起来过

（有点热切地说。）

不过贝厄媿回来了

父亲

（注视着妹妹。）

贝厄媿

妹妹

（点点头。）

她今天回来的

很突然

父亲

是吗

她出去了吗

妹妹

我不知道

（父亲点点头。妹妹看向男孩。）

他是贝厄媿的男朋友

（父亲又点点头，看了眼男孩，又回去看他的报纸。静场。父亲

站起身来，舒展了一下筋骨，来回走了两步。男孩开始看他的书。)

父亲

是啊真的

(看着妹妹。)

这么说贝厄媿回来了

她已经很久没回来了

(短暂静场。)

不过我最好去找点儿吃的

(他也走到窗前，向外望着。静场。他在屋里来回走了两步，听天由命地摇着头。)

妹妹

今天她好像出什么事了

她出去买东西的时候

父亲

大概吧

妹妹

刚才她去睡了

父亲

大概吧

(短暂静场。)

不我最好去找点儿吃的

(父亲走进厨房，关上了身后的门。)

妹妹

(看着男孩。)

你们以前见过面吗

(男孩从书上抬起头，摇了摇头。)

你们没有

(他又摇摇头。静场。)

男孩

第一次

妹妹

这里一切都一团糟

没希望了

(她从口袋里拿出一盒糖。)

要吃一个吗

(男孩点点头，她把糖盒递给他，他拿了一块。)

你在看什么书

男孩

哦只是本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妹妹

是啊

(笑了一声。)

听上去挺没劲的

男孩

(微笑了。)

是啊

妹妹

我从来不看书

男孩

以前我也不看

妹妹

我学习很不好

男孩

我也是

妹妹

但是不管怎么说你看书啊

男孩

是的

(短暂静场。)

妹妹

将来你想干什么

男孩

什么也不想干

(他短促地笑了一声。)

妹妹

我也不知道我将来想干什么

(短暂静场。)

而现在你要做爸爸了

(她短促地笑了一声。)

男孩

是啊

妹妹

你高兴吗

(他摇摇头。)

你不高兴

(他又摇摇头。)

哦你还很年轻

(他点点头。)

你们两个都很年轻

男孩

是啊

妹妹

有小孩

会很好玩的

男孩

是啊我肯定

但是

(突然停下不说了。)

妹妹

而我不知道我将来想干什么

我的意思是

要上什么学校之类的

男孩

做你想做的事

妹妹

但是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

(她笑起来。)

男孩

总有什么是你想做的

(厨房门打开了，父亲走了进来。男孩低头去看书。)

父亲

(对妹妹说。)

吃点东西感觉很好

工作总是让人觉得饿

(短暂静场。)

这么说贝厄媿今天回来了

(看着妹妹。询问地说。)

现在她出去散步了

我想她都快回来了

我都这么久没见过她了

是啊真的

能再见到她太好了

(父亲又走到扶手椅前坐下来，他又拿起一份报纸，从桌上拿起他的眼镜盒，戴上眼镜，翻着报纸。)

妹妹

(拿出那盒糖。)

要吃一个吗

父亲

不了谢谢

(短暂静场，他看着妹妹。)

你知道贝厄媿在哪儿吗

妹妹

不知道

(短暂静场。妹妹看看男孩。她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站在那儿向外望着。男孩从书上抬起头，看着正在低头看报纸的父亲。)

父亲

(依旧坐在那儿看着报纸。)

是啊真的

(男孩又低头继续看书。)

是啊是啊真的

(他把报纸放在一边，站起身来，男孩还是坐在那儿低头看着书。父亲开始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然后对妹妹说。)

这么说她去睡了

今天她又疼了

妹妹

是吧

父亲

是啊真的

(父亲停下脚步，低头看着正在看书的男孩。)

那这是谁

(男孩抬起头。)

妹妹

这是贝厄媿的男朋友

刚才我告诉过你了

父亲

他在看书

妹妹

是啊

父亲

我明白了

他吃过饭了吗

妹妹

你吃过饭了吗

(男孩点点头。)

父亲

(对妹妹说。)

这么说今天贝厄媿回来了

跟他一起

妹妹

是吧

(静场。父亲又走过去坐在沙发^①上，再一次拿起报纸，翻了两页。妹妹走到沙发前坐在男孩旁边，而他还是坐在那儿看着书。父亲看着妹妹。)

父亲

那是他的行李箱吗

男孩

(看着父亲，点点头。)

是的

① 疑为扶手椅

妹妹

我可以把箱子拿到门厅去

父亲

用不着为了我这么做

男孩

我来拿吧

父亲

(看着妹妹。)

你不知道贝厄媿在哪儿

(她摇摇头。)

妹妹

不知道我说了不知道

(父亲折好报纸，站起身来，走到窗前向外望着。静场。通门厅的门开了，母亲上，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着。父亲看到了她。)

母亲

(对男孩说。)

刚才我得去躺会儿

我的脚太疼了

我太容易累了

(男孩点点头。)

贝厄媿不在吗

妹妹

她走了

父亲

(对母亲说。)

我找了点儿吃的

母亲

（对男孩说。）

人老了可真可怕

我本来想说

不过其实

我还没那么老

（她笑起来。）

就是我的身体太讨厌了

（短暂静场。）

不过你这么瘦

你真应该多吃点儿

男孩

是啊

母亲

是啊都这么瘦

（静场。）

我可以做顿好吃的晚饭

父亲

（对母亲说。）

我碰见斯维尔了

母亲

在镇上

父亲

是啊

我觉得他喝醉了

他看上去糟透了

母亲

哦那你有没有

(她笑了起来。)

父亲

我想他也没有工作

母亲

以前

他不是出海了吗

父亲

是啊没错以前是的

母亲

(询问地对男孩说。)

你有兄弟姐妹吗

(男孩摇摇头。)

父母

男孩

是的

母亲

你可真瘦

(她笑起来，转向妹妹说。)

贝厄媿在哪儿

妹妹

我不知道

你们都问了好几遍了

母亲

(心照不宣地看看父亲。)

今天她脾气可不怎么好

贝厄媿

妹妹

糟透了

(短暂静场。男孩合上书，把它放在咖啡桌上。他站起身来，拿起外套搭在手臂上，提起他的行李箱和旅行袋，自门厅下。他小心地关上身后的门。短暂静场。)

父亲

这是谁啊

妹妹

贝厄媿的男朋友

母亲

是啊我必须告诉你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父亲转身望着窗外。短暂静场。母亲开始笑起来。)

那个

父亲

(看着母亲。)

说吧

母亲

不等等吧

父亲

他什么时候来的

母亲

他和贝厄媿今天来的

父亲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

他们要在这儿待很久吗

母亲

我不知道

父亲

他是干什么的

妹妹

我不知道

父亲

是啊他很可能什么事儿也不干

(短暂静场。他看着母亲。)

他是哪儿人

母亲

我不知道

(她开始笑起来。)

父亲

是啊这种人我了解

母亲

他看上去人挺好

父亲

挺好是吗

母亲

哦这个嘛

父亲

他也要在这儿住吗

母亲

我想是吧

父亲

他没工作

母亲

我不知道

妹妹

他看上去人不错

父亲

(讽刺地说。)

是啊他大概人挺好

妹妹

(看着父亲。)

爸爸

父亲

是啊

(短暂静场。他自厨房下。)

母亲

(对妹妹说。)

他的事儿你都知道些什么

妹妹

(摇摇头。)

我只跟他聊了几句

母亲

他不太说话

妹妹

是啊

母亲

(平静地。)

但他是孩子的父亲

妹妹

是吧

母亲

这就好

妹妹

我想是吧

(静场。)

母亲

我太累了没法做饭

(短暂静场。她做了个痛苦的鬼脸。)

现在又开始疼了

我想我最好再

去床上躺着

(门厅里传来沉重的上楼梯的脚步声。)

现在你爸好像也要去躺一会儿

(她笑起来，短暂静场。)

我想我必须得再去躺一会儿

你自己去找点儿吃的吧

妹妹

我可以自己弄点儿吃的

可你不想吃点儿什么吗

母亲

我不太饿

你自己

弄点儿吃的吧

自己煎点什么

妹妹

是啊我想我可以

(短暂静场。)

可是我也

不怎么饿

母亲

(笑了起来。)

是啊你都吃了那么多糖了

妹妹

不过

我可以做顿好吃的晚饭

母亲

是啊就这么办吧

(短暂静场。询问地说。)

贝厄媿去睡了

妹妹

我想是吧

(妹妹自厨房下。母亲又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蹒跚着自前厅下。传来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静场。灯灭。)

II

灯光起。静场。男孩又走进房间。他环顾四周，看上去似乎想为自己的到来道歉似的。他走过去在沙发上坐下，拿起一份报纸，看了两眼，又环顾着房间。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向外望着。天色此时已全黑了。然后他走过去看了一眼壁柜上和墙上的照片。他侧耳倾听是否有人来了，然后走到沙发前坐下，拿出他的书，翻着。他又一次抬起头，环顾着房间。脚步声传来，通前厅的门开了，女孩上。

女孩

(有点面带愧色地对他微笑着。)

今天

我好像脾气不太好

(男孩看着她。)

快要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男孩

是啊

女孩

其他人到哪儿去了

男孩

我不知道

(静场。)

刚才我出去散步了

回来的时候这儿一个人也没有

女孩

我想他们都躺着休息呢

(短暂静场。)

我妹妹大概去小售货亭了

(笑了两声。男孩点点头。女孩看着他，微笑着。)

现在我好些了

(男孩又点点头，女孩走过去坐在他身旁。他低头去看书。

静场。)

男孩

你父亲回来了

女孩

你跟他说话了

男孩

(点点头。)

这要看你管什么叫说话了

我想他不喜欢我

你也不喜欢我

你想让我走

(女孩看着他。)

要是你想让我走

就直说吧

让我知道就行

女孩

不

(冷静地说。)

这正是我不想要的

(有点沮丧地说。)

但是你不在于我

对你来说什么都无所谓

不管你是不是来这儿

对你来说什么都无所谓

(短暂静场。)

你从来没有在乎过我

我只能一个人到这儿来

尽管你知道我有多害怕

到我父母这儿来

我受不了待在这儿

(短暂静场。)

而且本来我好好的

现在我们又开始这样了

(她叹了口气。)

男孩

你父亲不喜欢我

女孩

他也不是针对你

他就是这样

男孩

那我走好了

女孩

(深深地吸了口气。)

如果你想这样做的话

(急促地说。)

那你还等什么

你不在乎我

你也不会

在乎这个孩子

那就走吧

男孩

(听天由命地，冷静地。)

我们一定要这样吗

女孩

是你要这样的

我本来挺高兴的我本来

男孩

哦是啊你满心都是轻松甜蜜

女孩

哦不管怎么说我在乎你

男孩

我们能不能别再说了

女孩

你从来没有在乎过我

男孩

好吧我从来没有

(静场。)

现在我们还得到这儿来

而且我不觉得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女孩

接着说下去啊

男孩

好啦好啦

女孩

本来是你觉得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男孩

唉我们总得找个地方落脚吧

女孩

一点不错

(讽刺地说。)

现在你也见过我父母了

(笑了一声。静场。)

他们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男孩

我不知道

女孩

你永远都说你不知道

(静场。她看着男孩。有点高兴地说。)

他又在踢了

(她把手放在肚子上，始终注视着男孩。他冲她点点头。)

他老是这么踢

你想摸摸吗

(她又回复到原来的坐姿，失望地说。)

你不在乎

男孩

(坐得离她近点，用手环抱着她的肩膀。)

我们就不能

(她看着他，而他把她抱得再紧一点。她偎依在他怀里。)

女孩

是啊

(短暂静场。)

这太难了

我受不了待在这房子里

回来了

一切就会像以前一样了

我不能待在这儿

(脚步声传来。女孩抬起头，等待着。)

不没人

男孩

(紧紧地抱着她。)

只是有人在走路

(静场。用安慰的语气说。)

我们不会在这儿待太久的

我们只需要在这儿

待到我们可以

有自己的房子住的时候

女孩

但是我们不会有自己的房子住的

我们一分钱都没有

男孩

我们会有办法的

(笑了一声。)

我们总不能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女孩

是啊

(短暂静场。女孩抬头看着他。)

但是你想过该给孩子起什么名字吗

(他摇摇头。她依偎在他怀里，然后挣扎着站起来，走到窗前，站在那儿向外望着。脚步声传来，他们彼此注视着。静场。然后女孩走到墙角放着一个袋子前，从里面拿出几件婴儿的衣服。)

我们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她看了一眼衣服。)

我们有给孩子准备的東西

(她举起嬰兒服給男孩看。)

男孩

(点点头。)

是啊

女孩

(看着那些嬰兒服。)

真好

(静场。)

现在离生没多久了

(她思索着。)

可能只有一天了

(突然有点高兴起来。)

可能都没这么久了

(热切地。)

可能今天就会生呢

(更热切地。)

可能今天孩子就会出生了

(她想象着。)

羊水

也许我的羊水已经破了

(拉长着声音。)

就这一秒

此刻

现在

(静场。)

不，不是现在

(静场。她把婴儿服在面前举起来，开始在屋里来回走着。笑了两声。)

男孩

(有点心烦意乱，被她转变这么快的情绪搞糊涂了，与此同时又有点儿高兴。)

这会很好玩的

女孩

是啊

男孩

可是你还没生呢

女孩

还没不过快了

(有点害怕。)

你知道

到时候你一定得在吧

(她朝他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来。)

我不想生小孩的时候只有一个人

当然

你

得在

(她又站起身来，走开了两步。)

男孩

(笑了一声。)

可是我看得血

女孩

可是你不管怎么也得在

男孩

是啊

我会的

女孩

(有点指责地。)

今天你不在的时候

我可能就生了

(他点点头。她很着急地看着他，又一次指责地，但又带着点和解的语气说。)

我真的可能

(他又点点头。短暂静场。)

而且为什么我们今天

不能一起来呢

我只好自己一个人坐巴士

我受不了来这儿

可我却只好自己一个人到这儿来

和妈妈说话

自己一个人和我妈待在这儿

男孩

可是我得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女孩

是啊是啊

（她把婴儿服叠好，又走过去把它们放回袋子里。他走到窗前，站在那儿向外望着。静场。）

嘿嗯

（他转身看着她。）

嘿嗯

男孩

什么

女孩

不没什么

男孩

说吧

女孩

没什么

（有点拉长着声音。）

男孩

那我说了

（她点点头。）

你有没有想过

该给孩子起什么名字

你刚才是想问这个吗

（她点点头，看着男孩。他摇摇头。）

你父亲

女孩

（打断他的话。）

可孩子总得有个名字

你知道

孩子一定得有个名字

孩子总得有个名字

我们总不能

（笑了一声。）

不给他起名字

（男孩也笑了两声。她有点烦躁。）

那么

男孩

不当然了

女孩

我已经想了一大堆名字

我在纸上

（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破纸。）

写了几个名字

（她朝他走过去。）

男孩的名字在左边

（她把纸递给他。）

因为我想会是个男孩

女孩的名字在右边

（她看着他。）

你看

(他点点头。短暂静场。)

你觉得怎么样

男孩

我不知道

女孩

哦那你说点什么嘛

孩子总得有个名字

每个人都得有个名字

我们一定得想个名字

男孩

是啊

女孩

一个好名字

(他点点头。)

男孩

你母亲还没告诉你父亲

你要生小孩了

女孩

她当然告诉了

只是我妹妹以为她没告诉而已

男孩

是吗

女孩

她告诉了

男孩

是吗

女孩

我希望孩子不要
有一个太普通的名字
但也不要有一个
太不普通的名字

男孩

哦我不知道

女孩

(有点心烦。)

我知道

可即使是你

也能说点什么吧

就说个名字

不管是什么

男孩

古纳

女孩

(微笑着。)

你不是真的

要让我们的儿子叫古纳吧

(他耸耸肩。她又有点悲伤地说。)

你只是敷衍我

你只是

随口说了个名字

（短暂静场。）

男孩

（试着表现出一点兴趣。）

可是我们可以照着哪位长辈的名字给孩子起一个啊

女孩

（讽刺地说。）

是啊我想我们可以给孩子

照我妈妈或者是我爸爸的名字起一个

我想你就是这个意思吧

男孩

不我不知道

（短暂静场。）

也许可以用我祖母的名字

我和我祖母可亲了

女孩

可那得是个女孩才行

男孩

是啊

女孩

（拉长着声音说。）

安娜

那不就是你祖母的名字吗

不我不知道

这名字有点儿

(突然停下不说了。)

男孩

这是个好名字

女孩

是啊是很好

不过

男孩

我只是想到了而已

女孩

是啊是个好名字

不过克里斯蒂娜怎么样

男孩

不

女孩

可这是我祖母的名字

我只听说过她

从来没见过她

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死了

可妈妈说她人很好

这名字

男孩

这名字有点儿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女孩

丽芙怎么样

男孩

（询问地。）

丽芙

（女孩点点头。）

不我不知道

（短暂静场。）

女孩

而且肯定会是个男孩

男孩

是吗

女孩

你还有别的建议吗

男孩

现在还没有

不过我肯定能再想到点儿什么的

反正不急不是吗

女孩

但是我们得起个名字

男孩

孩子还没生呢

女孩

没有但是我们得

定一个名字

在孩子出生之前

男孩

看到孩子再说吧

总得是个适合他的名字

(静场。)

就叫比杨恩吧

女孩

别开玩笑

(静场。)

不过我们可以先确定几个名字

以后再从里面选

我已经写了一大堆名字

(她指着她正坐在那儿举在眼前看的那张破纸。)

我已经写了很多女孩的名字

汉娜

这其实跟照你祖母的名字起差不多

安娜

安妮会更接近一点

不过我不是很

喜欢这名字

不过汉娜

玛丽我想也不错

约翰娜也行

不过又有点太老气了

西娜

也许这个名字独特一点

不过我已经写下来了

(她看着男孩。)

哦你看呀

你可以自己看

(他把名字看了一遍。)

男孩

但是你没写安娜

女孩

(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来。)

不我不是很喜欢这名字

男孩

这名字有什么不好

女孩

没什么

(拉长着声音。)

男孩

我祖母就叫这名字

(短暂静场。他看着那张单子。)

没几个我喜欢的名字

女孩

男孩的名字也没有

男孩

不是

克里斯蒂安

也许我会喜欢克里斯蒂安

女孩

你好像什么也不喜欢

男孩

那好吧

奥德纳

或者你觉得奥拉夫怎么样

女孩

奥拉夫嗯

男孩

这是我祖父的名字

女孩

你不是真的要叫我们的儿子奥拉夫吧

你是开玩笑的吧

(灰心丧气地说。)

你不在乎

男孩

奥拉夫是个好名字不是吗

女孩

你不是说真的吧

(又伤心起来。)

你就不能在乎一点点吗

男孩

为什么不呢

奥拉夫有什么不好

女孩

别傻了

(热切地。)

他又在踢了

(她捧着肚子。)

摸摸

来摸摸看

你一定也要来摸摸

(他犹豫着。)

摸摸

来呀

来摸摸看

(他把一只手放在她肚子上，她引导着他的手。)

摸到了吗

(她看着他。)

没有

再用力点儿

(他点点头。她看着他。)

你摸到了

(他又点点头。)

你摸到他在踢了

(他点点头，微笑了。他们坐了一会儿，什么话也没说。)

男孩

不过听着

(他把手抽了回来。)

女孩

什么

男孩

我觉得你父亲不喜欢我

女孩

他没有喜欢你也没有不喜欢你

男孩

可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他不跟我说话

女孩

他就是这样

他只是累了

男孩

他不跟我说话

他说他

他饿了吗

他说

而且他连我的名字都没问

女孩

我们不会在这儿待太久的

男孩

不会

(他看着她。)

听着

女孩

什么

男孩

我一直在想那些还没出生的小孩

（静场。）

女孩

（笑了两声。）

是的我想你会想的

男孩

是啊

女孩

是啊

男孩

是啊

我一直在想

一定有一个地方在那里孩子们

出生前都聚集在一起

在那里孩子们都还只有灵魂

不过反正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彼此交谈

用他们天使的语言

（男孩看着女孩，微笑了。）

而且他们还在热切地想着

他们最终会到哪里去

因为他们自己当然决定不了

然后他们要去哪里就决定好了

一个孩子接着一个孩子

都决定好了

我要去挪威

有一个孩子说

女孩

你一直在想

男孩

是啊我一直在想

然后另一个孩子也决定好了

我要去印度

那个孩子就说

还有一个想去瑞典的孩子

结果去了芬兰

女孩

是啊是啊

男孩

一个想要住在城里的孩子

结果住在了乡下

而最后当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

他终于可以住在城里了

而且所有的孩子都很紧张

不知道他们的父母会是什么样

噢他们紧张极了

女孩

那我们的孩子一定很失望

男孩

而且他们都害怕出生
因为要给生出来可不容易
这件事
困难极了
而且还有父母
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

女孩

这事儿没得选择

男孩

还有孩子会长得怎么样

女孩

是啊有我这么个妈

男孩

而且孩子可能会很穷
或者是有钱
美丽或者是丑陋
噢他们紧张极了
而且还在子宫里的时候孩子就注意到
父母是什么样的

女孩

(笑了起来。)
可怜的孩子

男孩

是的孩子注意到了
他会不会喜欢自己的父母
他会不会
喜欢
父母的声音和灵魂
(短暂静场。)
就是这样
而且我想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女孩

别说了好吗
其实只是因为你不喜欢我
你才会这么想的

男孩

孩子很紧张
我可以看出孩子有多紧张
想看看我们会长得什么样
想看看
世界会

女孩

什么

男孩

(继续说。)
他要到来的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

女孩

是吗

男孩

他很紧张想看看

我们住的地方是什么样

我们长得什么样是什么样的人

女孩

别再说了

这让我觉得伤心

男孩

你可以感觉得到孩子有多紧张

女孩

(生气了。)

你说这些是要恶心我吗

(她看着他，他点点头。)

别说了

男孩

所有没出生的孩子都在一个天堂里

那里所有没出生的孩子都在

那里没出生的孩子们紧张死寂

噢他们紧张极了

女孩

别说了

你听上去像在作诗

你一定要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男孩

因为没出生的孩子当然也是人
就像死去的人也是人一样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人
你一定要能够去想象
所有死去的人
所有未出生的人
所有活在当下的人是如何作为人而存在的

女孩

这你都是从哪儿看来的
(男孩看着她，有点受伤地说。)

男孩

你不觉得这很好吗

女孩

是啊

男孩

我变得这么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女孩

(讽刺地说。)
你可真聪明
喔你可真是聪明极了

男孩

我觉得我们在这儿不受欢迎

至少我不受欢迎

女孩

是啊是啊

男孩

可是

女孩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去哪儿呢

男孩

是啊没地方去

女孩

(想让他高兴点。)

我们出去走走好吗

到小山上去也许

那你就可以感受一下风了好吗

(短暂静场。)

我们刚才不是还说要去吗

我们去好吗

男孩

可是天都黑了又在下雨

女孩

那我们也可以去呀

男孩

是吗

女孩

而且如果我走走路的话

说不定

就会

生了

(她笑了一声。脚步声传来。)

男孩

(注视着她。)

有人来了

(女孩点点头。通前厅的门开了，母亲上。她看着男孩。)

母亲

疼得真厉害

不过

躺下也没用

女孩

我们正想到小山上去

母亲

(微笑了。)

在这种天气里

那你可真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呢

(她笑了两声。)

女孩

是啊

母亲

从小山上也许你能看到

海面上的一两艘船

(询问地看着女孩。)

跟你父亲谈过了吗

(女孩摇摇头。)

对了，他正躺着休息呢

(询问地说。)

你妹妹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女孩

(摇摇头。)

她大概是到小售货亭去了

(母亲点点头。她走到扶手椅前，坐下来，拿起报纸。)

那我们就出去走走了

到小山上

母亲

好啊去吧

(女孩和男孩自通前厅的门下，关上了身后的门。静场。
灯灭。)

III

灯光起。静场。母亲挣扎着想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母亲

实在是疼得要命啊

想想看我都这样了

也没个人

来帮帮忙

(她又跌坐回椅子上。)

不这样不行

(静场。她探身过去，从桌子上拿起男孩留在那里的书，看了看，翻了两页，又把它放回桌上。脚步声传来，厨房门开了，父亲上。)

父亲

(看着母亲。)

我躺了一会儿

好像还有点儿睡着了

母亲

那比我强

今天疼得太厉害了

(父亲又自厨房下，然后拿着一个咖啡杯上。他走过去坐在沙发上，拿起男孩留在桌上的书，翻了翻，看了两眼，又把它放回桌上。)

父亲

是啊真的

母亲

昨天晚上你睡着了吗

父亲

昨晚有点儿

(他摇摇头。)

不我没睡着

我都有点儿害怕

睡觉了

母亲

哦我也睡不着

就只能躺在那儿疼

如果运气好的话

有时候能眯一会儿

父亲

是啊

(静场。)

这么说今天贝厄媿回来了

我还没跟她谈过呢

母亲

是啊她就这么突然出现在门口了

(她笑了两声。)

她也没事先打电话

就这么来了

(短暂静场。)

父亲

(询问地。)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母亲摇摇头。)

你没问

(她又摇摇头。)

母亲

他看上去人不错

父亲

哦是啊

(静场。)

贝厄媿还在楼上休息吗

母亲

她到小山上散步了

他们两个一块儿去了

父亲

是吗现在那儿风可大了

(静场。母亲叹了口气。)

母亲

不行我最好还是回去躺着吧

(再次静场。)

父亲

贝厄媿出去很久了吗

我也累了

我该去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母亲

是啊是啊

(静场。她注视着父亲。)

你知道她要生小孩了

(短暂静场。)

父亲

不

母亲

是啊

而且很快就要生了

父亲

这么说她要生小孩了

母亲

(笑了起来。)

你要当外公了

父亲

而你早就知道了

母亲

(又笑了起来。)

她现在随时都可能生

父亲

(询问地。)

而他是父亲

母亲

(笑了起来。)

是的我想是的

父亲

我明白了

母亲

她这孩子能有个父亲还不错

父亲

是啊

母亲

贝厄媿也不容易

父亲

可是

母亲

是啊不容易

父亲

可是他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母亲

是啊是啊

父亲

他们要在这儿待很久吗

我看见他带了个行李箱

母亲

我不知道

他们是今天到的

贝厄媿先到

他是过了几个小时才来的

(她注视着父亲。)

我想那辆旧车就是他的

(父亲点点头。)

你看见了

(他又点点头。)

父亲

是啊是啊

(静场。)

可你不知道

母亲

(打断他的话。)

不

她要把孩子生下来

然后他们大概会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父亲

而且我想他们没钱吧

母亲

很有可能

(父亲取出钱包，抽出几张钞票。)

父亲

是啊是啊

母亲

是啊贝厄媿可真是不容易

父亲

贝厄媿

(母亲点点头。)

是啊她不容易

一点儿也不容易

母亲

那次

他们打电话

是你跟她说的话

父亲

是啊

(慢慢地说。)

母亲

当时到底出了什么事

父亲

不没说这事儿

母亲

可那不是

父亲

是啊是啊

母亲

是啊你什么也不跟我说

父亲

没什么可说的啊

母亲

哦把孩子们拉扯大

你也没怎么管

(父亲叹了口气。)

父亲

我累了

母亲

(打断他的话。)

是啊是啊

父亲

我想他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母亲

他

父亲

哦好吧

(父亲站起身来，开始来回踱步。)

不我要去睡了

(脚步声传来。通前厅的门开了，女孩上，头发湿漉漉的。父亲注视着她，很高兴地说。)

这么说你来看我们了

这太好了

(短暂静场。)

不过你最好擦擦头发

我去拿毛巾

(父亲自前厅下。)

女孩

(对母亲说。)

天气糟透了

(父亲拿着毛巾上，把它递给女孩。她擦着头发。男孩上，头发也湿漉漉的。父亲看了看男孩，自厨房下。)

母亲

哦你最好过来坐下吧

(她用拐杖指着沙发。)

女孩

(对男孩说。)

你最好也擦擦头发

(女孩把毛巾递给男孩，他擦着头发。对母亲说。)

是啊天气糟透了

(男孩走过去在沙发上坐下来，把毛巾放在沙发上。女孩走到窗前，注视着窗外的黑暗。短暂静场。)

是啊天哪风真是太大了

男孩

(点点头。)

是啊

(静场。对母亲说。)

外面的天气真糟

母亲

(开始笑起来。)

是啊外面总是风很大

大风和暴雨

男孩

是啊

母亲

而现在你要做父亲了

(男孩点点头，然后把头低下了。)

女孩

（走过来坐在沙发上，看着母亲。带着点儿轻蔑，但又有点儿揶揄地说。）

而你是要做外婆了

母亲

是啊没错不是吗

（她笑了起来。）

女孩

我妹妹在哪儿

母亲

（笑着说。）

不我不知道

她去小售货亭了

（她注视着女孩。）

你都这么久没回过家了

女孩

这话你今天已经说了太多遍了

母亲

是啊是啊

女孩

（注视着母亲。）

你想让我走吗

母亲

（笑着说。）

看上去好像是

不不

(她看着男孩。)

是啊这儿总是风很大

男孩

是啊

(静场。他从桌上拿起书，打开。)

母亲

是啊这儿天气总是很糟糕

男孩

(从书上抬起头来。)

是啊

母亲

是啊真的

(男孩点点头。父亲自厨房上，走到窗前，向外望着。对男孩说。)

他

(冲父亲点点头。)

以前应该也看点儿

(笑了起来。)

书

父亲

(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看着女孩。)

是啊现在雨真的大起来了

(父亲走过去坐在那张空的扶手椅上，男孩又开始看他的书。父亲注视着女孩。)

是啊你很久都没
回家了
我想你要在这儿待一阵子了吧
这次

女孩

我不知道

父亲

可你有钱吗

女孩

有一点儿

父亲

那他当然也

母亲

(打断他的话。)

是啊是啊

父亲

(对女孩说。)

那他和你

一样大

(女孩点点头。)

女孩

可他是有名字的

(母亲开始大笑起来。静场。)

父亲

不我还是去睡吧

明天又是漫长的一天

(男孩把书放在女孩腿上，指指书里的什么东西，她看了看，微笑了。)

母亲

什么

女孩

不没什么

(女孩把书递还给男孩，他继续看书。)

父亲

(看着女孩，有点儿犹豫地说。)

我想我要去睡了

女孩

是吗那么晚安

(父亲站起身来，走到窗前，向外望着。然后他走过去拿起桌上的咖啡杯，拿着它走进了厨房。又重新上。)

父亲

今天真是漫长的一天

明天也会是漫长的一天

(静场。)

那么晚安

(父亲自通前厅的门下，关上了他身后的门。楼梯上传来脚步声。静场。通前厅的门开了，父亲重又上场。)

贝厄媿

你能过来一下吗

(她站起身来，走到父亲身旁。他把手放在她手里，给了她点儿

东西。)

这是给你的

(她注视着父亲。)

你大概不多

女孩

(有点儿窘迫地。)

非常感谢

(父亲再次下，没有关上身后的门。女孩把拿到的钱放在裤子后袋里，走回沙发上坐下。)

母亲

是啊就是这样

(外面的大门开了，从前厅传来脚步声。)

一定是你妹妹

她大概又去小售货亭了

(妹妹上。母亲注视着她，笑了起来，摇摇头。)

你又去小售货亭了

妹妹

是啊你想吃点儿吗

(她朝妈妈递过去一袋糖，她妈妈摇摇头。然后妹妹注视着女孩。)

我碰见比杨恩了

他说他想上来

他很久没见过你了

他说

(女孩点点头。)

母亲

是啊比杨恩很久没来了

都好几年了

(女孩去摸肚子。)

他在踢吗

女孩

(点点头。)

他踢得很厉害

母亲

你肚子可真大

你很快就要生了

是啊

女孩

(注视着妹妹。)

你想摸摸吗

(妹妹走过去坐在女孩身旁，把一只手放在她肚子上。女孩注视着妹妹。)

感觉到什么吗

(妹妹点点头。短暂静场。)

妹妹

我想会是个男孩

女孩

我也是

母亲

因为你们都是女孩儿

三个女孩儿

女孩

你有安妮的消息吗

母亲

我们收到过一张卡片

我去拿卡片

(母亲拄着拐杖站起来，穿过房间走到壁柜前，拉开一个抽屉，翻找着那张卡片。)

女孩

要是能见到她该多好

妹妹

是啊

让我们希望她赶快回家吧

(母亲拿着卡片走过来，把它递给女孩。她看着卡片，读着上面写的字，然后把它递给男孩。他看着卡片，读着上面写的字。)

女孩

(询问地说。)

她很久没回家了

母亲

是啊很久了

我想她今年夏天会回来

妹妹

她说了要回来吗

(母亲摇摇头。烦躁地说。)

那只是你这么想

女孩

这种事儿你不能就这么乱想的

(男孩把卡片递给妹妹，但她摇摇头。他把卡片放在桌上。)

母亲

哦也许她是这么说过

有一次在电话里

我不记得了

(门上响起了一声很长的敲门声。)

妹妹

(站起身来。)

一定是比杨恩

女孩

(也站起身来。)

我来开门

妹妹

不我来开

(母亲笑了起来。男孩又低下头去看书。女孩朝通前厅的门走去，妹妹跟在她身后。)

女孩

(对妹妹说。)

不我想开门

你坐下

(妹妹在房间里站住了。女孩打开通前厅的门。)

妹妹

别傻了

女孩

不我要去

(开始笑起来。)

妹妹

(也笑了起来。)

不我去

女孩

(笑着说。)

我们可以一起去

(妹妹挽起女孩的手臂，她们打开通前厅的门走了出去。)

母亲

(对男孩解释说。)

比杨恩和贝厄媿从小就是朋友

(他从书上抬起头，点点头。)

他们很久没见面了

(静场。)

女孩

(声音自前厅传来。)

这么说真是你

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短暂静场。母亲拄着拐杖站起来，走到窗前，向外望着。)

母亲

(对男孩说。)

是啊现在雨真的大起来了

外面

又冷又黑

比杨恩

(声音自前厅传来。)

好久不见

女孩

(声音自前厅传来。)

来拥抱一下

(短暂静场。)

母亲

(对男孩说。)

是啊雨大得吓人

妹妹

(声音自前厅传来。)

别再亲了好不好

母亲

(赶快说。)

下啊下啊

(母亲看着男孩，摇摇头，又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穿过房间，在扶手椅上坐下来。她注视着男孩。短暂静场。)

现在我的女儿们都长大了

现在甚至她们之中也有一个就要做母亲了

而你就要做父亲了

(她笑了一声。询问地说。)

你高兴吗

(他耸耸肩。)

会很好玩的

(妹妹上。)

妹妹

(笑着说。)

他们在外面亲个不停

她疯了

女孩

(声音自前厅传来。)

不我们没有

(比杨恩和女孩上。他比其他人看上去要老一点儿，她挽着他的手臂。男孩和比杨恩彼此点头致意。)

母亲

(拍着手。)

哦这可不是比杨恩来了吗

好久不见

又见到你太好了

比杨恩

是啊

从小时候到现在都这么久了

母亲

(笑着说。)

是啊说的没错

女孩

(看着男孩，解释说。)

比杨恩和我以前是最好的朋友

妹妹

可是直到你长大了才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女孩

我们从小时候起就认识了

(比杨恩走过去坐在那张空的扶手椅上。女孩走过去坐在椅子的扶手上。她注视着比杨恩。静场。)

你还住在这儿

比杨恩

当我回家的时候是

(女孩点点头。)

母亲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比杨恩

你也不经常回家吧

比杨恩

很少

(短暂静场。)

但是又回家了真好

母亲

哦突然一阵好疼

比杨恩

(询问地对母亲说。)

你身体不好

母亲

(大声说。)

好？

不

（她站起身来。）

女孩

（对比杨恩说。）

现在你回家了

还住在你原来的房间吗

比杨恩

是啊

（拉长着声音说，他抬头注视着女孩。）

我想是的没错

女孩

（笑了起来。）

坐在这儿有点疼

（看着比杨恩。微笑地。）

我能在你腿上坐一会儿吗

比杨恩

（有点儿打情骂俏地。）

当然能了

不过

（他冲男孩点点头。女孩坐在他腿上，他用手环抱着她的脊背。）

这样行吗

（女孩点点头。）

母亲

（有点窘迫地说。）

不我最好还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对比杨恩说。）

又见到你太好了

不过我最好去睡了

比杨恩

（看着母亲。）

是啊又见到你太好了

（他注视着女孩，轻柔地把手放在她的肚子上。）

你现在都要做母亲了

女孩

是啊

（他轻抚她的肚子。）

不要

比杨恩

（看着男孩。）

那你

男孩

什么

比杨恩

你年纪也不大

女孩

跟我差不多大

（她注视着男孩。）

比杨恩和我以前经常在一起

（她笑了起来。）

母亲

不我最好还是去

（静场。她看着男孩。）

也许我可以带你去看看房间

就是你们两个要睡的那间

（男孩点点头。）

妹妹

（赶紧说。）

我带他去好了

母亲

是啊那我就不用拖着自己的身体上楼了

（男孩又点点头。母亲艰难地站起身来，朝通前厅的门走去。）

好吧那么晚安

（她看着女孩。）

不我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到你

不能

（她看着比杨恩。）

也看不到你

这么说起来

（她笑了两声。）

好吧那么晚安

（她冲男孩点点头，然后下，没有关上身后通前厅的门。我们可以听到一扇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

女孩

（笑着说。）

我真高兴她去睡觉了

比杨恩

你母亲没什么不对

女孩

我不是这个意思

妹妹

（看着男孩。）

我可以带你去看看房间

（他点点头，站起身来，拿着那本书，走到房间中央。女孩用手臂环抱着比杨恩的脖子，她看着男孩。）

女孩

（笑着说。）

那比杨恩和我就可以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当你们俩上楼的时候

妹妹

我们会记住的

（看着男孩，笑着说。）

是不是

男孩

是啊是啊

女孩

（嘲骂地说。）

那就祝你们愉快吧

（对比杨恩说。）

因为我们反正会的

是不是

比杨恩

我们是啊

男孩

（看着比杨恩。）

没关系

女孩

（对比杨恩说。）

你好吗

比杨恩

挺不错

（短暂静场。）

妹妹

（挽起男孩的手臂，笑着说。）

我们走吧

（男孩点点头。）

让他们坐在那儿聊吧

或者不管他们想干什么

（男孩还是站在那儿没动，犹豫着。）

来吧

（男孩和妹妹自通前厅的门下，关上了身后的门。我们可以听到他们上楼的声音。比杨恩和女孩彼此注视着，有点儿窘迫。）

比杨恩

这么说你要做母亲了

(女孩点点头。)

你今天来的

(她又点点头。)

女孩

我不怎么喜欢这儿

不过

我们没其他地方可去而且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哦你知道

(女孩从他腿上站起来，走过去坐在沙发上。短暂静场。)

我已经告诉妈妈我要生孩子了

比杨恩

是吗

女孩

可她没告诉爸爸

至少我妹妹说她没告诉

不过我想她不管怎么一定已经说了

比杨恩

也许吧

(静场。)

其他的事都还好吧

女孩

是啊

(拉长着声音。)

比杨恩

(指着天花板，笑着说。)

他们还真不紧不慢

女孩

(笑了起来。)

是啊我希望是的

(比杨恩站起身来走到沙发前，在女孩身旁坐下。她躺下来，头放在他大腿上。沉默。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妹妹来了的声音。通前厅的门开了，她走进房间。)

妹妹

他说他想睡了

想看会儿书

(妹妹走过去在扶手椅上坐下。沉默。)

我们打牌好吗

女孩

不别烦我

妹妹

我只是问问

比杨恩

他喜欢看书

女孩

他老是在看书

妹妹

(笑了起来。)

他坐着看了一整天书了

比杨恩

哈看书

(女孩和妹妹笑了起来。)

妹妹

可是我们打牌不好吗

女孩

省省吧你行不行

妹妹

我不懂你干嘛要这么不开心

(静场。沉默。)

哦好吧那我去睡觉了

比杨恩

我们可以打一会儿牌啊

女孩

不别烦我

妹妹

那我去睡觉了

(女孩站起身来。)

好吧那么晚安

(她自通前厅的门下，关上了身后的门。长长的静场。)

女孩

我也有点儿累了

比杨恩

(站起身来，走到窗前，向外望着。)

又刮风又下雨

和平常一样

(静场。)

女孩

到这儿来

(他注视着女孩，又走过去在扶手椅上坐下来。脚步声传来，还有一扇门打开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厨房门开了，父亲上，衣衫不整。女孩在沙发上坐下来。)

父亲

(有点儿窘迫地。)

喔瞧是比杨恩来了

我躺在那儿睡不着

我得起来喝一杯

这么说你也回家看看来了

是啊真的

比杨恩

是啊总得回来看看不是吗

父亲

是啊没错

(静场。)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比杨恩

总得来不是吗

父亲

是啊真的

(看着比杨恩。)

这次你要在家里待一阵儿吗

比杨恩

哦是啊

父亲

总得待一阵儿不是吗是啊

(短暂静场。)

不过我最好还是去睡了

我们可以下次再聊

我想我们还会再见面吧

比杨恩

喔是啊

这次我要在家里待一阵儿

父亲

那好吧

是啊明天又是另外一天

(父亲冲比杨恩点点头，下，关上身后厨房的门。静场。)

女孩

我有点儿累了

比杨恩

哦那我就在这儿坐着好了

要是你去睡觉的话

(他笑了一声。)

女孩

可我不想去睡觉

比杨恩

不你说好了

如果你想让我走的话

(静场。)

不过很奇怪你母亲

没告诉你父亲你要生小孩了

(女孩点点头。比杨恩站起身来，走到沙发前在她身旁坐下来。他用手环着她的肩膀，紧紧地抱着她。女孩把头依偎在他肩上，他们就这样坐着，眼睛直直地向前看着。静场。他把手拿下来，放在她胸上。)

女孩

不要

(他还是把手放在那儿不动。)

别

比杨恩

就像以前一样

(她短促地笑了一声。他们在沙发上躺下来，脸对着脸。他们彼此拥抱着躺在那儿。静场。脚步声传来。)

他们坐起身来。女孩理理头发。他们看看彼此。通前厅的门开了，男孩上，他穿着外套。他走过去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来。静场。)

女孩

(小心翼翼地。)

你一直躺在床上看书

男孩

是啊我试着想看一点儿
(静场。询问地对女孩说。)
其他人都去睡了吗
(她点点头。)

比杨恩

是啊看起来是的
(静场。)
你在看什么书

男孩

就是本书而已
(男孩站起身来。)

女孩

你又要去睡了吗

男孩

是啊
(他拉长着声音说。男孩走进前厅，关上了身后的门。比杨恩注视着女孩，带着询问的神色。女孩耸耸肩。比杨恩站起来走到窗前。前门打开又关上了。)

比杨恩

他走了

女孩

我想我父亲不喜欢他

比杨恩

是吗

(比杨恩走到沙发前在女孩身旁坐下来。)

女孩

我想我要去睡了

比杨恩

是吗

女孩

我肯定他会回来的

(她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站在那儿注视着窗外的黑暗。)

比杨恩

我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站起身来。)

女孩

(有点儿害怕，看着比杨恩。)

你要去哪儿

比杨恩

不哦我想我还是考虑回家吧

(女孩点点头。)

不过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他走过去打开通前厅的门。)

女孩

我肯定他会回来的

(笑了起来。)

如果他永远都不回来了我就可以给我儿子起名叫比杨恩了

(笑着。静场。)

比杨恩

（从门口说。）

我想也许我最好还是考虑回家吧

（女孩点点头。）

女孩

我送你到门口

比杨恩

不用了

女孩

那你走吧

（比杨恩点点头。）

比杨恩

是啊

（比杨恩走进前厅。我们听到前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女孩依旧站在窗前注视着窗外的黑暗。静场。灯灭。幕落。）

剧终。

2009年秋，上海，初稿

2012年2月演出版修改，料峭春寒

有人将至

Someone Is Going
To Come

人物

她

他

男

I

一所老旧，几乎有点儿摇摇欲坠的房子前的花园。房子的油漆剥落，有些窗玻璃已经碎了。它面朝大海，寂寥凄凉地坐落在陡峭悬崖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尽管如此，这所房子却依然有着自己独特的饱经风霜的美。一男一女自房子的右手转角走进花园。他年约五十，身材稍嫌矮胖。头发花白，有点过长。眼神游移，行动迟缓。她年约三十，身材高大笨重。中等长度的头发，大眼睛，行动有点孩子气。这对男女沿着房子的边缘走着，手拉着手，久久地凝视着房子。

她

（快活地。）

很快我们就可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了

他

我们自己的房子

她

一所古老美丽的房子

远离其他的房子

和其他的人

他

你和我孤零零的两个人

她

不是孤零零的

是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

(她抬起头注视着他的面庞。)

我们自己的房子

在这房子里我们会一起相守

你和我

单独在一起

他

而且没有人会来

(他们停下脚步，站在那里注视着房子。)

她

现在我们就站在自己的房子旁边

他

而且是多么可爱的房子

她

现在我们就站在自己的房子旁边

我们自己的房子

在这里我们会一起相守

你和我单独在一起

在这房子里

你和我会

单独在一起
远离其他所有的人
在这房子里我们一起相守
单独
在一起

他

我们自己的房子

她

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

他

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
没有人会来的房子
现在我们就站在自己的房子旁边
在这房子里我们会一起相守
单独在一起
(他们继续沿着房子走着。)

她

(有点烦恼地。)
但这和我想的有点不一样
我真的
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
(突然有点害怕。)
因为有人会来的
这里是如此与世隔绝

一定有人会来的

(他依旧注视着房子，仿佛迷失在自己的思绪里。)

这条长长的路上

一个人影也看不见

我们走了这么远

一个人影也看不见

只有这条路

而现在我们就站在这房子前还有

(更紧张地。)

想想看当天黑的时候

想想看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

当风乍起

穿透墙壁

当你听到大海的咆哮

惊涛拍岸

白色的巨浪和黑色的大海

想想看屋子里会多么冷

当风乍起穿透墙壁

想想看这里是多么的远离人世

会多么黑暗

会多么安静

想想看当风乍起

惊涛拍岸

想想看秋天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在黑暗中

在暴雨和黑暗中
白色的巨浪和黑色的大海
只有你和我
在这房子里
如此的远离人世

他

是啊如此的远离
人世
(静场。)
现在我们终于单独在一起了

她

(有点烦恼地。)
但我们并没能远离
所有的人
不是所有的
人
只是有些人而已
不是吗

他

(站在那里注视着**她**。)
我们会远离他们所有的人
远离其他所有的人

她

(站在那里注视着**他**。询问地说。)
其他所有的人

我们会远离其他所有的人吗

他

是的远离其他所有的人

她

但是我们能吗

其他的人会不会

终究还是要来呢

我们能远离其他所有的人吗

这不危险吗

他

但是我们想单独在一起

不正是其他的人

其他所有的人

把我们分开了吗

其他所有的人

(更加强调地说。)

我们只想

找个地方

单独

在一起

我们只想

找个地方单独在一起

在那里我们可以生活

在那里你和我可以

单独在一起

彼此相守
这就是我们想去的地方
我们只想
单独在一起
彼此相守

她

但是我们能单独在一起吗
这里好像已经有人过来了
(绝望地。)
有人在这里
有人会来的

他

(冷静地。)
这里只有我们
(他转身从她身边走开，穿过花园，一直走过房子的左手转角，
站在那里俯瞰着大海。)
这里没有人
而那里
(指点着。)
是大海
没有人会来
(她走过来站在他身边，也俯瞰着大海。有点激动地说。)
还有看这大海多么美
房子多么古老
还有大海多么美

我们单独在一起
没有人会来的
没有人会来
还有那里是如此美丽的大海
看那波涛
看那波涛是怎样
在岸边
翻滚着冲上圆圆的岩石
一浪接一浪
还有大海
就在那里
放眼望去
只有大海
还有远方的
几个小岛
黑色的岛屿映衬着白色的浪花和蓝色的大海
还有那里

（静场。）

是啊

（他注视着她。她低下头，看上去弱小恐惧。有点吃惊地说。）

是啊

（有点烦恼地。）

没有人会来的

她

但是我能感觉到

有人会来的

他

不这里只有我们
我们谁也不认识
这里只有这所房子
和大海

她

但是我肯定有人
在这里
(更加强调地说。)

是的
有人在这里
有人会来的
我知道有人
将至

他

不这里只有我们
(静场。)
终于我们能单独在一起了
现在只有我们
单独在一起
(坚决地。)
我们再也不能待在
原来的地方了
我们必须离开

我们本来就想去别的地方
而最后我们来到了这里
这所房子
而现在这房子是我们的了
(不知怎么高兴一点了。)
现在我们要住在这房子里了
(他又转身看着房子。)
我们决定搬到这儿来
(越发高兴地。)
我们已经决定了
然后我们就这么做了
现在我们来到这儿
现在是我们要住在这所房子里了
我们已经决定
要搬到这儿来
在这所房子里我们要住下来
我们已经这么说了
现在我们来到这儿
现在我们要住在这所房子里了
(他又放眼望着大海。)
还有那里
(指点着。)
是大海
这么大这么美

她

（放眼望着大海。）

但是我没想到

来到这里

会是这样的

不是这么

该怎么说呢

（她低下头。静场。）

海这么大

我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

我想我原来想象的完全是另外一番样子

他

但是我们受不了

待在有其他人的地方

我们受不了

和其他人待在一起

我们只想在一起

我们想要

单独在一起

我们不想待在有其他人的地方不是吗

我们一定得住在没有任何其他人的地方

只有

我们的地方

我们要生活在

只有你和我
(更大声地。)
单独在一起的地方
走得远远的
远离
那些
其他所有的人
远离
这才是我们真正
想要生活的地方

她

可这里是如此的
与世隔绝
虽然好像这里
什么人也没有
但又好像
有人已经过来了
它好像同时
既与世隔绝又不与世隔绝
它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他

老房子就是这样的

她

是啊我想是这样

(他走过去坐在紧靠房子墙边的一张老旧朽坏的长凳上。她注视着他。)

但现在还是白天

想想看当天黑的时候

当秋天

和冬天到来的时候

当这里又黑又冷的时候

不过反正也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

因为还是有人在这里

(烦恼地。)

有人在这里

我知道有人在这里

而且有人会来的

我知道有人会来的

他

我们可以两个人在一起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

彼此相守了

我们单独在一起

而不是

待在有其他人的地方

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单独在一起

现在我们终于能

单独在一起

彼此相守
单独
在一起
这里不会有其他人
只有你和我
将会单独在一起
(带点恳求的语气。)
过来坐在我身边
(询问地。)
难道你不想坐下来吗
(她点点头。)

她

但是还有其他人在这里
有人会来的
(绝望地。)
我们永远也不能
单独在一起
我们永远也不能够单独在一起

他

过来
坐下来
我们才刚到呢
(她走过来坐在他身边。)

她

但是有人会来的

我知道
我感觉得到
有人会来的
有人不想让我们
单独在一起
有人会来的

他

这里没有人
没有人会来

她

(大声地。)
我知道有人
会来的

他

没有

她

他们永远不会让我们
在一起

他

别这么想

她

但是有人会来的
我感觉得到

(她站起身来，就这么站在**他**面前低头看着**他**。绝望地。)
有人会来的

他

但是我们已经来到这里了

为的是我们

能够单独

在一起

没有人会来的

我们已经

（他突然停下来不说了，绝望地看着她。静场。害怕起来。询问地说。）

有谁会来

她

我只知道

有人会来的

你也希望有人

会来

你宁可和其他人

而不是和我在一起

你宁可和其他人在一起

有人会来的

如果我们走进房子就有人会来的

敲着门

敲门敲门

有人会来敲门

会敲门敲门

一直不停地

敲门

只要我们一进房子
就有人会来的

他

(反驳地。)

不会

(恳求地。)

你不能坐下来吗
就在这儿在我身边

(抚慰地。)

没有人会来

她

我知道有人会来的
我感觉得到
这里是如此与世隔绝
一定有人会来的
有人会来的
我知道有人会来的

他

没有人会来
无人将至

她

总会有人来的
有人会来的
她会来

她会来
来这里坐下
就在那儿
凝视着你的眼睛
我知道
有人会来的
她会来坐在这里
还有她的眼睛
她会来坐在那儿
不声不响地凝视着
你的眼睛
我知道
有人会来的
她会来
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
有人会来的
她会来的

他

你不能坐下来吗
坐在我身边
(她在他身边坐下来。他搂着她的肩膀。)
没有人会来的
她不会
其他任何人也不会

现在只有我们

我们在一起

单独

在一起

彼此相守

(她把头靠在他肩上。)

现在只有你和我

她

你和我

他

你和我

她

但是我忍不住

我感觉得到

有人会来的

要不就是已经

有人在这里了

(询问地。)

也许有人在房子里

(焦急地。)

那儿

你没听到吗

(她看着他，害怕起来，在长凳上直起身。询问地说。)

那不是脚步声吗

(他注视着她。倾听着。)

有什么东西

是脚步声吗

我听到了

(他点点头, 询问地说。)

你也听到了吗

(他点点头。)

你也听到了

(他看上去有点害怕。)

他

是的

她

有人在这里

有人会来的

他

我想我听到了脚步声

她

现在还听得见什么吗

(他摇摇头。)

但是刚才有什么东西

(她环顾四周, 然后注视着他。)

又来了

(他站起来, 低头注视着她。)

他

有人来了

(他又走到房子的左手转角, 向屋后扫了一眼, 转过身来注视着

坐在长凳上的她，摇摇头。)

她

(询问地。)

没有人

(他又摇摇头，再次转身看看房子的转角后面，然后又一次注视着她。)

他

我到房子周围看看

(她点点头。他小心翼翼地走过房子的转角，消失了。她依旧坐在长凳上，环顾着四周。然后她站起身来，走到他消失的那个转角。她注视着房后的他。)

她

(很大声地。询问地。)

什么也没有

你什么也没看见

什么也没有

他

(自转角后。)

没有

(她转身，穿过花园。)

II

她穿过花园，然后看到一个男人自房子的右手转角走出来。男人约三十，相貌平凡。她朝他看了看，然后低下头。然后她抬起头，冲

他点点头。男也冲她点点头，然后沿着房子向她走过来，边走边注视着她。她也注视着他。男走过来，站在她面前。

男

（傲慢地，带点夸耀地。）

这么说你就是那个买房子的人

（她注视着男。）

我听说有人

买下了这房子

我正好在散步

这房子已经空置了那么久

已经完全荒废了

然后突然有人

想买这房子

我就是把这房子卖给你的人

我只是想看看

谁是买房子的人

（她低头看着面前的地面。）

这房子是我继承的

我的家人一直住在这里

但是几年前

祖母去世了

她是最后一个住在这房子里的人

从那以后房子就空置着

房子位置有点偏远

又这么老旧
很难卖掉
但是居然卖掉了
我从来没想到
能把它卖掉

她

这么说你就是那个卖房子的人
(男点点头。静场。询问地。)
你自己在这儿住过吗

男

没有只有我父亲
和我的祖父母在这儿住过
在这所
(双手叉腰。)
房子里

她

真是所老房子

男

是啊
我不知道到底
这房子古老到什么程度
但的确是
很古老了

她

一所古老美丽的房子

男

但我自己可不想
住在这儿

她

你不想吗

男

不这房子太老了

她

(询问地。)

很难卖掉

男

是啊很难

(她走过去坐在长凳上。男站在那里，目光追随着她，然后也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来。她看着男。)

她

你住在这附近吗

男

是啊离这儿不太远

(静场。他看着她，询问地。)

现在你要住在这儿了

(她点点头。)

住在这儿会很孤独的

(她又点点头。)

这附近很少人住

几乎没有人

她

是啊这儿人很少

男

几乎没有人住在这儿

（静场。她和男坐在那儿，目光呆滞地瞪着前方。他出现在房子的左手转角，环顾四周。就在此时她抬起头来，注视着男。他缩回身子，靠墙站在那里，就在转角后。他低头站着，没有刻意去听，但他们的谈话还是钻进了耳朵。）

不过反正我住在这附近

离得不远

这真是太

（男笑了起来。）

她

是啊

男

是啊我就住在这附近

（男注视着她。有点儿意味深长地说。）

也许我们可以彼此做个伴儿

（她注视着男，摇摇头。）

哦别这么说

这附近没什么别的人

而且我也不那么糟

听我说

（她直视前方。静场。他在房子转角后面站着，着急起来，想站出来，又制止了自己。）

不我只是想看看是不是已经有人
到房子里来了

她

是吗

(男注视着**她**。**她**也抬起头来注视着男。)

男

我只是想知道
谁买了这房子

她

是啊我明白

男

我并不是每天
都能卖掉一所房子的

(夸耀地。)

现在我有钱了

她

我想是的

男

是的现在我有钱

她

(有点害怕地。)

你说你住得离这儿不远

(**她**注视着男的眼睛。)

男

是的

不是太远

(挑逗地。)

你想不想

她

(打断他。)

不

不

(他在房子转角后站着，越来越着急。然后好像强迫自己似的，他站了出来，自转角走进花园，边走边看着坐在长凳上的两人。他停下脚步，低头看着他们。她看着他。)

她

(紧张地。)

这是房子以前的主人

我们就是从他那儿买到这房子的

(男站起身来，走向他。急促地说。)

他说他祖父在这儿住过

(她犹豫了一下，转向男问道。)

是这样吗

男

哦是啊我祖父也住过

不过他很多年前

就去世了

我已经不记得祖父长什么样了

不过我的祖母一直住在这儿

直到几年前

她去世的时候

（男站在他面前。）

我只是想来看看

（他站在那儿，低下了头。）

他

我们刚到

男

要是那样的话我肯定

你们一定想

先安顿下来

（男看着他。）

不过我可以过一会儿

再来

那我就可以带你们在房子里转转

她

（急促地说。）

还有没有其他人住在

这附近

我想知道

（男走到她身边，摇摇头，站在长凳前。）

男

不附近没有人

不等一等

（犹豫了一下。）

是啊我

只有我

(她低下头。静场。男向花园走去。)

我过一会儿再来

这样我

也许今天晚上能请你们喝一杯

因为我现在有钱了

(男短促地笑了一声。她和他朝男点点头，男朝他们挥挥手，然后自房子的右手转角下。他走开去坐在长凳尽头，尽可能离她远一点。他先是直直地看着前方，然后低下头。她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长长的静场。)

他

(声音有点颤抖地。)

是你让他坐下的吗

在长凳上

坐在你身边

她

不不

他

那你就这么来了

还坐下了

(有点嘲讽地。)

他就这么来了

还坐下了

在长凳上坐在你身边

(她僵硬地垂头看着前面。)

这么说是你释放出了
一种隐秘的欲望
来坐在这儿
就在我身边
这就是你暗示的意思
虽然你没说出口
你一贯如此

她

不别说了
这太可怕了

他

是啊你什么都没做
你甚至也从来没有凝视着他的眼睛
(残忍地。)
你到底是一直在凝视着他的眼睛呢
还是凑巧
我走过来的时候
你正好在这么做
(他沮丧地摇摇头。)

她

不求你了
这太可怕了

他

(更激动地。)
是不是凑巧我走过来的时候

你正好

依偎在他怀里

她

我没有依偎在他怀里

他

但是我看见了

亲眼看见了

我看见你依偎在他怀里

(带着点儿和解的语气说。)

我看见了

她

(有点沮丧地。)

我没有

他

你喜欢他吗

她

我没有喜欢也没有不喜欢

他

他

你喜欢他

她

是啊我想我是有点儿喜欢他

(他站起身来，穿过院子。)

他

我看见你坐在那儿

目送秋波

而且他一定是等我走到房子后面

他才

来的

走进花园

和你

单独谈话

(他绝望地摇摇头。)

而现在

他还会再来的

(他深深地，绝望地叹了口气。)

他会一直来

(他又走回去坐在长凳上，离她近了点。)

他一个人住在这儿

该死的杂种

他永远也不会让

你和我

单独在一起的

(他看着她。)

而他就是把房子卖给我们的人

(他站起身来。)

真他妈见鬼

想想看这家伙全家

都曾经住在这所

我们要住的房子里

(他绝望地看着她。)

住在我们不得不去住的房子里

(冷静了一点。)

而你就坐在那儿凝视着

他的眼睛

凝视着凝视着凝视着

他的眼睛

(更残忍地。)

依偎着他坐在长凳上

(她直愣愣地看着前方。静场。)

而且这家伙还会回来

他会回来

他会来的

(他开始在院子里来回踱步。静场。他冷静地说。)

你当然知道一定会有人来的

我想其实我也有点儿意识到了

但我根本不想知道

而你一直都是知道的

(他停下来，看着她。残忍地说。)

你想让他来不是吗

你只是嘴上说你不想

让任何人到这儿来

可其实

你思想的就是这个

(他沮丧地摇摇头。)

她

(镇定自若地)

冷静点儿

(他继续在花园里来回踱步。)

够了

你冷静点儿

(静场。她带着夸张的乐观说。)

我们得进去看看房子了

(他依旧在花园里来回走着。她站起身来，恳求地说。)

我们

进房子去好吗

他

一定会有人来的

(她走到他身边，挽起他的手臂。)

她

来吧我们

进房子去

(他注视着她。)

他

我不想住在这儿

(绝望地。)

我不想待在这儿

她

(抚慰地，有点害怕地。)

来吧我们进去

他

你一定要凝视着他的眼睛吗

(他甩开手，走过去坐在长凳上，双肘撑在膝上，头埋在手里。

彻底绝望地说。)

不不不

(她走过来坐在他身边。)

她

(带着夸张的乐观)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注视着她。静场。)

他

(非常坦诚地。)

我是如此的

爱你

(他用双臂环抱着她，紧紧地相拥着，凝视着她的眼睛。她也环抱着他，开始轻轻地摇晃着他。)

她

你和我

(她亲亲他的额头。)

他

你和我

她

你和我

(他看着她，沮丧地说。)

他

总是有人会来的

她

（抚慰地。）

冷静点儿

你和我

你知道的

他

是啊冷静点儿

她

现在我们可以进自己的房子去看看了

（他坐直身体。）

他

我们进去吧

（他从长凳上站起身，她也站起来。他们拉起彼此的手，向房子的前门走去。）

她

（注视着他。）

钥匙在你那儿

（他停住脚步，在口袋里摸索着，然后点点头，把钥匙从口袋里拿出来。他们走到房门前，他开了锁，打开门让她先进。她走了进去。他也随后走进去，关上了身后的门。我们听到他锁上了门，并且拉拉门看是否锁好了。）

III

她自厨房门上，这是一间老式的长方形结构的厨房。他跟着她上，关上了身后的门。

她

（热切地看着他。）

瞧这可爱的大餐桌

（指着一张长而老旧的白木餐桌，桌子抵着房间那头的窄墙，差不多有整个房间那么长。）

我们可以就坐在这儿吃饭

面对着面

我们可以坐在这儿吃饭

（她看着他。）

我们坐下好吗

（餐桌的一边摆着一排老旧的白木椅子，她走过去在其中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他跟过去，坐在她对面靠墙的一个老旧的白木餐凳上。）

以后很多个早晨我们都可以这样坐在这里

因为现在我们是在自己的房子里了

这里会只有我们在一起

在这里我们会在一起

单独在一起

彼此相守

而且没有人会来

他

是啊只有我们在一起

她

你和我

他

你和我

（他站起身来，走到厨房的窗边。窗子开在墙的正中，面对着花园。他朝窗外看着，四处观望。静场。）

她

你看见什么了吗

他

没有

（他朝她转过身。）

我想没有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她

怎么了

他

不没什么

她

（鼓舞地。）

瞧这老火炉

（她指着火炉。他点点头。）

还有这老冰箱

(她指着冰箱。)

我想我以前从没见过

这么老的冰箱

不过看上去还能用

还有这些窗帘

还有这种老旧的味道

(她环顾着房间。)

这就是我们要生活的地方

我们已经买下了这房子

买下了所有这一切

现在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只有我们

彼此相守

而且没有人会来

(他又朝窗外望着。她注视着他，不太有信心地说。)

我们会在一起

(有信心了一点。)

就你和我

(更有信心了。)

没有其他人

(信心十足地。)

没有人会来

(他依旧看着窗外。)

他

(垂头丧气地。)

他又来了

她

不你在开玩笑

(他焦急地看着窗外。)

他

我想我是看见他了

她

可他刚走

(他注视着她。)

他

是啊可是我几乎可以肯定

我看见的就是他

就在花园里

就在那边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她

但不可能是他

(他又朝窗外望着。)

他

可是我想

就是他

(她走到窗前，站在他身边，从身后环抱着他，向窗外望去。)

刚才我看见了

一定是他

(她扭头瞥了他一眼。)

她

你想让我出去看看吗

看他是不是在那儿

(他绝望地看着她，眼中满是恐惧。)

他

不

(她低下头。沮丧地说。)

你只想见他吗

难道你不想

和我

在一起吗

你只想见他吗

她

(有点害怕地。)

别说了

好吗

(静场。)

你知道不是这样的

(静场。)

你可以自己出去看

(静场。带着夸张的乐观说。)

要不我们再转转看

看看这些老家具

在我们自己的房子里

我们可以去看看不是吗

他

可我肯定我看见他了

嘘

(他站在那儿倾听着。他注视着**她**。悄声地，询问地说。)

你听见什么了吗

(她摇摇头。稍微大点儿声说。)

什么也没有

(她又摇摇头。他再次朝窗外看着。这时门上响起了敲门声。他注视着**她**，满眼恐惧。她也注视着**他**，大大的眼睛里同样满是恐惧。他摇摇头，走过去坐回在餐凳上。她走过去坐在椅子上。门上又响起了一声敲门声，这次更响了。他们一动不动地坐着，注视着彼此。)

她

(悄声地。)

我们别开门

(他摇摇头。热切地说。)

我们就让他站在那儿

(他点点头。门上又响起了一声敲门声。)

就让他在那儿站着

敲吧

我们不用开门

这是我们的房子

我们只给想见的人开门

(他双肘撑在餐桌上，双手捧着脸。)

我们不用开门对吗

(静场。)

我们只给想见的人开门

(他把手从捂着的双眼上拿下来，放在桌子上，注视着她。)

他

我们永远也没法单独在一起

而且你早就知道

有人会来的

(门上又响起了一声敲门声。)

她

(询问地。)

我们一定得开门吗

他

你巴不得开门吧

其实你很想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她

我们不是一定要开门

(他们坐在那儿注视着彼此。)

你觉得他走了吗

他

也许吧

(静场。)

或者也许他正站在外面等着

就站在花园里

也许他就站在

门外

她

我觉得他已经走了

(热切地。)

而且他不会

回来了

以后好几天

他都不会回来了

然后他就再也不会

来这儿了

他

(快乐地。)

你这么觉得吗

(她点点头。)

她

(有点高兴起来。)

来吧我们去别的房间看看

因为现在他已经走了

他敲了门

但是我们没开

现在他走了

他走了

他

也许他走了

她

我知道他已经走了

我们可以到别的房间去看看了

（她挽起他的手臂。他站起身来。她拉着他向通往另外一个房间的门走去。）

IV

她拉着他的手臂，一同走进一间旧起居室，墙上的木嵌板已经褪色了。

她

现在我们可以转转
看看房间里
所有的一切

他

（有点沮丧地。）
但是他还站在那儿
在门外
站在那儿等着
一会儿他就会再敲门的

她

我觉得他已经走了

他

（勇敢地。）
不过就让他在那儿站着好了
因为门是锁上的

她

就让他在那儿站着好了

（她环顾着房间。）

而且这儿真不错

这房间不错

还有墙上挂的这些画像

（他们一起环顾着房间。）

这里几乎所有的一切

一定很多很多年来

都是这个样子

（她饶有兴味地环顾着，注意力被对面比较宽的那面墙上挂的一个年轻女人的画像吸引住了。）

那幅画像

就在那边墙上

（指点着。）

这一定是那个女人

在我们之前住在这里的

那个祖母的画像

（忽然停下来不说了，看着他，然后急促地说。）

那儿就在那儿

（指点着。）

在那儿

就是她你看得到的就在那边墙上

那个年轻女人

就在那幅画上

一定是她

那个祖母

是她年轻的时候

（她放开他的手臂，走到画像前，站住。他站在原地没动。她注视着画像。静场。）

她以前一定很美

他

（有点沮丧地。）

而现在他很可能就在门外站着

他会敲门的

（绝望地。）

而且你原来为什么不说

有人会来呢

（她朝他转过身。）

她

就让他在那儿站着好了

（他低下头。）

他

我想你觉得

他也很美吧

我想他长得像他的祖母吧

她

他长得不像她

不怎么样

（他笑了起来。她又转身注视着画像。）

他

我想你记得很清楚

他长什么样

(他走到画像前，注视着它。他看着她。嘲讽地说。)

我想也许他的确很像

他祖母年轻的时候

(静场。)

而现在他就在花园里走来走去

(她走回房间中央，他转身跟在她身后。)

你觉得呢

他长得像她吗

她

我不知道

他

刚才你那么靠近地看着他的脸

(她假装没听见他的话，依旧环顾着房间。)

她

那儿

(看着一幅挂在左边窄墙上的结婚照。)

那是结婚照

(用手指着。)

那儿

那一定是结婚照

(不由自主地说。)

而且她丈夫也很英俊

（她走到结婚照前，凑近了，仔细看着。然后她向他转过身，好像要进一步确定一下似的说。）

他们两个都长得很好看

（他点点头，走过去站在她身边。）

他们是漂亮的一对

而且结婚的时候还很年轻

他

（有点感兴趣地说。）

我想他长得

有点儿既像他祖父又像他祖母

不过在照片里

他们俩看上去都比较年轻

她

是啊他们很年轻

（有点犹豫地。）

也许还不到二十岁

他

可能女的还要更年轻一点

她

他们俩

跟我们可不一样

他

你也没那么老

她

可也没那么

年轻了

(她用手环抱着他，紧紧地依偎着他。静场。她抬起头来注视着他。)

但是我真高兴

我们

能够彼此相遇

我找了很久才找到

一个我可以

与他相守的人

(静场。)

可以彼此依靠

单独在一起

彼此相守

这正是

这正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想要彼此

依靠

他

而我们也是的确是

彼此依靠呀

(她点点头。静场。他放开她，走到那面宽墙边。女子画像的旁边挂着一幅一个男孩行坚信礼的照片。他在照片前停下脚步，他看看她。有点儿嘲讽地说。)

这儿有一幅他的照片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静场。犹豫地。)

真奇怪卖房子前

他都没把

这些照片拿下来

至少是他自己的照片

她

是啊真奇怪

(他走过去打开右边窄墙上的一扇门，很快地朝里看了一眼。)

他

(注视着她。)

这就是她

(犹豫了一下。)

就是

那个老女人睡觉的地方

闻上去很老旧

有股尿臊味儿

又闷又臭

而且油漆都剥落了

床也没铺

(他走进那个房间。她走过去站在男孩的坚信礼照片前。从那个房间里喊道。)

而且床底下还有个夜壶

盛着半壶发臭的尿

这可不行

(她依旧看着那幅坚信礼照片。震惊地说。)

哦要是床底下没有
盛着半壶发臭的尿的
夜壶
那才不行呢

她

(有点走神地。)
盛着半壶发臭的尿的
夜壶

他

(自房间内说。)
我们得把它倒了

她

这里
这房子
有太多要整理的了

他

(自房间内说。)
我们真不该
买这房子

她

哦我不知道

(他走回房间，关上身后卧室的门，注视着**她**。**她**依然站在那里看着那张坚信礼的照片。**她**把目光从照片上移开，看了看**他**，又转回头去看着照片。心不在焉地说。)

床底下有个盛了半壶发臭的尿的夜壶

（他点点头，走到左手窄墙边的一张沙发旁。沙发就放在结婚照的下方。他在沙发上平躺下来，直愣愣地盯着前方。她走过去打开卧室的门，走了进去。她自卧室内说。）

噢是啊

不

这可不行

闻上去真是放了太久了

而且床也没铺

看上去好像床单

也没换过

自从

（犹豫了一下。）

她上次睡过以后

他

很可能她就是死在

那张床上

就在那堆床单中间

（她走向房间，关上身后卧室的门。）

她

你觉得是这样吗

他

你早就知道有人

会来的

你早就知道

（她走到窗前，窗户就开在宽墙上，在坚信礼照片的右边。她站

在那里面向窗外，眺望着大海。)

她

(似乎她已经厌烦了似的。)

那边我们能看得到海

只有大海

而且这儿一个人也没有

我能看到的只有大海

别的什么也没有

他

你一个人也没看见吗

她

只有大海

他

是啊只有大海

(有点肃穆地说。)

这太好了

只要看看大海

你就会觉得安全了

你和我

还有大海在那儿

就应该是这样

你和我还有大海

而再没有其他人

只有你和我还有大海

没有其他人

她

可是海这么大

而且一个人也看不见

一幢房子也没有

只有大海

（他在沙发上翻了个身，背对着她。他躺在那里盯着墙。

静场。）

别难过

我来安慰你

（她走到沙发旁，在他身后躺下。她用双臂环抱着他，紧紧地贴着他的背。带着安慰的语气说。）

只有你和我

还有大海

你和我还有大海

而且你一定会不会难过的

因为我会照顾你

你一定会不会害怕的

因为你会看到一切

都会好的

什么坏事

都不会发生

你和我会在一起

现在我们可以永远

在一起

你和我

会在一起
当然没有人会来
只有你和我
还有这房子这么古老
而又美丽
而且我们已经远离了其他所有的人
现在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我们可以
单独在一起不是吗
你和我
单独在一起
我们可以彼此依靠
现在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只有你和我
你和我
单独在一起
(静场。他在沙发上翻过身，面对着她，注视着她。)

他

(害怕地说。)
你听见什么了吗
我听得到有人在外面
他就外面
他就在那儿
窗户外面

她

（冷静地。）

我什么也没听见

我只听到你心跳的

声音

我还可以听到你刚才害怕了

他

我听得到

脚步声如此清晰

我听得到有人

在外面

看起来他没有走

没有

他就外面围着房子走来走去

（他们两个人一起躺在那里倾听着。）

她

（有点听天由命地。）

外面是有人

这么说他没走

而且现在他正围着房子走来走去呢

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静场。）

不过这也没关系

这也不是那么

可怕

就算他在外面
就算他在围着房子走来走去

(固执地说。)

这也不是那么可怕

(轻柔地说。)

因为现在你和我

单独在一起

(绝望地。)

现在我们单独

在一起了

彼此相守

他

(害怕地。)

他正围着房子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我听得到他在不停地走

而且一会儿他就会在花园里停下来

他不会离开的

他还会再回来

一次又一次

他还会来的

(他直起身来坐在沙发边缘上。她也起身坐在他身边。她害怕地看着他。)

她

(绝望地。)

他真的会

一直来吗
他会一直来
你怎么能说出这么可怕的话呢

他

他说他会走的
可他没走
他还是留在这儿
他会一直来的

她

但这可不行
他说过他会
让我们先安顿下来的
他会走的
要过一会儿
才会再回来
我们本来要先安顿下来的

他

是啊可是他现在回来了
(故作勇敢地。)
但是门是锁上的

她

你确定有人
在那儿
在房子外面吗
(他点点头。)

他

(故作勇敢地。)

我可以出去看看

(他站起身来，走进厨房，然后又走了回来。他沮丧地看着她。)

(悄声说。)

他就站在外面花园里

我看见他了

从厨房的窗子里

她

他说过他会走的

(她害怕地看着他。静场。)

你确定

有人在那儿吗

(他点点头，走到沙发旁，在她身边坐下来，注视着她。)

他

(指责地。)

现在他又来了

我们才刚刚

到这儿

你就给自己找了个朋友

你可真行

我都看见了不是吗

(绝望地。)

我都看见了不是吗

你凝视着他的眼睛

当你以为
我没看见你的时候
你凝视着
他的眼睛
而且我也听见了不是吗
你问他住的
离这儿远不远
我听见了

她

他在哪儿

他

我说过了
他就站在外面花园里

她

(急促地说。)
就让他在那儿站着好了
就让他这么
站在那儿好了不是吗
就让他在那儿站着好了

他

是你让他再回来
找我们的

她

不
是他自己说

他会回来的
我什么也没说
他自己说他过一会儿
还会
再回来的
他说过的

他

而现在他已经回来了

（门上响起了一下敲门声。他站起身来，害怕地看着她。她也看着他。苍白而又绝望地说。）

我不能见到他

我要走

（他看着通往卧室的门。）

我要到卧室去

（指着卧室的门。）

看见他我受不了

（他恳求地看着她。）

如果有人要去开门的话

那也得是你

她

（犹豫地。）

你肯定

你肯定我们应该开门吗

而且要我去开

（他点点头。）

他

我受不了
现在让我见人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
谁来也不行
(短暂静场。)
但是我们得开门
你得去开门

她

(询问地。)
我应该去开门吗
(门上又响起了一下敲门声。)

他

如果有人要去开门的话
那也得是你
去开门吧
我受不了去开门
我受不了再见到他
我就知道有人会来的
(门上又响起了一下敲门声，这次更响了。)

她

(询问地。)
我们一定得开门吗
(他耸耸肩。门上响起了一下更响的敲门声。她注视着他。)
你真的觉得

我们得开门吗

我们一定得开门吗

(门上又响起了一下敲门声。)

他

他敲个不停

所以我们只能开门

她

(询问地。)

而我得去给他开门

(门上又响起了一下敲门声。她走进厨房，没有关上身后厨房的门。他走进卧室，关上了身后的门，然后又打开，走回到房间里。他在沙发上躺下来，脸冲着墙，双手紧握在颈后，双膝蜷起冲着墙。)

V

男站在门口往厨房里看着，她站在那里替他开着厨房的门。

男

我想我不如

现在就

带你们在房子里转转

所以我带了

(男举起一个厚纸袋，里面有瓶子叮当作响。)

一点儿东西

你知道的我现在有钱了

(男笑了两声。微笑着说。)

我想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

(男笑了起来。)

是啊现在我有钱了

多亏了你

(男走进厨房，注视着**她**。**她**关上了门。男从**她**身边走过，在餐凳上坐下来。静场。)

你知道

这房子

对我来说很熟悉

我对这儿熟悉极了

每个隐蔽的角落都了如指掌

(静场。男把纸袋放在桌子上。**她**走过去站在厨房窗前，身体的重量都放在右脚上，这样她的臀部就冲着他的方向以柔和的曲线突出着。**她**朝窗外望着。男则盯着她的臀部。)

你知道我以前经常

到这房子里来

没错

我小的时候

经常到这儿来

(静场。)

你能给我

拿个杯子吗

(**她**看着他。)

她

我不知道

杯子在哪儿

(男指了指一个有拉门的柜子，柜子就在那排餐椅后面靠墙放着。她看着他。)

在哪儿

男

就在那个柜子里

(继续用手指着。她走过去打开拉门，看到柜子里整齐的堆放着酒杯，茶杯和其他的陶瓷器皿。)

是啊最好还是

把这些东西

跟房子一起卖掉

反正

我也不知道该

拿它们怎么办

我的老祖母

大概

不会高兴的

(男笑了起来。)

不过生活就是这样

这辈子

你不断地积攒东西

然后你死了

而别人有自己的东西

你的东西
就变得差不多一文不值了
生活就是这样

她

(询问地。)
一个杯子
(男点点头。)

男

给你自己也拿一个
因为你
也想
喝一杯吧
不是吗
(她摇摇头。)

这么说你什么也不想喝

(男从纸袋里拿出一瓶啤酒，放在面前的餐桌上。男意味深长地看着她。)

什么也不喝

(她摇摇头。男旋开瓶塞，放在桌子上。她从柜子里取出一只酒杯，放在他面前。她又走过去站在窗前，向外望着。男看着她。)

你不来点儿吗

(她瞥了他一眼，摇摇头。男在杯子里倒了点啤酒，泡沫冒了上来。男看着她。)

你可以坐下呀

你可以坐下吗

和我聊一会儿

(男喝了口啤酒。啤酒在他嘴边留下一圈白沫。男依旧注视着她。)

你不想来点儿吗

你不想坐下吗

(男把杯子放下。静场。然后充满感情地说。)

是啊我祖母就在这儿坐过

每一个早晨

很少有

她不在这儿

不在这房子里的日子

而且她几乎总是孤独一人

现在她去了

(静场。)

啊是啊

(静场。男盯着她的臀部。她站在那里看着窗外。)

有很多很多年

祖母

她独自一人

待在这房子里

我祖父已经死了

很久了

她一定非常孤独

但她从没抱怨过

没有

一定很孤独

因为这里根本

没有什么人

(男抿嘴轻声笑着。静场。)

你跟你丈夫都干什么了

(她看着他。)

她

我和我丈夫都干什么了

男

你来坐下呀

喝杯啤酒

来和我聊一会儿

(她走过去坐在他对面的餐椅上。男把啤酒瓶放在她面前。她摇摇头。男陷入沉思。悄声说。)

是啊祖母

(伤感地。)

她人很好

她总是对我很好

(男喝了一大口啤酒。)

是啊我的祖母

(静场。男看着她。)

这房子你们买得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这辈子她所拥有过的一切

就是这房子

还有房子里的东西

而我继承了这房子

你们得好好感谢我

(男微笑了。静场。)

或者也许你们

这房子买贵了

这里很偏僻

而且当然这房子已经荒废了

也许你们这房子买得太贵了

(男抿嘴轻声笑着。)

不我想你们买得很便宜

实在是太便宜了

你们真该感谢我

我只是说说

你们真该感谢我

(她站起身来。)

你就不能坐一会儿吗

跟我聊聊

就一会儿

(她站在餐桌边看着他。)

不是现在

也许别的什么时候

也许我们还能找个地方碰面

我真的住得很近

我们很容易就能碰到

或者

(男笑了起来。)

我想我们总会见面的

在这儿你们也不可能见到

其他的什么人

但是你可以见到我啊

所以如果你想找个伴儿的话

(男喝了一大口酒。)

所以如果你想找个伴儿的话

哦那你来就行了

什么时候你想来都行

到我家来

而且你还可以打电话

因为这房子里有电话

我也有电话

这儿

(男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和一小片纸。)

这儿

我把号码写下来

就打这个号码

打好了

你想打就打

什么时候都行

(男把纸放在桌上，身子向前倾，伏在桌子上，煞有介事地写下他的号码。她站在餐桌对面，低头看着他。男抬头看着她，拿起纸递

给她。她接过来，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只皮夹子，打开皮夹子把纸放了进去。男朝她微笑着，点点头。）

是啊你打电话就行

还有现在你有号码了

还有你得把它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就像你现在做的那样

（男对她微笑着，然后低头看着桌面。她又走到厨房窗前，双手撑在玻璃上，向外望着。男拿起杯子，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放在桌上。男拿起啤酒瓶，把瓶塞拧紧，又把酒瓶放回纸袋里。男站起身来。）

是啊你打电话就行

什么时候都行

你可以打电话

而且告诉你

我还真不是太糟呢

（男走过房间，站在她身旁。她依然站在那里望着窗外，直愣愣地。静场。）

不刚才我只是想

顺便来拜访一下

你们俩一定有很多事要做

我可以今晚点儿再过来

或者改天再来

而且你也可以打电话

现在你知道怎么找我了

而且你很可能打电话的

（男向厨房门走去。她转过身，目光追随着他。男转过身，注视着她。）

那我走了

以后

再过来

（她冲他点点头。男打开厨房门走了出去，关上了身后的门。她依旧站在那里，看着窗外。）

VI

她走进起居室。他躺在沙发上，依然面朝里双膝蜷起冲着墙壁。她走过去坐在沙发边缘上。他依旧躺在那里盯着墙。长长的静场。
她

（冷静地。）

现在他走了

（静场。声音大了点儿。）

你没听见吗

现在他走了

（静场。悄声说。）

你睡着了吗

（她把手放在他肩膀上，摇晃着他。）

他走了

现在他走了

（他看着她，眼神阴郁。害怕地说。）

你怎么了

(他又转身盯着墙。)

你怎么了

现在他走了

你和我单独在一起了

现在

(她又摇摇他的肩膀。)

说句话啊

怎么了

(她朝他弯下身，用双臂环抱着他。)

你怎么了

我亲爱的朋友

你怎么了

他

(冲着墙说。)

你满意了吧

现在

你满意了吧

她

(绝望地。)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吓着我了

他

现在

你如愿以偿了

(静场。她把手臂抽出来，站起身走开几步。他看着她。嘲

讽地。)

你可真聪明

聪明极了

当然这里是太孤独太与世隔绝了

我懂了

我明白了

她

别这样

你吓着我了

他

我懂了

我彻底明白了

她

怎么了

他

你是不是要

她

(有点生气地。)

什么

他

你什么时候给他打电话

她

我不会给他打电话

他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拿

他的电话号码

她

我不得不拿
我还能怎么办呢
是他给我的

他

当然是这样了
而你也很高兴地拿了
我懂了

她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

你为什么把那张写了电话号码的
纸条放到你皮夹子里

她

我没有

他

不肯定有

她

你怎么知道
我放进去了

他

我就是知道
我从你声音里听得出来
我就是知道

(她自通厨房的门下，没有关上身后的门。静场。)

(他直挺挺地坐在沙发边缘上，低头看着地板。十分冷静地说。)

我早就知道

有人会来的

(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俯瞰着大海。)

而那儿就是大海

波涛汹涌

大海

白色的巨浪和黑色的海水

波涛汹涌

温柔的黑暗的深深的

大海

(他冲自己笑了笑。)

而我们只想

彼此相守

(他纵声大笑。静场。他穿过房间，自通厨房的门下。)

VII

他从前门走出来，走到房子的右手转角边，寻找着她。又走到房子的左手转角边，寻找着她。然后他在花园里来回踱着步。

他

不她不会打电话的

她很快就会回来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单独在一起了
我们就可以永远
单独在一起了
单独
彼此
相守

（他走到长凳旁坐下。双肘撑在膝上，把脸埋在手里。然后他直愣愣地盯着前方。）

单独在一起
彼此相守

（他声音嘶哑地笑了起来。长长的静场。她自房子的左手转角上，温柔地注视着他。他看看她，然后低下头。她走过来坐在他身边。长长的静场。幕落。）

再稿于 2009 年秋 上海

吉他男

The Guitar Man

人物

男

带着吉他

一个穿着旧外套的中年男子缓步走上舞台，边走边晃。他的头发潮湿而又零乱，手上戴着灰色的羊毛无指手套。他一手提着只破旧的吉他盒，另一只手捋了捋头发，游目四顾。

男：哦 天哪

总算进屋了

唉 今天可真冷

冷极了

（他来回踱了两步。）

可是这儿真暖和

又好又暖和

（他停下来，把吉他盒放在地板上，身子靠在上面。静场。）

这儿又好又暖和

（他游目四顾。）

可是我想对我来说

都一样

只要别太冷

因为要是

（他摇摇头。）

冻得要命就不好了

否则那当然就

没什么区别

对我来说

一切都是老样子

一天又一天

我站在我的地铁里

弹着我的吉他

唱着我的歌

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同样的歌

而人们就从我身边走过

一整天人们就从我身边走过

有些人往城里走

有些人往城外走

整整一天人们就从我身边走过

（他用空着的那只手来回比划着整整一天人们从他身边走过的样子。）

冲着我走过来

从我身边经过

整整一天人们就从我身边走过

在我的地铁里

他们全都从我身边经过

他们就这样从我身边走过

从头到尾我就站在那儿弹着吉他

人们冲着我走过来

人们经过我身边走远
每一天他们都从我身边走过
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同样一些人从我身边走过
每一天
而我也每一天都为他们唱歌
而他们通常都低着头
当他们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
就好像他们觉得惭愧一样
老是这么从我身边走过
听到我唱歌
而现在冬天了他们只好看着我
站在那儿挨冻
还在吉他上弹着一个又一个曲子
唱着同样的歌
一天又一天他们看到我站在那儿唱歌
而每一天我也给他们唱着同样的歌
当他们
像平常一样
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
冲着我走过来
从我身边经过
而他们觉得惭愧
当他们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
因为那些每天都从我身边走过的人
他们几乎从来没给过我一分钱

除非他们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是个什么特别的日子

独立日

比如说

或者是哪天他们刚喝了一杯

他们就给我几个零钱

这样的日子有人也会

给我很多钱

可是平常的日子他们就只是从我身边走过

低着头

他们从我身边走过 觉得惭愧

他们低着头从我身边走过

而我就站在那儿唱着歌

在我的吉他上

弹着那些最有名的曲子

他们从我身边走过 觉得惭愧

(询问地。)

他们是为我感到惭愧吗

还是为他们自己

他们为什么这么惭愧

排着长队

每天他们都从我身边走过

而他们听到我唱歌

男人

女人

小孩

老人

当我站在我的地铁里

弹着我的吉他

他们从我身边走过

而在我的脚下

我的吉他盒敞开着

有些人会丢几个硬币

到我的吉他盒里

但是大部分人不会

我站在那儿唱着歌

我能站在那儿唱上一小时

不是因为我会的歌多

而且说实在的我想我不喜欢唱歌

一点也不

而且说实在的我想

我也不喜欢音乐

（静场。）

不再喜欢了

不过以前我想我还是喜欢音乐的

那时候什么也比不上音乐

这么让我喜欢

（有点沮丧地笑了笑。）

而现在我想我不再喜欢音乐了

没什么特别喜欢的

现在没了

再也沒了

(充滿熱情地。)

但是我每天都唱歌

也能掙幾個小錢

靠這個

我唱我的歌

我為那些願意聽的人唱歌

(笑了笑。)

但是也為了那些不願意聽的人

而且我會很感激

如果有誰能給我

幾個小錢

從他的口袋裡掏幾個零錢出來

如果有誰能把手伸進口袋

掏幾個零錢出來

把它們扔進

我的吉他盒裡

那我就很感激

我是為錢唱歌

這就是我

(短暫靜場。)

當然啦我本來可能不會變成這樣

現在我要在這個小鎮裡

了此一生了

在這麼遙遠的北方

以前我哪能想到事情会是这样啊

可事情就是这样

（他笑了。）

我是为了一个女人来到这里的

我是为了一个儿子留在这里的

（他笑了，摇摇头。）

所以这样也挺好

我想没什么不好

因为事情就是这样

你为了一个女人而来

你为了一个孩子留下

（仔细思索着。）

当然还为了一种恐惧

我说不清楚

（静场。）

但不知怎么这听上去很重要

很

这听上去几乎很美

（他笑了笑。）

其实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这样的歌词怎么可能是真的

（再次静场。）

所以我就是个街头音乐家

街头歌手

他们说

就是吉他男

我想他们一般都这么叫我

我妈以前就这么叫我

不管她

这么叫是什么意思

(短暂静场。)

不管怎么说是我妈开始

这么叫我的

吉他男

我猜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老是在

弹吉他

我上学前弹

我放学回家后

也弹

我弹啊弹啊

但是即使我这么练啊练啊到底

吉他是不是就弹得好呢

其实也没练到哪儿去

(他笑了。有点沮丧地摇了摇头。)

其实我什么事也没干好过

我弹了这么久吉他

但我想我从来就没有

弹好过

我是个很烂的吉他手

(笑了笑。)

做歌手我更烂
小孩都冲我喊
吉他男
破锣嗓
他们喊
哪里来
滚哪去
一遍又一遍
他们就这么冲我
喊
孩子们就这么喊
冬天的时候他们可能就
冲我
扔雪球
我想他们既是冲我
也是冲我的吉他
扔雪球
他们冲我喊
他们还可能来偷
我的钱
(他拍拍外套口袋，零钱叮当响。)
我从来就不是什么大音乐家
也从来没自己写过什么歌
我只是弹着吉他唱着
别人写的歌

我站在地铁里

弹着吉他

就用这把嗓子唱着歌

（他点点头，笑了笑，提起吉他盒，然后在屋里来回走着，还是很慢，边走边晃。）

我从来就不是什么大师

我是而且永远就是个吉他男

一个带着吉他的男人

一个唱歌的男人

（他走过来，把吉他盒靠在吧台上。他抬手到嘴边，呵了口气暖手，然后在一张吧台凳上坐下来。一杯啤酒已经放在吧台上了。他从外套口袋里抓出一把零钱，放在吧台上。他摸了摸口袋看还有没有零钱剩下，又找到两个，把它们也放在了吧台上。）

当然每天还是能赚到几个小钱的

如果天气暖和阳光明亮

钱就多

如果天气寒冷阴云密布

钱就不那么多

而今天

可真他妈冷

（他又呵了口气暖手，开始数钱。）

四镑

（他继续数。）

五

（他继续数。）

六镑五十便士
还不错
这样的天气算是还不错
因为今天
实在是冷
但不管怎么说我也弹了几个小时
即使天这么冷
今天有个人给了我三镑
是的偶尔也会有这样的事
他总是从我身边经过
每天都是
好多年了
从来没给过我一分钱
他以前从来就没给过我一分钱
但是今天他停下来站在那儿盯着我
用他又圆又大明亮的眼睛
我老伴火化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着
他说
我点点头
只是继续唱着歌
继续在吉他上弹着平常那些曲子
我看着我的老伴被放进
焚化炉里
他说
然后他冲我点点头

就这么放进去

他说着张开双臂比划着

(他张开自己的双臂比划着。)

他盯着我

用他大大的潮湿的蓝眼睛

只是当时有点黯淡了

我看着她

就这么被放进焚化炉里

他说

然后出来一些骨灰

就这些

我老伴剩下的就这些

她的生命剩下的就这些

他说

然后他张开双臂比划着

(他张开自己的双臂比划着。)

就这些

那人说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听你唱歌

这些钱给你

他说

然后他拿出钱

给了我三镑

不比这多

也不比这少
三镑
不多也不少
拿去
他说
把钱扔到我吉他盒里
我唱完了歌
今天我把老伴火化了
然后我喝了点酒
所以我现在有点醉了
那人说
我点点头
又开始唱另外一支歌
我看着那人在我的地铁里走过
以前我已经太多次看着他在我的地铁里
走过
很多时候我看到他
是一个人走着
也有很多时候是跟他妻子一起
(他喝了口啤酒。)
是的就是这样
人生就是这样
(他开始唱起来，小心翼翼地。)
也许
从前他来到

这镇上

为了

他的妻子

然后为了她

他留了下来

现在他的妻子去世了

现在她化成了灰烬

而从前

我也来到这镇上

为了一个女人

就是这样

(他停下来不唱了。)

但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我还没老

只是快老了而已

(他笑了笑。)

是的先生

我想我快老了

绝对不年轻了

不管怎么说

以前我来到这镇上

为了一个女人

很久以前

但现在那些早就过去了

（他从吧台凳上下来，弯腰打开吉他盒，拿出吉他。他又在吧台凳上坐下来，弹了几个和弦，小心翼翼地唱道。）

我为了一个女人来到这里

很久以前我来到这镇上

很久以前

我来到

这个镇上

在这么遥远的北方

我们一起生活着

我和她

在这么遥远的北方

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儿子

我们的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儿子

（他停下来不唱了，还是在吉他上弹着和弦。然后他弹了几下空弦，笑了笑。）

是的先生

就是这样

其实很可能也没什么

好说的

没什么

（拉着长腔说。）

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静场。他把手放在吧台上，稍微来回挪动了一下那堆零钱。）

还有点钱可赚

今天也是

尽管天这么冷

不太多

但也有一点

（他拨弄着那堆零钱。然后在吉他上弹了几个和弦，又弹了几下空弦。）

一切都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一切都有时

就像他说的

《圣经》里

那个智者

（他点点头。）

是的就是这样

（静场。）

天下万物

一切都有定时

相聚有时

孤独有时

生命有时

舍弃有时

（短暂静场。）

而有的时候人就得舍弃你知道

一切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人必须开始

人必须舍弃

（他又开始拨弄那堆零钱。）

啤酒一杯卖两镑十五便士

(他举起杯子，喝了口酒。他用手捋了捋头发，微微摇了摇头，然后数出两镑十五便士，从吧台桌面上推过去。零钱从吧台另一边掉下来，他用另一只手接住，然后放进外套口袋里。他又喝了口酒。)

今天赚的钱还不错

尽管这么冷

可是冷天弹琴真难受

今天就真他妈冷

(他站起来，来回走了几步，一手提着吉他。)

对站在外面弹琴的人来说

冬天很冷

但毕竟我是靠这些钱

生活的

我靠弹琴为生

所以就算天冷

我当然也得弹

倒不是说无论怎样

我也得弹

但是

(他突然抬起头，仿佛想到了什么。他站在那儿抬着头看了一会儿，脸微微地有些扭曲。)

是的

我想事情就是这样

一切都必须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他冲自己笑笑，拿起吉他，弹了几个和

弦，开始欢快地唱道。)

我为了一个女人来到这里

从说着另外一种语言的另外一片土地

我为了一个儿子留在这里

(他不弹吉他了，短暂静场，然后唱道。)

一个说着另外一种语言的儿子

我听到音乐降临

我听到音乐远去

我为了我的孩子生活在这里

我生活在这里弹着吉他心里相信着

每天我站在外面弹着吉他

我站在外面弹着我那最古老的那支歌

用它赚点零钱

我住在一间小破屋里

日子也就这么过去

我唱歌能赚点钱

我很满足

(他不唱了，开始来回走，一手拿着吉他。他冲自己笑了笑。)

日子过得不怎么好

可是日子

就是这样

日子本来可能过得很好

可是它

就是

现在这样

（他走到吧台边，又喝了口啤酒。然后他又开始拿着吉他来回走。他把吉他抱起来摆好姿势准备开始弹，但又改变了主意。）

不我不弹了

我一直在重复那几个和弦

太多次了

（他看着吉他，摇摇头。）

不

喔不

那然后呢

（又重复着自己说的话。）

那然后呢

那然后呢

（他开始唱起来。）

一切就是这样继续着

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没什么好说的

不我现在也不太好

就是你看到的这副样子

头发还有点

几件旧衣服

一张沧桑的脸

头发很快就会变得稀疏花白

一个疲惫的人

我想这就是你平常看见我的样子

我想我是个疲惫的人

我想我也就仅仅是
你看到的这副样子
(他不唱了。静场。他开始说道。)

我也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几件衣服

一把吉他

有那么点儿勇气

可能没什么了不起的

可我想我是有点儿勇气

当我给那些愿意听的人

唱我的歌的时候

(短暂静场，又带着微笑补充说。)

当然也给那些不愿意听的人唱

(他又开始唱道。)

我就是你看到的这副样子

我会唱一些歌

但是不多

很多我曾经会唱的歌都已经忘记了

我就是你看到的这副样子

我就只是你能看到的这副样子

我就只是慢慢行走

我就只是风和雨

我就只是深深的绝望和

(突然停下来不唱了。)

不我没有深深地绝望

这只是个

(短暂静场。)

只是个好听的词

(短暂静场。他又开始唱道。)

但我是一首老歌

一首我从未唱过的老歌

我深陷在自己的绝望中

我去的地方我都唱歌

我歌唱那些忧伤的日子

我歌唱那些疲惫的日子

我歌唱那些美好的日子

我歌唱那些最深切的欢乐

我歌唱那些最微小的需要

我歌唱心中的悲伤

我歌唱将至的时光

(他不唱了，开始说道。)

当有一天我终于能

让自己尽情沉醉在别人的歌里

当有一天我终于能

找到可以诉说我生命的语言

那支我们会一起听到的歌

你和我和其他所有的人

(他走到角落里坐下来，吉他搁在腿上。他就这么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来回走了几步。他走到吧台前，把吉他斜靠在吧台上。然后他脱下外套，口袋里的零钱叮当作响。他把外套放在吧台上，然

后又站起来来回走了几步。)

我想事情就是这样

(短暂静场。他冲自己点点头。)

但是一切都有时

就像《圣经》里说的

《圣经》里的

《传道书》说的

一切都有时

一个人

或是一首乐曲

(他走过去把吉他拿起来，弹了一下空弦，然后拧松了一根弦，一边用大拇指校着音。他把这根弦完全松下来，继续校着音。弦打着吉他。)

不我想我不能待在那儿

我想我不能一直站在

我的地铁里

唱着那些老歌

年复一年

我来到这里

(想了想。)

哦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从另外一个国家来到这里

我留了下来

我和一个女人

生活在一起

但是后来

(他笑了。)

她不想再和我有什么关系了

(他又笑了，摇着头。)

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

还有了

一幢小房子

在海岸尽头的

树林边上

但是她不想

再和我有什么关系了

(他摇着头，笑着。)

不想再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开始唱歌，试着去弹吉他，一根弦还松在外面。)

她不想再和我有什么关系了

她说我整天坐在那儿

抱着吉他

我多半会

一事无成

我也就只会整天坐在那儿

抱着吉他

我永远也不会

赚到足够的钱

来养家

(他不弹了，也不唱了。静场。他说。)

她是个老师

(解释道。)

她本来想画画

但那时候一张画也

卖不出去

所以她就开始做老师

赚的不多

但是也够过日子的

(他又开始唱道，有点苦涩地。)

但是也够过日子的

过日子

过日子

她每天都去工作

她每天都

下班回家

我待在家里

和儿子一起

我想我就是抱着吉他坐在那儿

她走了

她来了

她走了

她来了

她每天都

去上班

然后回家
回到我和我的吉他
还有我们的儿子身边
(又开始说道，解释地。)
她不再画画了
画不画也没关系了
(他笑了。)
不我不该这么说
但是她画的画
也不是特别出色
她会画画
她的确会
她在学校学过
在这么遥远的
北方
也就是国内学校的水平
但画得好吗
(他摇摇头。)
她的画很
清晰
但也就这样了
她的画清晰纯粹简单
但是要说艺术
那的确谈不上
(短暂静场。)

说到这个

也从来没有人说过那是艺术

（他笑了笑。静场。他低下头来，又松了松弦，直到弦完全脱离了琴把，在半空晃悠着。）

她以前是个

（纠正自己的说法。）

她现在还是个

失败的艺术

就是这样

但是我想我们也需要

这样的人

（询问地。）

如果有人要成功

那也有人要失败

我想就是这样

也许

也许就是这样

（他开始唱歌，试着去弹吉他，一根弦就这么晃悠着。）

我想就是这样

如果有人要成功

其他人也会努力

但是成功不了

她以前是个失败的艺术

有一天她和我分手了

我卖唱糊口

我是个孤独的人

我是个非常孤独的人

带着吉他

(他不弹了也不唱了。)

但人总有一天会放弃

我想我会

很高兴地放弃

我想我会很高兴地放弃

我想我用不着再留在这里了

(他看着吉他，笑了。)

我宁愿

(突然说不下去了。)

哦我宁愿

怎么样呢

说呀

我宁愿

(他拨了一下另外一根弦，然后开始把这根弦也拧松。有点神秘地说。)

我想我儿子

已经有点为有我这样一个父亲

而感到害臊了

想想看这个父亲就只是站在

地铁里

弹着

他的吉他

(他把那根弦拧得很松，随手拨弄了几下。)

哦我想我必须放弃了

(他把弦松到脱离琴把，也悬在那儿晃悠着。)

我不得不放弃

我想我已经

没用了

而现在我想我不得不放弃了

(他站在那儿看着吉他，试着用只剩四根弦的吉他弹着。开始
唱道。)

我想我不得不放弃

我想我本来就不应该

来到这个国家

在这么遥远的北方

但是我来了你知道

然后我有了儿子

然后我留了下来

而现在我的儿子这么

为我而羞耻

(他不弹了也不唱了。他摇摇头，笑了，说道。)

我是个失败的人

是的的确如此

(他把吉他放下来，走开几步，注视着吉他。他就这么站在那儿
注视着吉他。然后他又走向吉他旁，把它拿起来，弹着那几根空弦，
然后把其中一根弦拧得更松，又弹了几下空弦，最后把那根弦完全从
琴栓上拧了下来。他扯着另外一根弦，扯呀扯呀，直到把它扯断。他

开始笑起来，把吉他靠吧台放好，在方凳上坐下，拿起啤酒，喝了一点。他把头埋在手里，就这么坐着。他抬起头，用抚慰的语气说。）

哦肯定有办法的

我用不着在这个小镇上

留下来

在这么遥远的北方

（静场。）

而上帝

会帮助我的

好吧

（他笑了笑，然后突然走开几步，开始来回踱步。他开始唱道。）

现在我把我谦卑的信任

放在天堂里的上帝身上

如果上帝弃我不顾

那我就

（他突然不唱了。短暂静场。然后他继续唱道。）

我知道在天堂的国度里

有一个堡垒

像太阳那样金光灿灿

那里的人无分贵贱

（他不唱了，大声笑起来。）

很好

是的那绝对不算最糟

好极了

或者

我跟主的关系好的不得了

哦也没那么好不过

我想我

我想我相信我和主的关系

好的不得了

我不知道

(静场。推心置腹地说。)

我经常向主祷告

而我相信我受到了他的恩典

(静场。)

当我站在那儿唱着歌的时候

我想我也相信这是主的安排

(笑起来。)

事情就是

这样

我想我和主的关系

好的不得了

(他走到吧台前，拿起啤酒，喝了一点。他从裤后袋里拿出一个装烟草的盒子，卷了支烟，点着了。)

哦好吧我想我会继续流浪

我想一切都会好的

(他看着吉他。)

我已经努力得太久了

(他掐灭香烟，站起身来，走开几步。他站在那儿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

是的好吧

就这样了

就像老话说的

受够了就是受够了

(他叹了口气。静场。然后他开始来回踱步。他开始唱道。)

我在人世的土地上流浪

寻找着停驻的地方

我在这人世的土地上

在他人的轨迹上流浪

在无数的城镇和地方

我寻找着人们和宁静

我寻找着友谊

住所和休憩

在无数的城镇和地方

现在我疲倦又渴望

一个陌生的地方

在那里我可以

找到内心的宁静

一场可以承受的人生

我移动着我的双脚

我唱着我的歌

我打开我的

心扉

我看到自己的忧伤

我看到你的忧伤

我看到我们不得不远离

去往陌生的地方

我看到我们不得不流浪

去往那永恒的地方

（他停下来不唱了，面带愧色游目四顾。静场。然后他又开始
唱道。）

我的人生是场失败

曾经追求那美好的生活

我的人生是场失败

充满了我奇怪的忧伤

我是一个吉他男

在漫漫

长夜中

受冻歌唱

我是一个男人

而我仅有的一切

都不值得记忆

我行走着停歇着

我站立着注视着

不久我将去流浪

现在我要去流浪

去到另一个地方

在那里你不再需要金钱

我向上帝祷告

知道他会

赐给我永恒的安眠

(他笑起来，摇着头。他继续唱道。)

上帝我在向你祷告

请指引我

指引我去往你的国度

我向你祷告

上帝

请让我在那里停留

在你伟大的恩典中

请让我在那里停留

如此沉重又如此自由

在你冥冥的安排中

请让我在那里停留

就像曾经的我那样

空虚的外表却有着丰盈的内心

请让我化为

空虚

让歌声响起

请让我化为

一个无名的标记

让世人去思索

请让我化为

一首星空的歌

让天使去吟唱

这次请让我安息

请让我再与他们相遇

我的朋友

我走失的小狗

请让我游目四顾

而一无所见

（他停下来不唱了，沮丧地摇摇头。带着讽刺的语气说。）

一无所见

在那蓝蓝的天空上

双脚代替翅膀

（他走过去喝了点酒，拿起吉他，把最后两根弦从琴栓上松掉。琴弦就这么晃着。他把吉他放在吧台上，拿起外套穿上，戴上手套。他提起吉他盒，来回走了几步。他镇定了一下，靠在吉他盒上。）

人生就是这样

（他开始唱道。）

我没有失去什么

我没有得到什么

我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给自己一个未来

但是我就是我自己的夜晚

我想我是一种谁也

听不懂的语言

（他不唱了，摇摇头。）

想想这话说

一种谁也听不懂的语言

（对自己感到气馁。）

为什么有任何人

需要理解

这种语言呢

也许我只能这样

(他叹了口气。)

不

不我想这一切都没什么区别

我想没有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但是钱

今天我肯定挣到钱了

(他把手伸进外套口袋里，把硬币拨弄得叮当作响。)

但是钱不多

对一个要谋生的成年人来说

我只赚了几镑

还有点零钱

(他手里握着几个硬币从口袋里伸出来，扔了几个硬币在地板上。)

一点零钱

都不够买两杯啤酒的

只够买点吃的

(他又往地上扔了几个硬币。)

不我想这样不行

(他跪下来，捡起硬币，又放回口袋里。他抬起头。)

只能这样结束

其他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他冲自己微笑了一下。)

但是也许那些像我一样的人
会继承上帝的国度

(他笑起来，摇摇头。)

我就这么相信吧
很可能不是那些优秀的人
很可能只是像我一样的人
或者也许会
也许不会

(他又笑起来，摇了摇头。他站起来，开始来回踱步。他开始
唱道。)

而我一直在行走
穿过城镇和街道
我注视着人们来来往往
他们总是从我的地铁里
经过

他们来来往往
他们注视着我
他们总是这样走过
他们走着自己的路
他们来来往往
他们总是这样走过
他们

(突然停下来，不唱了。)

他们

（他游目四顾，走过去坐在角落里，把吉他盒夹在两膝之间。静场。他注视着吉他盒。）

我该怎么办呢我真想知道

我现在没有吉他了

所以我想我也

不再需要吉他盒了

（静场。）

可这是一个很好的吉他盒

古老又美丽

也许我应该

（他站起身来，把吉他盒靠墙放好。）

不我不需要它了

（他来回走了几步。）

不我该拿一个吉他盒怎么办呢

我连吉他都没有了

（他笑了。）

一切都有时

吉他盒也是

正是如此

（他走着，缓慢地，摇摇晃晃地穿过房间。他看到地上还有一个硬币，他跪下去把它捡起来，放进外套口袋里。他站起身来，看到杯子里还剩一点啤酒，就走过去把它喝掉了。他笔直地站着，从裤后袋里掏出烟草盒，卷了一根烟，点着，然后缓步而下。幕落。）

一个夏日

A Summer's Day

2000 年“北欧剧协最佳戏剧奖”

(Nordisk Teaterunions Dramatiker

Pris, 2000)

人物

年老女人

年老朋友(女性)

年轻女人

阿瑟

年轻朋友(女性)

(年轻朋友的)丈夫

暗场。灯光起。峡湾边的山上，一幢古老的大房子里，起居室。
一个年老女人站在窗前，注视着窗外。她转身看着另外一个年老女人，她的朋友。朋友这时正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往房间中央（与窗户相反的方向）走了两步。

年老女人

（对朋友说。）

你要走了吗

年老朋友

是啊我想到海边去

散散步

下面海边

感觉真好

而且今天就是这么美好的

一个夏日

而且他还要有一会儿

才来接我呢

他要

到城里办几件事儿

年老女人

我知道

年老朋友

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年老女人

不我想我就待在这儿吧

(短暂静场。她又转身注视着窗外。)

年老朋友

(笑着说。)

你又要

站在那儿望着窗外吗

你就不烦吗

我得承认

每当我在心里想起你的时候

我眼前总是浮现起你站在窗前

看着下面大海的样子

年老女人

是啊我经常这样

年老朋友

真的

这就是我眼前浮现的你的样子

你就不烦吗

年老女人

我倒不这么想

年老朋友

是吗

（短暂静场。）

那

好吧我去散步了

（年老朋友走向台右的门，停下脚步，注视着年老女人。）

我到下面海边去了

今天天气真的很好

年老女人

（看着她的朋友。）

好啊去吧

年老朋友

你不一起来吗

年老女人

不我想不了

年老朋友

哦我知道

你不太喜欢

到下面的海边去

年老女人

是啊

年老朋友

那

好吧我去了

年老女人

好啊

去吧

（年老朋友自台右下。年老女人又一次转身看着窗外。她站在那儿，注视着。静场。）

• II

年老女人

（转身向着台前，往房间中央走了两步。）

每当我站在窗前的时候

（回身向窗户望了一眼。）

我就能看到他出现在我眼前

（短暂静场。）

那天就像今天一样

只不过是秋天

我的朋友来看我

已经是很多年以前了

到现在

可我还是能看到他出现在我眼前

当他向着下面的海边

走去的时候

我看着他向海边走去

也许他回头了

也许还挥了挥手
如果他愿意的话
或者他就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向那儿走着
也许他没有回头
我还是能看到他出现在我眼前
当他向着下面的海边
走去的时候
我还是能看到他出现在我眼前
当他顺着下面的路走上来的时候
也许他会提着一桶鱼
如果他运气好
钓得到鱼的话
要么他就会拎着一一条鳟鱼
或者是三文鱼
然后我会看到他是多么的自豪
(她笑了。)
他就是这样
不过这一切已经是很久以前了
到现在
一切都过去了
现在
(短暂静场。)
而很快一切都将消失不见
很快
一切都会过去

等我不在了一切就都会过去了

他的样子是那么

到现在已经这么久了

都过去了

起初他在这儿

然后突然他就不见了

(她环顾着房间。)

而这就是我们住过的地方

我和他

我们一起住在这儿

(短暂静场。)

我们住在这儿

一起

我们买下了这房子

然后搬出了城

然后我们就在这儿住了下来

我和他

我们两个人

(她微笑了。)

而这房子现在还是

跟当初一模一样

是我让它保持这样的

一切几乎都跟以前一样

(她环顾四周，四处走着，整理着照片和其他的东西。)

哦是啊

(她抬起头来。)

一切几乎都跟以前

一样

因为我不喜欢有太多改变

不过虽然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还是不明白当时他到底

发生了什么

那个秋日

那个我的朋友

来看我的日子

就像今天一样

尽管我想了又想

还是不明白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短暂静场。)

也许可以说这件事一直折磨着我

或者也不能说它一直折磨着我

尽管可能就是这样的

哦我不知道

我想基本上它就是这样存在着

始终在我的生活里

就像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就像一声无人回应的呼唤

因为我们就这样找到了彼此你知道

然后

就像找到彼此一样突如其来毫无预兆地

我们又失去了彼此

可生活就是这样

人就是这样活着

生活

就是这样

（脚步声传来。年老女人注视着一个年轻女人静静地自台右上。

进房间后，她环顾四周，然后四处走动整理照片和其他的东西，就像刚才年老女人做过的那样。年轻女人的行为就好像没有意识到年老女人的存在。与此同时，年老女人站在那里注视着她，温柔地微笑着。然后，年老女人静静地自台左下。与此同时，年轻女人走过去站在窗前向外望着，就像刚才年老女人做过的那样。然后她转过身，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两步。脚步声传来，阿瑟自台右上。年轻女人和阿瑟冲彼此点点头。）

年轻女人

你能来看看可真好

阿瑟

你干吗要这样说

年轻女人

我都不怎么见得到你

阿瑟

我一直在这儿呀

你知道的

年轻女人

哦就算是吧

是啊

(阿瑟注视着她。

静场。

她注视着阿瑟。)

你看上去坐立不安的

出什么事儿了吗

阿瑟

不

(短暂静场。)

不没什么

年轻女人

你不舒服吗

阿瑟

我没事儿

(拉长着声音。)

年轻女人

你有什么心烦的事儿吗

阿瑟

一点儿也没有

年轻女人

你在这儿不开心吗

我们不应该搬到这儿来住吗

你不再喜欢

和我在一起了吗

阿瑟

我当然喜欢了
不是这样的
可是这里太安静了
这里太悠闲了
以至于我在这里待得都
坐立不安了
我想我是可以这么说吧
(他笑了一声。)
哦我不知道

年轻女人

哦这里是有点儿太安静了
这倒是真的
可不这正是我们想要的吗
我们不想再住在
城里了

阿瑟

没错
可有时候这里实在是
太死气沉沉了
一个人也看不见
也没什么车
只是偶尔才有一辆
从下面的路上经过

年轻女人

（笑着说。）

可不这正是我们想要的吗

我们不想再住在城里了

那么多人

那么多车

阿瑟

我知道

年轻女人

而且当初是你

那么热切地

想要搬出城里

阿瑟

你也是

年轻女人

是啊我也是

别误会我的意思

（短暂静场。）

可是现在我们已经

搬出城了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一幢美丽的老房子

就在峡湾边

这就是你曾经那么热切地想要的生活方式

你说过的

好吧现在我们来到这儿了
而你却无论如何
也不开心了
你甚至比以前
更忧伤了
难道在这儿的生活
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阿瑟

不 是一样的
也许
可这里实在是
太死气沉沉了

年轻女人

好吧我感觉得到你有点儿坐立不安
可你就不能
试着开心起来吗
为了我们美丽的房子
为了这儿是如此的宁静
你就不能
平静下来
不要总是
自寻烦恼
你总得
找到能让你放松的东西
我想

阿瑟

是啊

年轻女人

（接着自己的话往下说。）

不管你去了哪里

不管你住在哪里

你总是这样

在城里你不开心

在这里你也不开心

不管你住在哪里

你都不会开心

你会一直想

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你就是这样

阿瑟

也许是吧

（短暂静场。）

可你是开心的

（她点点头。）

好吧那我也是开心的我想

不是为了这个

可我就是觉得坐立不安

或者管它是什么情绪

哦我不知道

年轻女人

我感觉得到
是我
让你厌烦吗
难道你不再
爱我了吗

阿瑟

我当然爱你
不是为了这个
别这么想
你
对我很好
你知道的
(短暂静场。)

年轻女人

可我很不安
我感觉得到你不再觉得
我重要了
每当你这样的時候
我就会觉得
我想
你不喜欢的其实是我

阿瑟

你错了
千万别这么想

年轻女人

哦我知道

可

阿瑟

我想今天

你的朋友要来

她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不是吗

年轻女人

是啊她说过要来

她应该会开车过来

阿瑟

我明白了

年轻女人

(笑了一声。)

你害怕

她来吗

阿瑟

不

(拉长着声音。)

不是

(短暂静场。)

她丈夫

会和她一起来吗

年轻女人

我不知道

不过我想不会

(短促地笑了一声。)

你也

千万别

到了这里

就什么人都躲着不见了

阿瑟

住在这儿

很容易就会变成这样

年轻女人

哦你千万别

(她走到窗前，向外望着。然后转身对他说。)

就算今天天气不太好

不是晴天

可这样的天气

也

不算那么糟

已经入秋了

这就算最好的天气了

阿瑟

(走到窗前，向外望着。)

会有小雨

不是吗

(短暂静场。)

不过这依然是个美丽的秋日

清爽萧瑟

年轻女人

不过会有小雨

阿瑟

是啊我想是的

不过也很难说

也许会有小雨

年轻女人

我想会的

不过我不能肯定

(短暂静场。)

我们出去看看好吗

阿瑟

那也好

年轻女人

(走到台右的门边，转身注视着阿瑟，他还是站在那里，茫然地注视着前方。)

好啊那走吧

别站在那儿想了

阿瑟

(抬起头来。)

好的我来了

(他走到年轻女人身边，他们一起自台右下。与此同时，年老女

人静静地自台左上。她站在那里，目光追随着他们，悲伤地微笑着。然后她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步，看着照片和房间里其他的東西。）

年老女人

（抬起头来，直视前方。）

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但不管怎么我还是记得

（短暂静场。）

那一天

就好像刚刚发生过一样

我还记得

那是个美好的秋日

清爽

而且既不冷也不热

我们出去看看会不会下雨

真的下雨了

不过只有一点儿

然后我们在那儿站了一会儿

在外面的细雨中

然后我们绕着房子散步

看着它

他说房子该油漆了

排水沟也该清理了

就是他通常会说的那些事儿

他就这么说着

我们俩都觉得

这是幢美丽的房子
那么宽敞那么美丽
那么洁白那么美丽
可要是我们不想淋湿的话
我们就得
进屋来了
而且得赶快
所以我们就赶快进来了

（脚步声传来。年老女人走过去站在窗前，向外望着。年轻女人小跑着自台右上，她跑进房间就停了下来，站在那儿看着门。过了一会儿阿瑟走了进来。）

年轻女人

（微笑着对阿瑟说。）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
买了幢好房子
没错
而且位置也很好
就在峡湾旁边
不是吗

阿瑟

是啊这里很好
我们很幸运
要找到这么好的房子
可不容易
而且我们也是花了很长时间

才找到的

年轻女人

是啊我们花了很长时间

阿瑟

而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幢好房子

(短暂静场。)

可我看到了好多本来早就做的事情

这个夏天

我本来早就该做点儿什么的

可现在

年轻女人

(笑着说。)

是啊现在很可能

时间已经有点儿晚了

不过也没什么

好着急的我肯定

(阿瑟走过去在沙发上坐下来。

静场。)

那

今天

你想干点儿什么呢

阿瑟

我想到峡湾上去转转

年轻女人

现在又去

阿瑟

是啊我想是的

年轻女人

你几乎从来不在家

阿瑟

我当然在家

年轻女人

你几乎总是

在海上待着

从来不在家

几乎从来不在

阿瑟

这儿也没什么其他

好做的

除了到峡湾上去

年轻女人

可是你到海上去的时间几乎比

在家的时间还要多

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阿瑟

哦也许看起来是这样

可是我在家里

跟你在一起的时间要多得多

而且

(短暂静场。)

我很喜欢到海上去

年轻女人

我从来就没明白过
待在那片海上
待在一艘小船里
到底有什么好的
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
待在一艘小船里
天哪你能就这么坐在那儿
就在峡湾中央
连续坐上几个小时
一整天
一整个晚上
直到天都黑了
你就这么坐在那儿
就在峡湾中央
在你那艘小船里
这到底
有什么好的
而且外面一定
很冷
很潮湿
至少现在秋天了会是这样的
而且一定也
无聊透了

阿瑟

哦也许是很无聊吧

我不知道

可我喜欢这样

年轻女人

到底这有什么

让你那么喜欢的

阿瑟

我想我也不是很清楚

年轻女人

可你肯定知道

一定是有什么让你这么喜欢

阿瑟

哦

哦我不知道

年轻女人

说呀到底是什么

阿瑟

我不知道

也许我喜欢这样就只是因为

哦我也不是很清楚

年轻女人

你清楚的

阿瑟

哦我想是海浪吧

也许

我想是的

年轻女人

（询问地。）

海浪

阿瑟

是啊

我就是喜欢坐在那儿

感觉着海浪

咆哮着咆哮着

也许

还有我也喜欢

船在水中

上下飘摇着

（他笑了起来。短暂静场。）

还有我喜欢看着大海

还有我也喜欢想着

海底有多么多么的深

你知道这个峡湾是很深的

这个峡湾

是全国

最深的峡湾之一

我坐在峡湾海面上的小船里

海浪在咆哮着

离陆地那么远

船那么小
在我和那片大海之间
在我和那无尽的深渊之间
只有这薄薄的船身
然后船就在水中上下飘摇着
一上一下
而风扯着我的头发
而我只有独自一人
(注视着她。)
因为你很少愿意一起来
所以我就坐在那儿
还有海浪在咆哮着
还有船在水中上下飘摇着
还有时间过去
还有
(短暂静场。)
你有时候也应该
一起来的

年轻女人

不
你知道
我不是很喜欢
到海上去
我会害怕
还会觉得无聊

阿瑟

是啊这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这么觉得的
我一直什么都没说
你就是这样的
我明白

年轻女人

是啊我一直是这样的
我从来就不是很喜欢
到海上去
(短暂静场。)
可是
(注视着他。)
不会是因为她
我的朋友要来了
你今天才
这么急着
要到峡湾上去吧

阿瑟

不
无论怎么样
我也会到峡湾上去的
不过
(笑了一声。)
就像你说的

我已经变得
不想见人了
或者
我本来就是这样的
不过说实话
自从我们搬到这儿来以后
就更不想了

年轻女人

你想到峡湾上去就是为了这个吗
就因为她要来了

阿瑟

不
不只是因为这个
不过也是因为这个
我想到海上去是因为我喜欢到海上去
也是因为你的朋友
就要来了
两个原因都有
我想

年轻女人

（带着点儿询问的语气说。）
可你认识她
比认识我的时间还长吧

阿瑟

这能说明什么呢

年轻女人

哦我不知道

(短暂静场。)

不我从来就不喜欢

到海上去

我会害怕

我会觉得毛骨悚然

我不知道

可

阿瑟

我想也许到海上去

才会觉得安全

是啊安全

也许

正因为是会有点儿

如果不是太过于

危险

不知怎么

反而会觉得安全了

年轻女人

不管怎么说你还可以穿

救生衣

阿瑟

(笑了起来。)

哦这你就算了吧

要是这样我还不如就在岸上待着算了

不是吗

年轻女人

哦我不知道

所以我也不

(短暂静场。)

阿瑟

你朋友要在这儿待多久

年轻女人

只是来看看

几个小时

也许

阿瑟

你知道她什么时候来吗

年轻女人

她说她今天下午来

不过她没说她几点

会来

只是说今天下午

阿瑟

(笑着说。)

哦那我得赶紧走了

年轻女人

可你是认识她的呀

阿瑟

哦

不是因为这个

(短暂静场。)

不过我要加件衣服

出去了

年轻女人

要是你这么想出去

那

我也阻止不了你

阿瑟

没那么危险

我肯定

年轻女人

哦去吧

走吧

(阿瑟自台右下。年轻女人走到窗前，向外望着。她和年老女人肩并肩站着，但并未看到她或是以任何方式与之发生联系。过了一会儿，年老女人往房间中央走了两步，然后站在稍靠台左的地方，面向房间的后墙，注视着年轻女人。此时，年轻女人从窗边走开，站在房间几乎最中心的位置，注视着台右的门。年老女人的目光也转向那扇门。此时阿瑟上，身穿雨衣。)

阿瑟

(对年轻女人说。)

我准备好了

年轻女人

哦如果你这么想
到海上去的话
好吧
可是当然你心里清楚
你几乎从来不在家
是啊我是说真的
你永远都是到外面海上去

阿瑟

我还以为这事儿我们已经说清楚了呢
这儿
也
没什么其他的事好做

年轻女人

哦是啊
你知道当初是你
这么想搬到这儿来
而且你今天早晨已经
出过海了
而且你昨天下午也去过了
你到底怎么了
你好像无法安静下来似的
是啊你最好还是去吧
可我真的觉得你其实可以
在家里多待一些时间的

阿瑟

(走过去在沙发上坐下来，带着点儿轻率无礼的态度说。)

哦好吧

那我就待在家里

年轻女人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想说的话

好吧那你最好还是去吧

我不该阻止你

去吧

求你了

难道你不明白吗

阿瑟

(半真半假地说。)

不我就待在家里吧

就这么定了

年轻女人

不

你最好还是去吧

我不该说什么的

如果你想说的话

那你最好还是

去吧

我不该阻止你

去吧

请你

走吧

阿瑟

（站起身来，脱下雨衣，态度轻率地说。）

不我还是待在家里吧

年轻女人

不快去吧

（静场。）

是的我是说真的

快去吧

（静场。）

可是难道你在这里不开心吗

是我的问题吗

难道你不喜欢

和我在一起吗

到底怎么了

你到底怎么了

你总是这么坐立不安

永远也安静不下来

总是想着到外面的海上去

阿瑟

而你从来也不想和我一起

到海上去

好吧当然了

今天不行

因为你的朋友就要来了
可有些时候你本来可以
和我一起去的
我想

年轻女人

可你知道我不喜欢
到海上去
我会很害怕
船那么小
而且即使我们是在峡湾里
海上有时也会浪很大
你还记得那次吗

阿瑟

当时并不危险

年轻女人

是啊也许是的
可是浪都从船边上打进来了

阿瑟

有那么两次
是的

年轻女人

不我不是太喜欢到海上去

阿瑟

是啊我知道
(静场。)

年轻女人

不过快去吧

请你

阿瑟

（站起身来，又把雨衣穿上。）

好吧那我就去了

年轻女人

好的去吧

（短暂静场。）

你要去很久吗

阿瑟

不会很久

（他冲年轻女人点点头，自台右下。但又返回来，给了她一个拥抱。他再次自台右下。与此同时，年轻女人站在那儿，目光追随着他离去。然后她走过去在他刚才坐过的沙发上坐下来，从地板上捡起一本书，看了两眼。与此同时，年老女人走到窗前，站在那儿向外望着。年轻女人又把书放回地板上，走到窗前，与年老女人并肩站着。但她的行动依然好像年老女人并不存在。然后年轻女人打开了窗户。）

年轻女人

（冲窗外喊着。）

要小心啊

别待太久

阿瑟

（自屋外答道。）

好味

年轻女人

别待太久

阿瑟

不会的

就去一会儿

年轻女人

你要待多久

阿瑟

哦我不会待太久的

我不知道会什么时候回来

不过我不会待太久的

（年轻女人把手臂伸出窗外，挥着手。然后她关上窗，定定地站在那儿向外望着。与此同时，年老女人静静地往房间中央走了几步。）

年老女人

所以我就站在那儿

（回身向年轻女人看了一眼。）

目光追随着他

看着他沿着路边

向大海走去

可他没有回头

突然我觉得有点儿不安

一种奇怪的不安涌了上来

（年轻女人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可我当时以为没什么
以为那突如其来的不安
其实没什么
不重要
只是突然的一种感觉罢了
接着我又觉得我一定得去追他
求他回来
(年轻女人又一次走到窗前，站在那儿向外望着。)
我一定得求他
不要到外面海上去
可接着我又想起我的朋友就要到了
随时都可能到
而她到的时候
我得在家
我想
而且既然我的朋友要来了
既然如此
那也许他还是不在家的好
那我就可以跟我的朋友单独聊聊了
我想
而且这要比他也在这里
要是我能单独和她聊聊
肯定要愉快得多
我想
所以当时我想我的这种不安

多半没什么要紧的
也多半没什么奇怪的
我也用不着心烦
这种不安多半只是
我想象出来的
毫无来由
我想
所以我就走过去
(年轻女人走到沙发前，坐下来，捡起书。)
坐下来想看点儿书
(年轻女人开始看书。)
可这种不安是这么强烈以致于我
看不下去
我定不下心来
(年轻女人又把书放回到地板上。)
所以我就只是坐在那儿直愣愣地瞪着前面
(年轻女人坐在那儿瞪着前面。)
什么也不做
可我还是觉得非常不安
所以我
(年轻女人站起身来，又一次走到窗前，站在那儿向外望着。)
走到窗前
站在那儿这样我的目光就可以追随着远方的他
可我既没看到他也没看到他的船
接着我想哦现在

现在我绝对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
因为我的样子看上去一定像是要发疯了
我想

（年老女人转过身，看着正注视着窗外的年轻女人。然后她又转回身向着前方。）

可他到底是怎么了
我站在那儿想着
因为一定是有什么
他不喜欢的是我吗
我想着
他跟我在一起不开心吗
因为他心里有烦恼
这很明显
他从来都不在家里待着
他总是要到外面海上去
所以一定是有什么
可到底是什么呢
他自己知道是什么吗
他一在屋里就安静不下来
就想到下面的大海上去
永远都是
现在
当我们终于得到这
梦寐以求的房子时
他却突然感到

不安了
一种黑暗
到底是什么我不太明白
他自己也
不太明白
突然淹没了他
当他穿着雨衣
拿着钓鱼竿
走来走去的时候
当他想着本来该把房顶的排水管
换了的时候
或者是想着房子该重新油漆了
想着要顺着梯子爬到房梁上
该有多困难的时候
他走来走去地想着这些事情
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了
我突然意识到
站在那儿看着窗外
看着下面的峡湾
到底是什么让他心烦
可是一定有什么突然淹没了他
这是肯定的
一定是有什么
我就这么站在那儿
感觉着心中巨大的不安

然后我断定没什么
好不安的
因为严格说起来
其实他
只不过是老样子
他一直就是这样
他也没说什么
或者做什么
来告诉我他不再是老样子了
可他有点儿不对劲
一定是有什么
而且我越来越觉得不安了
然后我突然想到
(年轻女人看着台右的门。)
我应该上楼到卧室去
我突然就想到了
接着我上楼到了卧室
(年轻女人自台右下。)
然后
当我到那儿的时候
我看到他把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
它们那么整齐地躺在那儿
我以前很少看到它们这么整齐
然后我拿起一件他的衬衫
看着

闻着

然后我又把它整整齐齐地叠好

放回他原来放的

那堆衣服上

跟其他的衬衫一起

他把衬衫叠得

这么整齐

那一瞬间我觉得无限悲伤

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可我悲伤着

然后我在床上坐下来

我就这么坐在那儿看着他叠好的

一堆堆衣服

然后我想我大概从来也没有

看到我们的卧室这么整齐干净过

一切都好好地放着

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

接着我觉得更加不安了

现在他到底想要怎么样呢

我想

他为什么要把衣服叠得这么整齐呢

我想

而我却感觉到如此无法言说的悲伤

可是接着我又想

他只不过还是老样子罢了
他没有什么不对劲
不他一点儿也没有
什么不对劲
他一直就是
这样的
这些日子
有点儿不安
仅此而已
可他有点儿不对劲
我试着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可我没能
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住在这儿不开心吗
他跟我一起住在这儿不开心吗
他到底是怎么了
可当时是他想搬到这儿来的呀
离开城里
而且一开始的时候一切也都
好好的呀
可是后来
哦是有什么东西把他淹没了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可他越来越经常到峡湾上去了
有的时候他一天要

到峡湾上去好几次

可他总是只在那儿待

一两个小时

然后他就会回家

然后他会在这里待一小会儿

然后他又会说

他要到海上去了

（年老女人走到窗前，注视着窗外。然后她又转身往房间中央走了几步。）

我感觉到如此巨大的不安

如此难以言说的悲伤

以至于我当时就想到海边去找他

（年轻女人上，身穿雨衣。她环顾着房间，然后快步下。）

是啊当时就是这样

然后我走到海边

去找他

然后我站在我们的码头上看着

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大海

海浪拍打着码头

因为现在风已经起来了

而且雨也下得更大了

我站在那儿倾听着

海浪一遍又一遍地拍打着码头

然后我转过身

看到了船屋

然后我走进船屋
然后我看到那里的一切也都整齐干净
然后我从半明半暗的船屋里
走出来
然后我站在码头上放眼看着大海
我一艘船也看不到
然后我想我不能一直就这么站在那儿
因为我的朋友也许已经到了
所以我多半是该回去了
但是我不想回去
我只想站在那儿
我觉得
但是我不得不回去
当然那时也很冷
我冻僵了
而且现在雨下得很大
所以我是该回去了
我想
所以我就回去了
当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意识到风开始
越来越猛烈了
雨也开始越来越大了
我往回走着
试着告诉自己
没有什么好不安的

我想

这一切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我想

他以前那么多次在这样的天气里

到海上去

我想

所以我来回走着

当我快走到房子的时候

我们那幢洁白美丽的房子

我看到我的朋友

站在房前的院子里

原来她已经到了

我冲她喊着

挥着手

她也冲我喊着

挥着手

然后她问我去哪儿了

然后我说我只是出去散了一小会儿步

然后她说我回来了太好了

因为她现在都快冻死了

她说

又是雨又是风

她已经淋得湿透了

她说

所以我们就进房子来了

（年老女人目光转向台右的门。年轻女人上，头发有点儿湿漉漉的。接着年轻朋友上，她的头发也湿了。两个女郎注视着彼此，抖抖身上的水珠。与此同时，年老女人快步自台左下。年轻朋友走到沙发前坐下来。年轻女人走到窗前，站在那儿向外望着。）

年轻朋友

（转身看着年轻女人。）

你们的房子真不错

年轻女人

（转身对年轻朋友说。）

是啊不错

年轻朋友

你们真幸运

能找到这样的房子

年轻女人

是啊我们也这么想

不过到这儿来

看看景色

（年轻朋友站起身来，向年轻女人走去。他们肩并肩地站在那儿，注视着窗外。）

年轻朋友

（看着年轻女人。）

真的很不错

即使现在雨下得这么大

还是能看到远处的峡湾

那么远的地方

我想我看到海浪里

漂着一艘小船

年轻女人

（看着年轻朋友。）

那可能是阿瑟

年轻朋友

（有点儿惊讶。）

这么说你们有艘船

年轻女人

（朝沙发走去。）

是啊而且阿瑟

（她笑了一声。）

几乎总是

在海上

年轻朋友

（跟她一起走过来。她们坐了下来。）

我以前不知道

他原来对这些事

这么感兴趣

年轻女人

（笑了一声。）

是啊

我也不知道

他

是不是对这些事感兴趣

不过反正现在
他经常待在上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年轻朋友

不管什么天气

年轻女人

是啊
几乎不管什么天气
今天
哦他早晨已经出过海了
现在他又出去了
昨天下午他也出过海

年轻朋友

应该不会太好玩吧
在这样的天气里
不过他的船大吗
(年轻女人摇摇头。
询问地说。)
只是一艘用浆划的小船吗

年轻女人

是啊
一艘旧的木船

年轻朋友

哦这种天气
出海

可不太好
雨正下着
风正吹着
而且

年轻女人

是啊

哦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总是想到海上去
无论如何他也不愿意
留在家里

（笑了一声。）

他几乎总是
在外面海上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也许他不愿意
跟我在一起
不管怎么说我是这么想的

年轻朋友

不我肯定他是想跟你在一起的
不过我猜他大概只是
喜欢到海上去
他以前在城里
住了这么多年
所以现在他大概喜欢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哦

他是在峡湾边长大的你知道

年轻女人

可他是这么的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轻朋友

是出什么事了吗

年轻女人

哦我不知道

可他看上去好像无法平静下来

只在家里待上一小会儿

然后他就会坐立不安

年轻朋友

你是在替他担心吗

你听上去很

年轻女人

（打断她的话。）

不也不只是

为了这个

可是

哦也许是我的问题

是他跟我在一起不再觉得

开心了

年轻朋友

绝对不会

不是这样的

年轻女人

是他厌倦了

跟我在一起

因为当我们住在城里的时候

他想搬出城来

然后当我们搬出来了

找到了一所好房子

他却在这里也

不能找到平静

这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轻朋友

嗯

年轻女人

不我真的不明白

年轻朋友

可他是一直

都是这个样子的吗

我的意思是说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轻女人

（询问地说。）

一直

年轻朋友

哦我的意思是说
我记得他总是
独自坐在那儿
不知怎么
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年轻女人

哦你认识他的时间比我长

年轻朋友

是啊
他总是坐在那儿
在他自己的世界里
(她笑了起来。)

年轻女人

哦这都是你的错你知道
是你
把我们撮合到一起的
是啊你可真该良心不安呢
(笑了起来。)
不过不管怎么说
他就这么坐在那儿
不知怎么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就是你记得他的样子

年轻朋友

是啊差不多

年轻女人

（笑着说。）

是啊他经常这样

总跟人有点儿

疏离

这一定跟他的童年

有关

年轻朋友

是啊一般都是这样

年轻女人

可这还是

年轻朋友

因为他和他母亲

哦他们的关系

不是很亲密

年轻女人

他是在

外祖父母家里长大的

年轻朋友

我知道

在他那个信教非常虔诚的外祖母家里

不过我想他们相处得很好

他和他的外祖母

你见过她吗

年轻女人

不她死了

她几年前死了

他的外祖父也死了

年轻朋友

他不是因为我要来了

才到峡湾上去的吧

我希望

年轻女人

大概也有一点儿是因为

这个原因吧

也许

可他不管怎么说

都是要到海上去的

所以

年轻朋友

（笑着说。）

大概也是因为

我要来了

我很了解他

年轻女人

他就是这样

我真的搞不懂他

年轻女人

是啊

哦他只是害羞

有点儿拿不准

觉得自己没什么特别的

觉得自己会讨人厌

年轻女人

是这样没错

年轻朋友

他这样真是有点儿可惜

年轻女人

是啊

年轻朋友

你见过她母亲吗

年轻女人

不从来没有

他跟她几乎没什么联系

几年前

哦已经是很久以前了

我都不记得是多久以前了

他去看过她

然后她打过一两次电话

就这么多

他们彼此几乎

没什么联系

这真有点儿叫人伤心
她毕竟是他的母亲
不管怎么说
我不知道他们最后一次
见面的时候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他是在她外祖父母的家里长大的
在他妈妈父母的家里

年轻朋友

那他父亲呢

年轻女人

（推心置腹地说。）

他从来就没见过他父亲

年轻朋友

从来没有

年轻女人

没有

年轻朋友

关于他父亲他什么也不知道

年轻女人

（摇摇头。）

不过他说过

（笑了起来。）

不什么也不知道

年轻朋友

关于他父亲他什么也不知道

年轻女人

不

什么也不知道

我想

他母亲什么也不告诉他

或者是她也什么都不知道

不管怎么说肯定知道得很少

也许她甚至不知道

谁是他父亲

年轻朋友

哦这种事儿也难免

有时候

(她笑了起来。)

不过应该也没这么糟

年轻女人

我想是因为他是在

他外祖父母的家里长大的

在峡湾边

所以他现在才这么想住在峡湾边

年轻朋友

很可能是这个原因

(短暂静场。)

不过你过得怎么样

年轻女人

我过得很好

我很好

可我有点儿担心

除此之外都很好

你呢

年轻朋友

哦我也

一切都很好

我们过得很好

我丈夫

和我

年轻女人

是他开车送你过来的吗

年轻朋友

(点点头。)

而且等会儿他还要上来

来接我

再过两个小时

他开车到城里去了

去办点儿事儿

年轻女人

我明白了

(短暂静场。)

可我一定得带你看看房子

年轻朋友

是啊你一定得带我看看

（她们站起身来，往房间中央走了几步。）

年轻女人

哦我们可以先看阁楼

（她们自台右下。与此同时，年老女人自台左上。她走到房间中央，站定。）

年老女人

然后当然我就

（看向台右的门。）

带着我的朋友在房子里

转悠着

我们买下的

这幢美丽的老房子

可整个过程中我一直都觉得

非常不安

然后当我们走到卧室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衣服

这么整齐可爱地堆放在那里

我的心中再次充满了悲伤

这沉重而永无休止的悲伤

我的朋友一定是注意到了

因为她问我怎么了

然后我说没什么

然后我们一个房间接一个房间地走着

然后她说我们真是找到了一幢好房子
一幢美丽的老房子
而当我们这么走着的时候
我感觉到那种不安越来越强烈
我内心深深地感觉到我必须到海边去
然后我告诉了我的朋友
说我想到海边去
我说我可以带她看看船屋
当时跟房子一起买的
我说我可以带她看看我们的码头
一开始她不是很想去
说雨下得太大了
风吹得太猛了
天都开始黑下来了
可我拿出了雨具
然后我们向着船屋走去
向着码头走去
然后我们就站在码头上
放眼望着峡湾
望着大雨和海浪
海浪一遍又一遍地咆哮着
可我们在峡湾上一艘船也看不到
那里只有海浪在一遍又一遍地
拍打着
而我们就这样站在雨中

在雨中

在风中

然后我的朋友问道

我们是不是可以回房子里去了

实在是太冷了

她说

而即使我不愿意回家

当她想回家的时候

我也不能说我们就这样站在那儿吧

所以我们就走了回来

而当我们往回走着的时候我注意到天已经开始

有点儿黑下来了

我们走了回来

回到了房子里

（年轻女人和年轻朋友自台右上。）

我们一进门

我就感到内心充满了巨大的不安

我很快地走到窗前

（年轻女人快步走到窗前，站在那儿向外望着。）

年轻朋友

（停下脚步注视着年轻女人。）

你怎么了

年轻女人

（转身对她说。）

没什么

(短暂静场。)

嗯

我想他真的

出去得太久了

而且天气

又变得这么糟糕

(短暂静场。)

天黑下来了

他一定很快就要回来了

年轻朋友

是啊他很可能就要回来了

好了

不要再

不安了

很可能只是钓鱼的收获太丰富了

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了

年轻女人

可我是这么不安

天黑下来了

你看

(她指着窗户。)

而且还在下雨

风又这么大

他一定很快就要回来了

最近这段日子

他一直这么奇怪

我恐怕

年轻朋友

我看得出来

你一定是担心了

不别再不安了

请你

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了

年轻女人

是啊也许没什么事儿

(她们走到沙发前坐下来。她们注视着彼此。)

年轻朋友

很可能什么事儿也没有

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年轻女人

可天很快就要黑了

而且风又吹得这么猛

年轻朋友

现在他也

可能很快就要来了

我的丈夫

年轻女人

(害怕了，点点头。)

那

你要走了吗

年轻朋友

我们可以等一会儿

等他回家

如果你想的话

(笑了一声。)

可他不想见人

所以也许我们

最好还是走吧

年轻女人

不你们一定要等一会儿

你们千万别走

不要走

(年老女人静静地向台左走去，但是停下了脚步。)

年轻朋友

哦你知道

我们可以等

如果你想的话

我们也没什么急事儿

(脚步声传来。)

也许他现在就回来了

你听到了吗

(年轻女人点点头。)

有人来了

年轻女人

是啊

(门上响起了敲门声。

失望地说。)

有人在敲门

所以应该是你的

丈夫来了

我肯定

(年轻朋友点点头。)

你要去开门吗

年轻朋友

是啊肯定是

他来了

(注视着年轻女人。)

如果

那不是阿瑟故意捣乱

来敲门的话

(门上又响起了敲门声。)

年轻女人

去开门吧

请你

(年轻朋友站起身来走了出去。年老女人和年轻女人注视着彼此，仿佛她们虽然不能看见对方却意识到了彼此的存在。然后年老女人自台左下。年轻女人走到窗前，站在那儿注视着窗外。然后年轻朋友上。)

年轻朋友

是他

（年轻女人带着询问的神色看着她。）

是的是我丈夫

（年轻女人点点头。然后丈夫自台右上，他对年轻女人微笑着说。）

丈夫

哦好久不见

有一年了吧

年轻女人

（向他走过去。）

是啊好久不见

有好几年了

我想

丈夫

呃自从你跟阿瑟

在一起

（短暂静场。）

搬到这儿来住以后

我们就很少见到你了

你在这儿过得开心吗

（年轻女人点点头。）

是啊我看到你们给自己找到了一幢

美极了的房子

宽敞洁白美丽

不错

你们也有船吗

年轻朋友

(插进来说。)

是啊他们有一艘船

还有一个船屋

他们甚至还有

自己的码头

丈夫

哦那他们一定是

很有钱

年轻女人

可是这儿

不算贵

这儿什么都比较便宜

丈夫

是啊这儿不是很

市中心

可住在这儿不会觉得无聊吗

当然肯定是很好

这没什么可说的

不过

哦

这里实在是太安静了

我得说

年轻女人

一切都很好

丈夫

那当然

(短暂静场。)

他在哪儿

你的那位丈夫

年轻女人

他到峡湾上去了

丈夫

(惊讶地说。)

现在

可是天都黑了

而且还在下雨

又刮着风

年轻朋友

(插进来说。)

哦他非常喜欢

到峡湾上去我想

几乎

总是在那儿待着

不是吗

(她看着年轻女人。)

年轻女人

是啊他是这样的

他

(紧张地笑了起来。)

待在那儿的时间几乎比在家里
还要多

丈夫

那

他一定有艘好船了

有船灯的

如果是叫这名字的话

也许是叫航灯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可从来就算不上是个水手

年轻朋友

的确如此

是啊

年轻女人

他管自己叫水手

我是个水手

他说

丈夫

那他的船一定很大喽

年轻女人

不大

丈夫

不大

年轻女人

不只是一艘小木船

一艘用桨划的船

年轻朋友

（看着年轻女人说。）

现在

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了

丈夫

但是舷外发动机

他总有吧

年轻女人

是啊

丈夫

没有船灯

像现在天这么黑

（他摇了摇头。）

年轻女人

我不知道

丈夫

可你不替他担心吗

毕竟在下雨

风又这么猛

天也黑下来了

这可是深秋的黑夜

不是夏日明亮的傍晚

风平浪静

（长长的静场。年轻女人走到沙发前坐了下来。年轻朋友和丈夫看看彼此。年轻朋友走过去在年轻女人身边坐下来。）

年轻朋友

（抚慰地看着她说。）

现在他一定

很快就会回来的

毕竟他只能回来

夜深了

他也不能一直留在海上

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的

（年轻女人点点头。）

是啊肯定是这样

现在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丈夫走到窗前，向外望着。）

别害怕

现在

我们很快就会见到他了

一定的

他经常乘船出海的

所以他不会

有什么事儿的

绝对不会

年轻女人

是啊

可是

年轻朋友

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知道

(丈夫走过来，站在沙发旁。年轻朋友注视着他说。)

对吗

丈夫

哦我得说

这时候出海可

不太好

天这么黑

暴风雨这么猛烈

而且现在外面也

很冷

我都淋湿了

(用手摸着有点儿湿漉漉的头发。)

而且冷得要命

就那么从车走到房子的一会儿功夫

真他妈的

冷得叫人发抖

哦

(短暂静场。看看表，然后看着年轻朋友说。)

不过时候不早了

也许我们该走了

(他看着年轻女人说。)

呃你知道我们也住得离市中心

很远

为了找到能住得起的房子

我们得

离城很远

年轻女人

当然

丈夫

生活就是

这样

（看着年轻朋友，带着点儿询问的语气说。）

那

年轻朋友

哦我们还可以再待一会儿

（年轻女人看着年轻朋友。）

丈夫

好吧不管怎么说

再待一会儿

（年轻朋友低着头坐在那儿。与此同时，丈夫走到窗前，站在那儿注视着窗外。静场。年老女人自台左上，站在丈夫身旁，也注视着窗外。但他既未看到她，也未意识到她的存在。）

年轻朋友

（突然抬起头，对年轻女人说。）

也许

年轻女人

（害怕地说。）

什么

年轻朋友

嗯

（短暂静场。）

我的意思是说

可他平时会在这样的暴风雨里

在外面待这么长时间吗

（年轻女人摇摇头。）

他不会

（她又摇摇头。）

不会

（静场。年老女人往房间中央走去。与此同时，丈夫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而另外两个女人也几乎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然后年老女人停下脚步，注视着沙发上的两个女人，温柔地微笑着。随后她注视着丈夫。然后低下头，又再次小心翼翼地抬起头。）

可是

（短暂静场。）

也许我们应该

（年轻朋友看着丈夫。）

毕竟可能会

（然后看着年轻女人。）

也许我们该去找找他

（丈夫转身看着年轻朋友。与此同时，年轻女人和年老女人都低

下了头。)

丈夫

(有点儿惊讶地说。)

好吧

年轻朋友

(看着年轻女人说。)

你说呢

(年轻女人只是看着她。)

年轻朋友转身向丈夫说。)

我觉得有可能

(他点点头。)

也许你可以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丈夫

可是上哪儿找呢

年轻朋友

你就往下面那条路走就行了

我们已经去过了

然后

(看看低头坐在那里的年轻女人。)

哦然后向右转

(看看年轻女人，可是她一动不动。)

然后在第一个路口向右转

走到海边

那儿有个船屋

一个码头

(他点点头，但是站着没动。)

你会看到的

丈夫

好的

可是

年轻朋友

我就待在这儿

丈夫

是啊那当然

年轻朋友

穿件雨衣

年轻女人

(看着他说。)

你可以穿

我的雨衣

就挂在门厅里

(他点点头，自台右下。静场。年轻朋友站起身来，走到窗前。

年轻女人也站起身来，往房间中央走了两步。这样她，年轻朋友，和年老女人之间的角度就构成了一个三角形。她们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年轻女人走到窗前，站在年轻朋友身旁。)

年轻朋友

(直直地看着前面说。)

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很快

年轻女人

是啊

(静场。)

年老女人

(注视着她们两人，然后转身向前说。)

而我就这么站在那儿

(看看年轻女人，然后又转身向前。)

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空虚

(用手捂着肚子。)

我觉得自己变得空虚

就像雨和黑暗

就像风和树木

就像远处的大海

现在我不再觉得不安了

现在我觉得空虚而又冷静

现在我是一片黑暗

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现在我什么也不是

而与此同时我又觉得

哦不知怎么我好像在向外发着光

从我的内心深处

从那空虚的黑暗中

我感觉到那空虚的黑暗静默地

向外发着光

毫无意义

不发一言

黑暗从我的内心向外发着光

而我就这么站在那儿

在窗前

而我的朋友就站在我身边

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只是站在那儿

无能为力

而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可我却并没有注意到

我就这么站在那儿看着窗外的黑暗和雨

然后

（年轻朋友走到沙发前坐了下来。）

我的朋友走过去坐了下来

可我还是一直站着

我看着窗外的

风和雨和黑暗

我觉得黑暗就是我的面容

我不知道自己在那儿站了多久

可我就这么站在那儿看着窗外空虚的黑暗

看着雨

我觉得自己和黑暗难分难舍

然后

（年轻女人打开了窗。）

我打开了窗

然后我听到了风声和雨声
如此的清晰
然后我感觉到了黑暗
如此的清晰
然后我听到了海浪
听到海浪在咆哮着
海浪在一遍又一遍地咆哮着
而我就这么站在那儿
听着海浪一遍又一遍地咆哮
我感到海浪是怎样地
穿透雨和黑暗咆哮着
此刻我就是海浪
此刻我将成为海浪
我将永远成为海浪
此刻我就在发光的黑暗中
在咆哮的海浪中
我就这么站在那儿感觉着
然后听到我的朋友说
一定别再站在那儿冻着
一定要过来坐下
一定要把窗子关上
实在是太冷了
她说

年轻朋友

(站起身来。)

你这样会冷的

我也

有点儿冷

（她笑了一声。）

年老女人

然后我转身看着我的朋友

（年轻女人转身看着年轻朋友。）

我问她是不是想让我

把窗子关上

年轻女人

你想让我把窗子关上吗

年轻朋友

是有点儿冷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那

年轻女人

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把它关上

年老朋友

所以我就关上了窗子

（年轻女人关上了窗子。）

然后我继续站在那儿

站在黑色的窗玻璃前

看着外面的黑暗

听着雨声

听着海浪声

年轻朋友

（对年轻女人说。）

他也去了很久了

也许我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轻女人

你想去找他吗

我看

你还是去吧

年轻朋友

是啊我想我要去

年轻女人

好的去吧

请你

年老女人

然后她就去了

（年轻朋友自台右下。）

而我继续在窗前站着

当她走了以后

（年轻女人又把窗户打开了。）

我又把窗户打开了

我继续站在那儿

听着海浪声

我听到海浪一遍又一遍地咆哮着

我听到海浪一遍又一遍地拍打着

海浪在拍打着什么
我现在可以感觉到了
是我自己
那将永远是我自己
我不知道自己在那儿站了多久
但我就这么站在那儿
我站着站着
感觉到此刻我是如此的空虚
此刻我是如此的空虚
就像海浪
和黑暗
我就这么站在那儿
然后我听到了脚步声
然后我看到我的朋友
走了进来
(年轻朋友自台右上。)

年轻朋友

(看着年轻女人。)
不我们没有找到他
可是也没有船停泊在
你们的码头上
所以他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轻女人

(看着她。)

是啊他很可能
还是
在海上

年轻朋友

而且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丈夫上。)

丈夫

(对年轻女人说。)
哦我找不到他
我们沿着那条路走
往峡湾上望着
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可是天毕竟太黑了
所以找不到也没什么奇怪的
可是我也什么都
没听到
没有舷外发动机的声音
不管怎么说

年轻朋友

所以也许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丈夫

哦我们商量过了
也许

也许该

(短暂静场。)

嗯报告

我不知道

毕竟天已经

很晚了

又这么黑

浪又这么大

这实在不是

乘船出海的好天气

更何况是一艘小船

(短暂静场。)

船上的人

可能

哦我不知道

(年轻朋友点点头。)

我的意思是说

这只是为了安全起见

当然

可能什么事儿也没有

我想

不过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轻朋友

(看着年轻女人。)

是啊我想最好是

不管怎么说

可能什么事儿也

不过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看看手表。)

时间也

太晚了

你觉得呢

(看着年轻女人，而她依然站在那儿注视着打开的窗外。)

你会冷的

你就站在风口上

(年轻朋友走过去把窗关上，然后搂着年轻女人，把她带到沙发前，让她坐下，然后在她身边坐下来。)

丈夫

那我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看着年轻朋友。)

年轻朋友

是啊我想应该这么做

(看着年轻女人。)

你觉得呢

(她没有反应。然后年轻朋友看着丈夫说。)

好的去吧

(短暂静场。)

门厅里有个电话

去打吧

去吧

(他点点头，自台右下。静场。她看着年轻女人说。)

当然可能什么事儿也没有

不过反正这么做也没什么坏处

也许他的发动机坏了

他又没有船桨

可能很麻烦

年轻女人

(点点头。)

是啊

年轻朋友

可能

什么事儿也没有

也许他就喜欢

在坏天气里到海上去

也许我们不该打电话

年轻女人

我不知道

年轻朋友

肯定什么事儿也没有

不过还是要以防万一

年轻女人

是啊

(静场。丈夫上，看着坐在沙发上的两人。)

丈夫

他们会来的

他们有艘船

不过

(看着年轻女人。)

他们想先跟你谈谈

了解点儿情况

他们正在电话上等着

(她没有反应。)

在门厅里

他们在等着你呢

年轻朋友

(对年轻女人说。)

你一定得

(年轻女人站起身来，走进门厅。丈夫和年轻朋友看着彼此。)

丈夫

(摇摇头，叹了口气。然后压低声音说。)

你怎么想

年轻朋友

(也压低声音说。)

哦不管怎么说

事情是很奇怪

而且她

(冲门厅的方向点点头。)

什么也不说
她就这么坐着
就这么在窗前
站着
窗户开着
向外望着

丈夫

哦我不知道
(短暂静场。)
而且当然我们也不能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轻朋友

不我们现在不能走

丈夫

可我明天一早
还要上班

年轻朋友

你可以走
我得留下
我现在不能走
绝对不能

丈夫

那我也
再留一会儿吧
(看看手表。)

可是现在都
半夜了
我可以明天天亮再走
我不知道

（长长的静场。年轻女人上，她走到窗前，打开窗，站在那儿向外望着。年轻朋友和丈夫看看彼此。静场。）

年轻朋友

（站起身来，往房间中央走了两步。
对年轻女人说。）
他们说什么
（静场。）

丈夫

（打断她的话。
对年轻朋友说。）
他们会开船出去
找他

年轻女人

（依然站在那儿看着窗外。）
是的

年轻朋友

（对年轻女人说。）
那太好了
可能什么事儿也没有
不过要是出事儿了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对丈夫说。)

他的发动机可能坏了

丈夫

是啊

年轻女人

(转身看着他们。)

我们就不能出去吗

到那条路上去

他们肯定很快就会开船过来了

我们得去找他们

年轻朋友

好吧

(有点儿拖着声音说。)

丈夫

是啊我们去吧

(年轻女人自台右下。)

年轻朋友

(压低声音对丈夫说。)

我们一定得跟着她

(他点点头。他们随她自台右下。)

年老女人

(目光追随着他们，在屋里来回走了两步。)

所以我们就去了

然后

(短暂静场。)

环顾四周。)
我们走到
外面的雨中
和风中
到那条路上
我们沿着路走着
往峡湾上望着
可是什么也没看到
我们走着
等待着
继续走着
谁也不说话
可是接着我们听到有船来了
接着我们看到了船灯
那些巨大的船灯扫射着海面
大片大片地
可是灯光离岸边却不远
灯光大片大片地
扫射着
灯光的黄色撕裂了
黑暗的黑色
还有大雨
我们看到那些黄色的灯光
在海浪中间
在离岸边不远的地方

一路扫射着
然后我们看到灯光
往峡湾的深处扫去
然后灯光沿着峡湾深处的水面
扫射着
还有海浪一直在
咆哮着咆哮着
海浪咆哮着咆哮着
还有风在不停地吹着
还有雨在下啊下啊
还有远处那些黄色的灯光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
还有那艘船的声音
然后还有远处一个声音在喊着
什么叫人无论如何也听不懂的事情
然后灯光们安静了
静静地发着黄色的光
在所有那些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间
然后灯光又在峡湾的深处开始移动起来了
现在灯光在移动着
然后又停下了
我们也停下了
然后灯光又移动起来了
我们也沿着路走着
而雨在下啊下啊

我们谁也不说话
我们看到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的
黄色灯光
灯光在移动着
它们一直在移动着
然后灯光又一次穿过整个峡湾
向我们的方向扫过来
停下了
然后我们看到灯光里有什么东西
一个灰色的东西
几乎有点儿像淡紫色
就在那儿
在灯光中间
我想那是一艘船
就在那灯光中间
我看不太清楚
可是我觉得那就是一艘船

（电话响了起来，但年老女人没有显示出听到电话铃声的迹象。

她等待着，直到电话不再响了，接着说道。）

然后灯光继续
在峡湾的
海浪中间扫射着
然后我的朋友问
我们是不是可以回房子里去了
她实在是太冷了

她说

我说那她一定得回去

我想留下来

我说

然后她的丈夫说

那她一定得上去

而他可以陪我

留下来

他说

可是她说她不愿意一个人上去把我留下来

所以我们就留了下来

我们留了下来

在雨中

在风中

我们留了下来看着黄色的灯光

在黑暗的波涛中

扫射着

接着我们看到灯光转了过来

接着我们看到

（电话又响了起来，可是她依然没有流露出听到电话铃声的迹象，只是等着它响完。）

是啊我们看到灯光继续向峡湾的深处扫射着

那么深那么深的峡湾深处

直到我们完全看不到灯光了

我们留在那儿

然后我的朋友说
我们现在一定得上去了
现在我们不能再留在这儿了
所以我们走上山坡
她一直挽着我的手
她的丈夫在我们前面一点儿走着
而我们谁也

（电话又一次响了起来，这次时间很短。她依然没有流露出听到电话铃声的迹象。）

谁也
不说话
我们走向房子
我们进了门
我进了

（年轻女人自台右上，全身都湿透了。）

门

（年轻朋友和丈夫随后上，也湿透了。）

而我已经彻底茫然了我想
因为此刻什么都不存在了
此刻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轻女人走过去站在窗前，向外望着。年老女人走到过去站在窗户的左边，她低下了头。）

年轻朋友

（看着窗户说。）

窗户一直开着
这屋子里可真冷

丈夫

是啊真冷

（他走过去把窗子关上。年轻朋友拉起年轻女人的手臂，把她带到沙发前。她们两人都坐下了。电话响了起来。）

年轻朋友

（吓了一跳，对年轻女人说。）

你一定得去接

（她坐着没动。）

你一定得去接

可能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短暂静场。）

丈夫

我去接吧

（他匆匆自台右下。电话不响了。静场。年轻朋友和年轻女人都低头坐在那里。他重新上。）

他们找到了一艘木船

一艘手划的船

带着舷外发动机的

船上没有人

在离岸不远的地方

漂着

船上没有人

他们猜测会不会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轻朋友

(注视着他。)

我明白了

一艘木船

(丈夫再次下。静场。他又一次上，低头站在那儿。长长的静场。灯光渐暗的同时，年老女人走过来，站在沙发旁，注视着坐在那里的年轻女人和年轻朋友。然后她注视着丈夫，给了他个手势让他离开。他自台右下。然后她注视着年轻朋友，她也站了起来。年老女人也向她打手势让她离开，她便随丈夫下。然后年老女人走到沙发前坐了下来。她和年轻女人坐在那儿，就这么久久地凝视着彼此。然后年轻女人站起身来，也自台右下。

年老女人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打开了窗。然后她转过身，环顾了一下房间，开始把照片和其他的东西都收起来。她往旁边走了两步，看着自己收起来的東西。然后她又一次走到窗前，站在那儿向外望着。)

III

(脚步声传来。年老朋友自台右的门上，先看了看站在窗前的年老女人，然后看了看她收起来的東西。)

年老朋友

(有点儿惊讶地说。)

你是要把东西
都收起来吗

年老女人

（看着她说。）

是啊我想是的

只是收起来而已没什么特别的

（她笑了一声。）

年老朋友

今天海边可真美

年老女人

一定很美

年老朋友

（看看手表。）

可他现在应该快来了

年老女人

是啊应该是的

年老朋友

其实他现在这时候应该已经到了

（短暂静场。）

年老女人

他到镇上去

办事儿了

我知道

年老朋友

是啊

(短暂静场。笑了一声。)

一般都是这样
每次我来看你的时候
他就开车送我过来
然后等他在镇上
办完
该办的事儿以后
再来接我

年老女人

我的意思是说
你没想到要
搬回镇上去住吗

年老朋友

没有
我们很开心
当然我们住的地方只是个小村子
可是我们过得很好
我们已经在那儿自己买了块地
自己造了幢房子
按我们自己想要的样子
哦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可是你一直一个人
住在这儿

年老女人

哦我自己也

不大明白

年老朋友

在这么老的一幢房子里

年老女人

是啊很老

而且冬天的时候会很冷

不过到最冷的时候

我就在起居室里待着

睡觉也在这儿

在壁炉里生个火

有时候实在是太冷了

我只好上好闹钟

半夜里再起来生一次火

年老朋友

你没想过再搬回镇上住吗

年老女人

哦是啊经常想

(短暂静场。)

我几乎总是在想

现在我一定得离开这儿

年老朋友

可你没走

年老女人

没有

所以

哦我已经在这儿住了很久了

那么多的回忆

年老朋友

（低下了头。）

是啊

（短暂静场。）

可你为什么要把东西收起来呢

年老女人

我不知道

（短暂静场。）

不我想我会继续住在这儿

（短暂静场。）

年老朋友

可你不孤单吗

年老女人

是啊有时候会很孤单

年老朋友

而且无聊

年老女人

是啊有时候

也会

无聊

不过大部分时候还好

年老朋友

你应该有个男人

年老女人

不用

年老朋友

（低下了头。）

是啊你一个人过得很好

你说过

年老女人

是的

年老朋友

那可真是

太好了

年老女人

所以大部分时候都

还好

年老朋友

当然

（静场。）

年老朋友看看手表。）

哦他现在应该到了

（她走到窗前，向外望着。然后看着年老女人说。）

我觉得有点儿冷

可以把窗关上吗

年老女人

好啊关上吧

年老朋友

好

(她关上了窗子，又向窗外望了一会儿，然后看着年老女人说。)

可那应该是他来了我想

是的

我答应过要下去接他的

我

哦

(短暂静场。)

我想

是啊他应该很快就来了

我想我该下去接他了

年老女人

当然

年老朋友

我想我该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我们保持联系

(年老朋友走向台右。年老女人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站在那儿向外望着。年老朋友停下脚步，注视着她。)

天哪你怎么又站在那儿了

年老女人

(看着她。)

哦亲爱的我就是这样啊

(笑了起来。)

哦我也不是刻意想这样做

可是不知不觉就这样做了

年老朋友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年老女人

好的谢谢你来看我

年老朋友

别在窗前

站得太久

（她笑了。年老女人摇摇头。年老朋友自台右下。年老女人依旧站在窗前向外望着。然后她打开了窗。长长的静场。灯灭。暗场。）

2009年12月，暖冬，上海

2014年7月，出梅，上海

2014年9月，夏末，上海

死亡变奏曲

Deathvariations

2002 年“北欧国家戏剧奖”

(Skandinavisk Nationalteaterpris,

2002)

人物

年老女人

年老男人

年轻女人

年轻男人

朋友

女儿

年老女人

(自言自语地说。)

仿佛一如既往

又仿佛从未发生

仿佛不为人知

又仿佛从未被

遗忘

这场生命

有种别样的宁静

是此生从不曾有

年老男人

(注视着她，询问地说。)

此生从不曾有

年老女人

(仿佛他不在场一般继续说道。)

这生命瞬间绽放

(短暂静场。)

但随之却深深地

深深地

陷入

黑夜

年老男人

你在说什么

年老女人

（仿佛他不在场一般继续说道。）

陷入黑夜

陷入接近透明的无限

戛然而止

这令你覺得

你明白了

世间所有需要明了的一切

年老男人

（询问地说。）

你明白了

年老女人

（注视着他。）

是啊你明白了

（她走开两步，注视着他。）

这太可怕了

我不明白

（他点点头。）

她竟然会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老男人

（听天由命地摇摇头。）

是啊

（短暂静场。）

我不明白

年老女人

我们本来该做点儿什么的

早就应该去做

年老男人

是啊

（静场。）

年老女人

（绝望地说。）

我们一定得做点儿什么

年老男人

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年老女人

是太晚了吗

年老男人

一切都太晚了

年老女人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年老男人

我不明白

年老女人

我们唯一的女儿

我们唯一的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老男人

(接下去说道。)

我们唯一的孩子

年老女人

可生命不该是这样的

不可能是这样

年老男人

她接受了自己死亡的命运

年老女人

别这么说

她不能就这么死了

生命不该是这样的

(短暂静场。)

年老男人

她死了

她去了

永远的去

年老女人

她不能就这么去了

不可能是这样的

年老男人

是啊

（静场。）

年老女人

她怎么能

年老男人

（突然说道。）

你为什么不走

我想让你走

年老女人

（惊讶地说。）

你想让我走

年老男人

是的

年老女人

可是我们

（短暂静场。）

哦我们

哦现在她去了

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年老男人

你一定得走

（短暂静场。）

因为我受不了

再看见你的脸

（她从他身边走开几步。）

年老女人

我只是觉得
你知道我一定得
哦我一定得告诉你

年老男人

是啊
（短暂静场。）
可是
哦
哦你不能再待在这儿了
你一定得走

（静场。年轻女人上，她正怀着孕。她向年老女人走去，她们彼此注视着。）

年老女人

（对年老男人说。）
时间都过去那么久了
我还记得自己的样子
当我肚子里正怀着她的时候
（短暂静场。）
可是我觉得
哦仿佛
（短暂静场。）
一切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短暂静场。）

难道你不这么觉得吗

(他点点头。年轻女人捧着自己的肚子，站在那儿用手抚摸着。朋友上，他看看年轻女人，然后低下了头。年老女人和年老男人看着他，害怕起来，然后他们低下了头。)

我希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短暂静场。)

因为一切都已经消失了

(短暂静场。)

我再也没有理由希望这一切发生过了

(静场。)

这话真傻

(年轻女人转了个身，看见了正在上场的年轻男人。他向她走来。他们相遇，拥抱，然后放开对方，注视着彼此。)

我已经不存在了

我再也没有理由希望这一切发生过了

年轻男人

(对年轻女人说。)

哦我们总算到了

跟那个神经病房东浪费了这么长时间

(短暂静场。)

不过现在

(开心地拿出一串钥匙。)

现在

哦现在我们终于有地方住了

这太棒了不是吗

年轻女人

是啊太棒了

(短暂静场。)

年轻男人

我们搬过

我们搬过多少个

地方了

可真不少呢

没错

年轻女人

实在是搬过太多地方了

(年轻男人看看年老男人，然后两人都低下了头。然后年轻男人看着年轻女人，她正站在那儿四处打量着。)

年轻男人

这儿还不算太糟

(短暂静场。)

我们肯定能在这儿将就下来的

至少能住上一阵子

OK 就算这儿是个地下室

而且肯定又冷又潮

不过

哦

(短暂静场。)

我们也只能找到这样的地方了

年轻女人

我觉得不是很喜欢这个地方
哦也许还过得去
至少当你陪伴在我身边的时候
还过得去
是啊
(她对他微笑着。)
不过那个可怕的房东
我希望他不会老是来敲门
或者有别的什么事儿
来烦我们

年轻男人

哦没事的

年轻女人

他就这么站在那儿瞪着我们
什么话也不说
就这么站在那儿
(短暂静场。)
而且这儿很贵
对我们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就为了找个落脚的地方
付了房租以后
我们也就买不起什么别的了
我们也就刚刚只能付得起房租
(短暂静场。)

那人差不多是把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拿走了

就只让我们

住在他的地下室里

年轻男人

这是我能找到的唯一的地方

我实在是没办法去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轻女人

我不是在责怪你

你已经尽力了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你已经想尽一切办法了

而且哦

最终你真的为我们找到了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轻男人

我们不用在这儿住太久

不过我们总得找个地方住呀

（短暂静场。）

而且这儿

也不算太糟

（短暂静场。）

我们至少能

在这儿住一阵子

年轻女人

（把手放在肚子上。）

我的肚子好像大得很快

年轻男人

是啊

年轻女人

快得惊人

年轻男人

现在就有了孩子

我们实在是太年轻了

年轻女人

实在是太年轻了

（短暂静场。）

不过谁让我们那么傻

不够小心呢

那

（带着点儿抚慰的神色看着他说。）

是啊

（带着点儿指责的语气说。）

是啊当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小心的时候

那

（短暂静场。）

我祖母一定

会对这事儿来句充满人生智慧的评语

她以前是怎么说的来着

什么不值得之类的

一句成语

年轻男人

不过你记不起来了

年轻女人

是啊都忘了

年轻男人

什么罪有应得之类的

年轻女人

可能吧

是的差不多是这么说的

年轻男人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看着吧

(静场。)

年轻女人

可我们几乎一分钱都没有

年轻男人

哦那个傻房东

非要让我们预付房租

还有他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费用

可现在

年轻女人

(接下去说道。)

可现在我们几乎一分钱都没有了

年轻男人

就剩一点儿了

年轻女人

差不多全没了

年轻男人

差不多全没了

年轻女人

那我们怎么办

年轻男人

我得去找工作

年轻女人

我也可以

试试

年轻男人

你

年轻女人

是啊

年轻男人

你

现在这个样子

年轻女人

是啊

年轻男人

别傻了

(静场。)

年轻女人

那就是说我得一个人待在这儿了
就待在那个房东脚下的地下室里
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
而你却出门了
去
去干什么工作去了

年轻男人

我肯定找不着工作的

年轻女人

那我们就弄不到钱了

年轻男人

是啊

年轻女人

不过我们还剩了一点儿

年轻男人

就剩一点儿了

不多

我们就只有

这么一点儿钱了

(短暂静场。)

不过我们会好起来的

年轻女人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我们几乎什么也没有

身无分文

一无所有

年轻男人

可是我们还有彼此啊

而且我们还年轻

年轻女人

这都不算什么

年轻男人

这就足够了

年轻女人

你怎么知道

年轻男人

我就是知道

(短暂静场。)

我们会好起来的

年轻女人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短暂静场。)

可我很担心

年轻男人

我们还年轻身强力壮

年轻女人

别傻了

年轻男人

这是事实

年轻女人

一切都是那么不可预知

年轻男人

哦生活就是这样

年轻女人

我很害怕很担心

年轻男人

别害怕

求你了

(他用双臂环抱着她。)

年老男人

(对年老女人说。)

不可能是这样的

生命不该是这样的

年老女人

是啊

(短暂静场。)

她不可能就这么去了

朋友

她去了

年老女人

(对年老男人说。)

我们唯一的孩子

她

(短暂静场。)

不她

我唯一的孩子

不她不能就这么去了

年老男人

不可能是这样的

朋友

她已经不再和你们在一起了

现在她和我在一起

年老女人

（对年老男人说。）

可生命就是这样

（短暂静场。）

我看着她就这么躺在那儿

（短暂静场。）

他们打电话来了

让我去

让我去认她

年老男人

生命不该是这样的

年老女人

我看着她

她就这么躺在那儿

我不得不去认她

年老男人

当我看到你的脸的时候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老女人

怎么了

年老男人

你的脸

(短暂静场。)

我受不了

再看到你的脸

年老女人

我不得不去

他们打电话来了

年老男人

你的眼睛

年老女人

而她就这么躺在那儿

年老男人

(低低地说。)

你的脸

年老女人

她就这么躺在那儿

(静场。)

不过我现在要走了

我要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是啊

是啊我想

我要走了

(短暂静场。)

不过我一定得

(短暂静场。)

哦我一定得来

一定得告诉你

一定得让你知道

是啊

不过现在我要走了

年老男人

她就这么躺在那儿

年老女人

还有她的头发

还有她的面容

她的面容

那已经不是她了

那已经不是她的面容了

年老男人

她的面容空无一物

(静场。)

你为什么不走

朋友

快走吧

年老男人

(接下去说道。)

你知道我受不了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走吧

求你了走吧

年老女人

你觉得她想这么做吗

朋友

她想跟我在一起

她就在这儿

跟我在一起

现在她跟我在一起了

年老男人

不

(短暂静场。)

她只是就这么做了

事情只是就这么发生了

年老女人

她只是就这么做了

她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

年老男人

这有什么区别呢

事情已经发生了

朋友

现在她跟我在一起了

年老男人

（对年老女人说。）

求你了你就不能

这就好像

哦我再也受不了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他注视着年轻男人。）

年轻男人

（对年轻女人说。）

用不着

害怕

（短暂静场。）

因为

哦

你看起来这么担心

可你千万别害怕

我会照顾你的

我会的

永远

我会是你的朋友

我会的

这你知道不是吗

年老男人

（自言自语地说。）

一切都完了

年老女人

现在我已经告诉你了

年轻男人

我会永远是

你的朋友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我都会在你身边

每一个夜晚

每一个白天

(短暂静场。)

我真高兴

能与你相遇

年老女人

(自言自语地说。)

它就这么出现了

又消失了

而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轻男人

现在

我终于与你相遇了

现在

我终于能休憩了

我终于能安睡了
是啊
现在一切都好起来了
所以什么也别担心
求你了
别害怕

年轻女人

（询问地说。）

再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了吗

年轻男人

不会的
再也不会了

年轻女人

你肯定吗

年轻男人

是啊我肯定

年轻女人

（开心地笑了起来。）

那好吧

年轻男人

（带着询问的语气揶揄地说。）

那
好了

年轻女人

是啊好了

(静场。)

现在没多少

年轻男人

(接下去说道。)

没多少日子孩子就要生了

对吗

这就是你想说的话

对吗

(她点点头。)

还有多久

几个星期

年轻女人

哦到生

还有

(思索着。)

还有

是啊还有七天

年轻男人

(惊讶地说。)

七天

年轻女人

难道你忘了吗

年轻男人

我真是不会记日子

(短暂静场。)

我记不住数字
我只记得住
自己的生日
可其他的数字就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轻女人

(有点儿失望地说。)
哦至少这个
你应该记得住

年轻男人

我记得的
我只是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不记得确切的日子
(短暂静场。)
你知道我要
操心的事很多
不是吗

年轻女人

是啊我知道

年轻男人

所以别生我的气

年轻女人

我没有生你的气
(静场。)

你父母

真好

肯借给我们一点儿钱

年轻男人

是啊

年轻女人

他们自己也没有

多少

闲钱的

年轻男人

是啊

(短暂静场。)

要不是我跟他们借了

一点儿钱

我真不知道

年轻女人

是啊那我们可怎么办呢

年轻男人

我不知道

(短暂静场。)

我们别想这个了

现在我们在一起了

而且我们也有自己的地方住

我们甚至还剩了

一点儿钱

年轻女人

是啊

年轻男人

一切都很好

年轻女人

是啊

哦

听

我的肚子

觉得好胀

这儿

（她摸着肚子，注视着他。）

年轻男人

觉得好胀

年轻女人

（疼得脸都变了。）

现在更厉害了

更胀了

哦

我想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轻男人

是孩子吗

是孩子要生了吗

朋友

孩子要生了

年轻女人

我想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疼得脸都变了。)

年轻男人

我们应该

我们是不是应该

哦我们得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轻女人

我想是开始宫缩了

而这

这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轻男人

我们得到医院去

年轻女人

是啊

年轻男人

可是

年轻女人

你得找辆车

年轻男人

是啊

年轻女人

(疼得腰都弯下来了。)

你得打电话

年轻男人

是啊

年轻女人

(呻吟着说。)

是啊

(短暂静场。)

实在是太疼了

年轻男人

疼吗

现在真的很疼吗

(静场。)

年轻女人

这会儿不了

这会儿我什么感觉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没有

(短暂静场。)

一阵儿一阵儿的

年轻男人

是吗

(短暂静场。)

年轻女人

可我肯定是开始宫缩了
我想孩子要生了

年轻男人

我们一定得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轻女人

是啊我想你得去找辆车
我没法儿乘公车
你知道
(不安地笑了一声。)

年轻男人

是啊
是啊当然不能
(短暂静场。)
也许我
是啊
是啊也许我可以
是啊也许我可以去找他
去找房东
我可以去借他的电话用

年轻女人

要是你敢的话

年轻男人

是啊

（他依然站着没动。而她的官缩又开始了，疼得脸都变了。）

那我去了

年轻女人

快点儿

年轻男人

好的我会快点儿的

年轻女人

快

求你了

（他开始往外走。）

不等一等

我跟你一起去

我就不能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轻男人

好的

如果你想去的话

当然了

年轻女人

跟你

（又开始疼了。）

一起去吗

（他用一只手臂搂住她的肩膀。）

年老男人

是啊

这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静场。)

而现在她去了

(短暂静场。)

永远的去

(年轻男人和年轻女人下。)

年老女人

别说了

刚才

我感觉很好

我在脑海里看见她了

我正把她抱在怀里

轻轻地摇着

(短暂静场。)

我还看见她

(用手指着。)

在地上摇摇晃晃地走着

她的黑头发

她又黑又长的头发

我看到了我生下的孩子

穿着雨衣

在暴雨中

走着

年老男人

在泥里踩着她的小脚

年老女人

用尽全力地踩着

她喜欢那样

年老男人

她小时候那么可爱

那么好

(短暂静场。)

一开始她一根头发也没有

后来她长出了

那么又黑又长的头发

年老女人

而且她心肠这么好

年老男人

一直都是

她总是那么随和

从来不要求任何东西

不管我们给她什么她总是那么开心

(短暂静场。)

而且她那么喜欢

吃东西

她小的时候

不管我们给她什么

她总是那么喜欢

吃着笑着

然后再接着吃

(短暂静场。)

当她长大了一点儿的时候她总是习惯

盘腿坐着

坐在那儿看书

(短暂静场。)

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

她就这么坐在那儿看书

年老女人

这是她最喜欢做的事

她会一直看啊看啊

(静场。)

可你不能就这么站在那儿啊

年老男人

是啊

(静场。)

年老女人

我一定得来

我一定得告诉你

年老男人

是啊

(静场。年轻女人上，她的肚子已经不再隆起了，看上去好像苍老了一些。她站在那儿游目四顾，朋友注视着她。)

朋友

见到你

很高兴

(年轻女人游目四顾。)

年老男人

她不喜欢和别的小孩

一起玩儿

年老女人

她总是很容易害怕

一有小孩儿打起来

她就想回家

年轻女人

(喊道。)

你在吗

女儿

(自后台。)

是啊怎么了

年轻女人

请你

过来一下

(女儿上。)

你不能就这么

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待着

女儿

是啊

年轻女人

我是说真的

女儿

是啊

年轻女人

我真不知道

该怎么跟你说

你得找点事儿干呀

女儿

是啊

(静场。)

年轻女人

你不能就这么一直待在家里

女儿

是啊

年轻女人

我不是想伤害你

我这都是为你好

(短暂静场。)

你也是有未来的

你知道

而这意味着

哦你得去上学

像其他人一样

(朋友走近几步。)

女儿

是啊

是啊你说的对

年轻女人

可你不喜欢去上学

女儿

是啊

年轻女人

为什么不喜欢

女儿

我也不知道

年轻女人

是因为人多太吵了吗

还是别的什么

女儿

是啊

年轻女人

是啊大概是太吵了

女儿

(尴尬地用脚在地上划来划去。)

是啊

朋友

(对女儿说。)

见到你很高兴

女儿

(对朋友说。)

是吗

(开心地说。)

见到你也很高兴

朋友

不过我们认识吗

我们以前见过面吗

女儿

我们见过不是吗

年老女人

(焦急地对女儿说。)

不不可以

难道你不明白吗

你得小心

你不应该

(短暂静场。)

你不应该和他说话

女儿

(对朋友说。)

是啊

见到你很高兴

朋友

也许

是啊也许我们认识

也许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

女儿

我想是的

朋友

是啊

没错

也许

我们认识

是啊也许是

女儿

哦我想是的

朋友

是啊我们认识

(静场。)

我希望你一切还好

女儿

很好

谢谢

(静场。)

朋友

你的头发真可爱

又黑又长

女儿

你真这么想

朋友

是啊

非常可爱

(静场。)

可我们以前是在哪儿
哦是在哪儿见面的

女儿

我也不知道

朋友

或者也许我们本来就
认识
也许就是这样

女儿

是啊也许是

朋友

我想我们本来就认识

女儿

也许是
(短暂静场。)

朋友

现在我得走了

女儿

可你还会回来对吗

朋友

是啊

女儿

你会回来吗

朋友

是的

是的我可以再回来

女儿

你保证

朋友

是的

(他开始下场。)

女儿

(跟着他。)

你保证会回来

朋友

是的

(他下，女儿随后下。静场。)

年老男人

她真是个好孩子

年老女人

而且又这么温顺

年老男人

这么好这么温顺

(短暂静场。)

年老女人

我们一直住在那儿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一年年过去了

(短暂静场。)

后来她就搬出去了

后来我就很少见得到她了

(静场。)

她一定就在这儿

她不能就这么消失了

年老男人

是啊

她就在这儿

她一定还在这儿

(静场。年老女人从年老男人身边走开几步，转过身注视着他。)

年老女人

现在我要走了

(短暂静场。)

你说过你再也不想看见我了

我可以现在就走

(短暂静场。)

你说过你再也不想看见我的脸了

(年轻男人上，他看上去也苍老了一些。他停下脚步，低下头。

年轻女人注视着他。)

年老男人

你的脸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短暂静场。)

我受不了再看到它

(短暂静场。)

你的脸

已经不再是你了

你的眼睛

也不再是你的眼睛了

它们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老女人

它们只是就这样改变了而已

（年轻男人就这么站在那儿，仿佛已完全迷失在自己的思绪里。）

年轻女人

（对年轻男人说。）

你怎么了

年轻男人

不

没什么

（静场。）

年轻女人

那一切正常

年轻男人

是啊

你干吗这么问

年轻女人

你有点儿不对劲

年轻男人

有点儿不对劲

年轻女人

你

(短暂静场。)

好像魂不守舍似的

年轻男人

别傻了

年轻女人

是啊

我只是觉得

哦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你知道你可以向我倾诉的

就是这样

年轻男人

不没什么事儿

(静场。)

年轻女人

你肯定

年轻男人

是啊

(静场。)

年轻女人

哦那我就不问了

年轻男人

没什么事儿

你干吗老是这样问

年轻女人

我不知道

你只是有点儿

太安静了

你什么话都不说

你好像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年轻男人

没什么事儿

你干吗老提这个

年轻女人

听着我知道肯定有什么事儿

年轻男人

不

我告诉你什么事儿也没有

年轻女人

你不再爱我了吗

年轻男人

(有点儿恼怒地说。)

不是的

(静场。)

年轻女人

听着我知道肯定有什么事儿

（他从她身边走开两步。）

年轻女人

（冲着他的背影说。）

你要去哪儿

年轻男人

只是出去散会儿步

年轻女人

你不能留下来吗

你现在已经很少在家了

你非得总是出去吗

年轻男人

（转过身说。）

好吧我可以留在家里

年轻女人

可是

你就不能告诉我

（短暂静场。）

哦你到底怎么了

年轻男人

没什么

年轻女人

别骗我

我知道的

到底怎么了

年轻男人

你就不能别再问了吗

（他又走得更远一点儿。）

年轻女人

（跟在他身后。）

你要去哪儿

年轻男人

我要去睡了

年轻女人

你不想跟我一起

待一会儿吗

年轻男人

想

可我累了

年轻女人

你不想再和我在一起了吗

你总是不在家

你不喜欢我吗

你不再爱我了吗

年轻男人

不是因为这个

年轻女人

那

是因为什么

年轻男人

只是因为我累了

我得去睡一会儿

年轻女人

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年轻男人

没什么

(静场。)

年轻女人

不一定是有什么

(她拉住他的手臂。)

我感觉得到

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了

她叫什么名字

告诉我

年轻男人

你确定你想知道吗

年轻女人

是的

(她放开他的手臂。静场。)

告诉我她的名字

年轻男人

不是这样的

别傻了

年轻女人

哦我明白的

告诉我她的名字就行了

年轻男人

不是这样的

年轻女人

别骗我了

我明白的

我不是傻瓜

我都明白

年轻男人

不

不是这样的

年轻女人

我都明白的

年轻男人

那

好吧

（她看上去好像崩溃了。短暂静场。）

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哦

哦既然现在你已经知道了

我可以去睡觉了吗

年轻女人

（点点头。）

是的

年轻男人

那好吧

年轻女人

是的现在你可以去睡觉了

不不要走

（他下场。）

年老女人

（自言自语地说。）

而且

是的它在发着光

（短暂静场。）

虽已消失

却依然

存在

（对年老男人说。）

真是这样不是吗

年老男人

是啊

年老女人

一切都消失了

什么也没留下

可依然

是啊

（短暂静场。）

是啊在某种意义上

它依然作为别的东西

存在着

年老男人

它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老女人

你不能就这么站在那儿啊

年老男人

是啊

（静场。）

年老女人

我也做不到

就这么

走

（静场。）

年轻女人

（喊道。）

你在哪儿

请进来一下

（她来回踱着步。）

女儿

（自台后。）

什么事

年轻女人

请到我这儿来一下

女儿

(自台后。)

好的

来了

年轻女人

哦你怎么

还不来

女儿

(上。)

我来了

(她停下脚步。)

我刚才正要去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轻女人

你总是正要去

(短暂静场。)

干点儿什么

过来

女儿

现在我来了

(静场。)

年轻女人

你总是说你就来
然后总也不来

女儿

我来了
(她和年轻女人走向彼此，拥抱了一下，又放开。)
可你怎么了
你在伤心吗
怎么了

年轻女人

没什么

女儿

别傻了
我看得出来
我看得出来有事
你很伤心

年轻女人

没什么

女儿

不告诉我
告诉我怎么了

年轻女人

没什么
(静场。)
你去哪儿了

女儿

我只是出去
散了会儿步
然后就
哦就待在我的房间里
可这你知道啊
(静场。)
爸爸到哪儿去了

年轻女人

你出去的时候都干什么了

女儿

我去散步了
就是这样

年轻女人

不是

女儿

是的就像平常一样
(静场。)

可到底怎么了

年轻女人

没什么

女儿

那
好吧
(就好像很难说出口似的。)

爸爸到哪儿去了

爸爸为什么不在

年轻女人

他会来的

他很快就会来的

女儿

他出远门了吗

他到哪儿去了

他都离开这么久了

他到哪儿去了

年轻女人

他很快就会来的

女儿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他到哪儿去了

年轻女人

你应该去写家庭作业了

女儿

我已经写完了

年轻女人

那

很好

（静场。）

女儿

怎么了

你到底怎么了
你为什么伤心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年轻女人

没什么
(静场。)

女儿

我想我要去睡了

年轻女人

不要走
留下来
留在我身边

女儿

我不能就这么待在这儿
反正
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年轻女人

是啊
(对她微笑了。)
是啊我想我是什么都没告诉你
我想我所做的一切就只是待在这儿
(朋友上。他停下脚步，注视着女儿。)

女儿

可是那
是啊

（注视着朋友。）

年老女人

（对年老男人说。）

为什么

哦

为什么你就只是这么站在那儿

（短暂静场。）

别就只是这么站在那儿啊

这么一动不动

好像你几乎都

在那儿生了根似的

别就只是这么站在那儿

（年轻男人上。）

年老男人

是啊

（静场。）

年老女人

现在我要走了

可我一定得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女儿

（看到年轻男人正向她走来，就向他飞奔过去。）

嗨

你来了

（静场。）

哦

你到哪儿去了

你离开了这么久

你到哪儿去了

年轻男人

哦

(短暂静场。)

哪儿也没去

女儿

求你告诉我吧

你到哪儿去了

(短暂静场。)

你给我带

礼物了吗

带了吗

(短暂静场。)

就像以前那样

当我还小的时候

年轻男人

没有

也许我应该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女儿

可是告诉我

告诉我你到哪儿去了

我一直在等你

年轻男人

不我

(犹豫了。)

不

我只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轻女人

她一直在等你等啊等啊

女儿

你到哪儿去了

告诉我

你一定得告诉我

年轻女人

你是来拿东西的吗

女儿

(困惑地说。)

东西

拿东西

为什么

朋友

他是来拿东西的

年轻女人

他要搬出去住了

你爸爸要搬出去住了

朋友

他要搬出去住了

女儿

你要搬出去住

不

你是和我开玩笑的

年轻女人

说话啊

应该你自己来告诉她

年轻男人

哦我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哦你妈妈和我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女儿

你不能搬出去住

你要留在这里

和我在一起

和我们一起

年轻女人

告诉她

告诉她是怎么回事

年轻男人

是的

(短暂静场。)

我要

哦

哦我

我

至少是一段时间

哦我要自己一个人

住一段时间

你妈妈和我已经

年轻女人

（打断他的话。）

你妈妈和我

告诉她真话

女儿

不

年轻男人

（对女儿说。）

但你可以来看我啊

什么时候都行

只要你愿意

年轻女人

（打断他的话。）

她得跟我一起住

年轻男人

是啊你应该

这样最好

也许

女儿

不

我们要一起

住在这儿

我们所有的人

朋友

(对女儿说。)

我是你的朋友

年轻女人

这不可能

(短暂静场。)

因为爸爸

呃他爱上别人了

女儿

别人

年轻女人

你爸爸不能再和我们一起

住在这儿了

(静场。)

女儿

我可以帮你收拾行李

年轻男人

谢谢你

你真好

那

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呢

你和我一起

女儿

好吧开始吧

年轻男人

你真好

你是全世界最美好的

女儿

可是你要搬出去住了

年轻男人

看起来是的

不过你真好愿意帮我

女儿

我可以帮你整理衬衫

年轻男人

好啊那太好了

（年轻女人下。朋友跟在她身后走了两步，然后停下来注视着她离去。他依然站在那儿，低下了头。）

女儿

还有你的袜子

年轻男人

你真是个好姑娘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女儿

还有你的书

我想你一定想带上几本书

年轻男人

是啊能带上几本书

那太好了

女儿

我来把它们装好

年轻男人

可我不需要带这么多东西

因为也许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女儿

(接着他的话说。)

也许你不会离开太久的

年轻男人

也许

(静场。)

女儿

是啊你很快就会

回来的

(短暂静场。)

不过你还是得带上

几本书

几件衣服

还有几样其他的东西

我会帮你的

我会帮你整理行李

(短暂静场。)

你只要告诉我

告诉我你想让我装什么就行了

年轻男人

(突然说。)

听着

女儿

什么

年轻男人

我为什么不等等再说呢

反正也不着急

(短暂静场。)

我得走了

女儿

是吗

年轻男人

是啊该走了

女儿

可你要快点儿回来

朋友

(对女儿说。)

我会在你身边的

年轻男人

好的

（他下。）

女儿

等等

（她紧跟他下。）

年老女人

（对年老男人说。）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我再也不想再见到你了

年老男人

她是多么的

可爱呀

年老女人

现在我们要离开对方了

而且我们永远也

不会再见到对方了

朋友

就这么从彼此的生命中

消失

年老男人

（对年老女人说。）

是啊

（静场。）

它消失了

又回来了

年老女人

(询问地说。)

消失了又回来了

年老男人

我们一定得离开对方

(静场。)

可我是这么的想念她

我总是在

想着她

我会一直想着她

年老女人

她一直都在这儿

朋友

现在她跟我在一起了

年老男人

即使她已经去了

她也依然在这儿

年老女人

她在这儿

(静场。)

而我只有独自一人

(短暂静场。)

我将只有独自一人

年老男人

你用不着独自一人

年老女人

我想要独自一人

年老男人

这对你不好

独自一人

年老女人

我想

我想要独自一人

年老男人

这对你不好

年老女人

我想要独自一人

既然她已经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短暂静场。)

她也一样就这么消失了

年老男人

(几乎是在自言自语地说。)

我受不了了

年老女人

你说什么

年老男人

不

没什么

年老女人

我一定得来

我一定得告诉你

年老男人

是啊

(静场。女儿上，年纪已经大多了。)

年老女人

(对年老男人说。)

现在我要走了

(静场。)

我一定得

是啊

是啊你一定得知道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他们

他们打电话来了

让我去看看

哦看看是不是她

女儿

(看见了朋友。)

你来了

又见到你很高兴

我常常想起你

朋友

我们认识吗

女儿

（开玩笑地说。）

是啊

我们当然认识

我们本来就认识

不是吗

朋友

也许

女儿

现在我们认识了

至少我们现在认识了

朋友

也许

而且也许我们

女儿

（接着他的话说。）

本来就认识

朋友

不过你不应该和我在一起

这对你不好

女儿

为什么不好

朋友

这不好

（短暂静场。）

现在我得走了

女儿

(失望地说。)

为什么

能相遇真好

不是吗

朋友

是啊

女儿

我们的确是认识的

你和我

朋友

是啊

不过

(短暂静场。)

你不应该

你绝对不可以

喜欢我

女儿

为什么不可以

朋友

(犹豫着。)

嗯

女儿

(有点儿开心地说。)

在我活了这么多年之后

(短暂静场。)

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活了这么多年

(短暂静场。)

也许是说时间很长吧

朋友

你不了解我

你了解我吗

女儿

我了解你

朋友

也许你了解我

女儿

是啊

我一定是了解你的

因为当我躺在那儿的时候

在床上

在活了这么多年之后

(短暂静场。)

那是在晚上

在黑夜里

有时候

你也会躺在那儿

是啊你仿佛也躺在那儿

在我身边
(短暂静场。)
我们就这么躺着
休憩着
我们躺在那儿
安宁地
平静地
几乎是庄严地
我们就这么躺着

朋友

你不了解我
这不是我

女儿

而那是多么的
宁静
宁静的休憩
就像坐在那儿望着大海
就这么坐在那儿
望着大海
我们如此宁静地
躺在那儿
在彼此身边
在床上
这就是在黑夜里
当我躺在那儿的时候

所想的事情

朋友

你不应该喜欢我

女儿

是吗

（短暂静场。）

难道你不喜欢我吗

朋友

喜欢

女儿

你能感觉到我躺在你身边吗

朋友

是的

（惊讶地问。）

就只是这样

女儿

在我活了这么多年之后

我这样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朋友

我们甚至不认识对方

女儿

我们是如此靠近

又是如此远离

彼此

朋友

我们既远离彼此
又是如此的靠近
就是这样
(年轻女人上。)

女儿

是啊

朋友

而这其中荡漾着一种宁静
一种莫大的宁静
不是吗

女儿

是啊

朋友

你是个善良的好姑娘

女儿

知道你就躺在我身边
真好
你一直都在那儿
就这么躺在那儿

年老女人

(对女儿说。)
你千万不能这样
这很危险
难道你不明白吗

女儿

(对朋友说。)

我还想告诉你

我不想了解你

你也不想了解我

可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朋友

你真可爱

女儿

我不想要不和谐

我想要和谐

年老女人

(对女儿说。)

你千万不能这样

求求你别听他的

你千万得小心

朋友

也许我是

呃

喜欢

你的

(短暂静场。)

大概吧

不管怎么说

女儿

因为我也需要有人在我身边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

幻想中的宁静

当他们休憩的时候

就这么在彼此的怀中

休憩的时候

(静场。)

可我想独自一人

永远独自一人

年老女人

(对女儿说。)

你千万不能这样

难道你不明白吗

女儿

(对朋友说。)

我们只在对彼此的爱中存在着

(短暂静场。)

可我永远也无法只活在这份爱中

这是不可能的

(年轻男人上，注视着年轻女人。她转开了头。)

朋友

这是可能的

一切都是可能的

女儿

这是不可能的

我不敢

我做不到

这不是我

(短暂静场。)

可是能躺在你怀里真好

当你甚至都没感觉到的时候

当你就这么躺在如此远离我的地方的

时候

不管那时候你是谁

那时你是多么美好

多么宁静

当你就像大海一般

让我可以想念

可以注视

那时你是多么美好

当你远离我的时候

(短暂静场。)

而与此同时又是如此的靠近

朋友

也许我是在想念你

年轻男人

(向年轻女人走过去。)

我们得谈谈

(短暂静场。)

她不想再和你住在一起了。

年轻女人

是啊

她说她想搬出去

自己一个人住

年轻男人

她当然可以这样做

(短暂静场。)

可她还这么小

年轻女人

我阻止不了她

她有权做自己想做的事

(短暂静场。)

可是

哦

哦我不太明白

她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轻男人

你想说什么

年轻女人

我只是想说

哦她是这么孤单

她一个朋友也没有

至少我觉得她没有
不管怎么说
一个朋友也没有
没有女朋友
也没有男朋友
一个也没有

年轻男人

她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年轻女人

她实在是太害羞了
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

年轻男人

可是那么
如果她自己一个人住的话
她不是会更孤单吗
不是吗

年轻女人

我阻止不了她
如果她想这样做的话我就阻止不了她

年轻男人

是啊当然
(静场。)

女儿

(向年轻男人和年轻女人走去。)
你们站在那儿说话呢

我看到了

年轻男人

是啊

好像是这样

(短暂静场。)

哦你确定

你想自己一个人住吗

女儿

是的

是的我已经决定了

年轻男人

那你找到住的地方了吗

女儿

是的

(静场。)

年轻女人

哦如果你已经决定了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短暂静场。)

不过如果你愿意跟我住的话

欢迎你

继续留在这儿

年轻男人

是啊

你也可以跟我一起住

如果你愿意的话

女儿

跟你还有那个女人一起住

不我不想这样

我受不了

年轻男人

可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这样做

女儿

不我想

我想自己一个人住

年轻女人

是啊这样也好

女儿

是的我想这样做

(静场。她从他们身边走开，看到了朋友。)

女儿

又见到你很高兴

朋友

是吗

女儿

我一直在想念你

朋友

你绝对不可以想念我

女儿

偎依在你怀里真好
那么宁静
你就像
大海一般宁静
是的你就是这样

朋友

也许

女儿

是啊而且很多时候
(短暂静场。)
哦就好像我的心
在围绕着你飞翔
或者是
是的就好像
(短暂静场。)
好像我的心变得
丰盈起来
而在这丰盈的中心
就是你
或者也许不是你
当然了
可那依然是你
你就在那儿
(短暂静场。她和朋友走向对方。)

那你呢

你是怎么感觉的

朋友

你不应该想念我

女儿

你不是这样感觉的

(静场。)

跟我说点儿什么吧

朋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女儿

说什么都行

朋友

我没什么可说的

(他开始从她身边走开。女儿继续对他说着话，他转过身，注视着她。)

女儿

不

不要走

(他停下脚步，她对他微笑着。这微笑仿佛是在说他们终于都不得不承认了，仿佛他们终于心意相通了，仿佛就这么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可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那我来问你吧

告诉我你的名字

朋友

（迷惑地说。）

告诉你我的名字

女儿

是啊

是啊告诉我你的名字

（短暂静场。）

朋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开始从她身边走开，又转身看着她。）

哦

那

我走了

女儿

（跟在他身后。）

不听我说

（他停下脚步，他们就这么站在那儿注视着彼此。然后他们开始从彼此身边走开，他再次转身注视着她。）

你为什么离我那么远

朋友

我不得不离你这么远

而且我要走了

女儿

不要走

朋友

而且我们再也不可以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静场。)

因为爱总是躲着我们

女儿

是啊它总是躲着我们

然后突如其来的

又重新出现了

朋友

是啊

(静场。)

朋友

现在我得走了

女儿

(失望地说。)

不不要走

(静场。)

我很害怕

朋友

别害怕

女儿

我真的不明白

朋友

我得走了

女儿

不

不要消失不见

朋友

我得走了

女儿

不要走

年老女人

（对女儿说。）

你千万不能这样

朋友

我想最好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老女人

（对女儿说。）

你一定要小心啊

难道你不明白吗

你千万不能这样

求求你别这么做

朋友

（对女儿说。）

也许我该走了

女儿

我已经开始想念你了

（静场。她游目四顾，然后向年老女人走去。）

年老女人

（对女儿说。）

真是个惊喜

你能来看看真好

你都很久没

（短暂静场。）

不过我想你一定很忙吧

我都这么久

没见到你了

你还好吗

女儿

很好谢谢

年老女人

很好

那很好

女儿

是啊

一切都很好

年老女人

我都这么久没见到你了

听我说

呃

也许你可以

呃

偶尔

来看看我
来看看你的老母亲
是啊那该多好
你知道我

女儿

(打断她的话。)
是啊
我想我应该来看看
就待一会儿
就是来
问个好
(短暂静场。)
是啊我时间不多
我马上就得走

年老女人

你现在就要走了吗
你才刚来
你就不能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能见到你真好
而且
是啊

女儿

是啊
我只是想我应该来看看

就是这样
可我马上
就得走了

年老女人

是啊

哦那就

好好照顾自己吧

我们能很快再见面

我希望

(短暂静场。)

可是听我说

我已经这么久没见到你了

又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她和女儿从彼此身边走开。

冲她喊道。)

不要走

你千万不能这样

(朋友上，向着女儿走去。他们停下脚步，她注视着他，然后又把目光转开了。)

女儿

他就在那儿

当时我不认识他

(短暂静场。)

可是然后他就向我走过来

站在我的面前了

他向着我走过来
从很远的地方
向着我走过来走过来
他来了
他的头发
他的头发上带着雨珠
(短暂静场。)
还有他眼中的光芒
(短暂静场。)
越来越近
他走过来了
而我无法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然后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了

朋友

你一定不可以与我相遇
不能这样
一定不可以
(女儿注视着年老男人，然后她向他走去。)

年老男人

(对女儿说。)
哦你好
这太好了
我已经这么久没见到你了
(极短的静场。)

你能来看看真好

女儿

我想我应该

来看看

年老男人

你还好吗

女儿

很好谢谢

一切都很好

年老男人

那太好了

(短暂静场。)

这真是太好了

(短暂静场。)

那

一切都很好

女儿

(有点儿迟疑地说。)

是啊

(静场。)

年老男人

哦我很高兴你来了

真的很高兴

女儿

是啊

我想我应该来看看

年老男人

你可

真好

(静场。)

那

你还好吗

女儿

还好

年老男人

那太好了

因为你知道

呃我在担心你

你知道

是啊

当然我经常想着你

因为年轻

哦年轻真的

不容易

女儿

我已经不怎么年轻了

年老男人

是啊不怎么年轻了

女儿

是啊我不可能还年轻

(有点儿揶揄地说。)
尤其是当我看着自己的爸爸
看到他有多老的时候

年老男人

老啦老啦
不过还没老到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女儿

你的意思是说
还没老到
还没老到不能给自己找一个
新女朋友的地步

年老男人

是啊
(试着假装没听见这话。)
哦那
(静场。)

女儿

你们经常见面吗

年老男人

是啊我们
(想告诉她点儿什么，却又犹豫了。)
是啊我们
我们
是啊

(短暂静场。)

哦

我们正在考虑

也许我们应该

哦也许我们应该搬到一起住

女儿

可你不打算跟她结婚对吗

年老男人

(犹豫地说。)

是啊

女儿

再结第三次婚

(短暂静场。)

第一次是我妈妈

(短暂静场。)

然后是那个女人

年老男人

你从来没喜欢过她

女儿

是啊

(静场。)

现在是第三个了

(静场。)

你要跟她结婚吗

年老男人

哦我们可能最终
会结婚的

女儿

你要搬到她那儿
去住吗

年老男人

可能会
我们还要再看看
当然了
什么也没最终决定
我想住在这儿
跟你住在一个镇上

女儿

是啊
(静场。)
可是
是啊
(短暂静场。然后很快地说。)
哦我该走了

年老男人

你有事儿

女儿

我约了人

年老男人

今天晚上现在

女儿

是啊

哦我只是想来看看

问个好

我是碰巧

到镇这头来的

年老男人

哦

我明白了

(短暂静场。)

哦你能来看看真好

我已经那么久没见到你了

要早点儿再来啊

女儿

我会的

年老男人

是啊

(静场。)

一定要早点儿再来啊

女儿

她很快就要来了吗

你的女朋友

年老男人

是啊

(短暂静场。)

是啊现在她跟我一起住

刚出去买东西了

女儿

她不想见我

年老男人

不不是这样的

(短暂静场。)

要是你能再待一会儿的话

你们就能见到对方了

(短暂静场。)

可事情也没这么

简单

她觉得

也许

哦也许这事儿还可以等一等

反正也不急

女儿

是啊

(短暂静场。)

我想我还是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年老男人

或者你们可以以后再见面

这样也许

更好

不过

你当然可以留下来

你们

当然也该见见面了

女儿

我约了人

年老男人

你要走了

女儿

是啊

(静场。)

年老男人

我明白了

那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女儿

什么

年老男人

不没什么

(女儿转身离去。他跟在她身后。)

听我说

我一直在想
当你小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是你
是你比别的事情都记得
更清楚的
是你一直忘不了的
(她继续往外走。)
哦
(短暂静场。)
是一直没有消失
还在你心里的
是已经变成了你的一部分
已经变成了你生命的一部分的
(她依然没有转回身。)
哦是某种美好的东西
让你内心充满了
欢乐
或者如果不是
这样的话
至少是某种
哦某种让你开心的东西
让生命值得去活的东西
是某种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你为什么不再留一会儿呢

你这就要走了吗

你才刚来

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呢

就一会儿

不要马上走

我们就不能在一起待一会儿吗

(他转过身，向朋友看去。然后他羞怯地低下了头。)

女儿

不

(她转身背对着年老男人。长长的静场。)

而他就这么向我走过来

头发上带着雨珠

有一个黑夜

他就这么向我走过来

(短暂静场。)

他走过来

带着光芒

(短暂静场。)

他走过来

带着只属于他的

音乐

还有他头发上的雨珠

会永远停留在那里

在雨中的他的头发

有一个黑夜

就在那里

就在那一刻

年老女人

她在黑夜中走着

在雨中

在风中

女儿

很多东西都变了

消逝了

变成了别的什么

可有一样东西永远也不会改变

那就是他头发上的雨珠

有一个黑夜

就在那里

就在那一刻

（短暂静场。年老男人和年老女人注视着彼此。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然后低下了头。）

他就这么向我走过来

挥着手

年老女人

她一定是到港口去了

沿着堤岸走着

女儿

因为他那带着雨珠的头发

就在那儿

(短暂静场。)

仿佛是来自天堂的光芒

(短暂静场。)

因为爱情就像是死亡

他挥手的样子

也永远都在那儿

他的头发带着雨珠

只有那一个下雨的夜晚

(朋友向她伸出双臂。她向着他走去，他把她拥入怀中。他们就那样站在那儿拥抱着彼此。然后他们放开对方，她从他身边走开。而他就这么站在那儿，目光追随着她。)

年老女人

她沿着堤岸走着

在雨中在风中

在黑暗中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

女儿

我明白了

(短暂静场。)

一切都归于宁静

没有什么比痛苦

更明澈

就像他头发上的雨珠

年老女人

她一直沿着堤岸走着

在黑暗中

独自一人

在黑夜中

女儿

从遥远的那方

他向着我走过来

带着他独有的光芒

(长长的静场。她和朋友从彼此身边走开。)

在那里

在那光芒万丈的沉睡里

在那黑暗里

在那光芒万丈的黑暗里

我们找到了

(短暂静场。)

我们找到了无限的欢愉

永恒的沉睡的欢愉

年老女人

她在黑夜中走着

沿着堤岸

在黑暗中

在风中

她独自一人走着

在雨中

朋友

(对女儿说。)

我可以到你身边来

年老男人

（对女儿说。）

你为什么不到我身边来呢

和我在一起

向我倾诉

年老女人

（对女儿说。）

到我身边来吧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跟我一起住

我在这里

我需要你

年老男人

（对女儿说。）

有任何

我能帮你的事吗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短暂静场。）

来

向我倾诉

到我身边来

年老女人

（对女儿说。）

到我身边来吧

求求你

我是多么爱你呀

朋友

（对女儿说。）

我可以到你身边来

我就在你身边

我们应该在一起

女儿

我一定要独自一人

年老女人

（对女儿说。）

你一定要到我身边来

向我倾诉

女儿

（对朋友说。）

可我想念你

（朋友向她走去，她恐惧地注视着他。）

朋友

你千万不能这样

女儿

你

又一次

来到我心中了

你就在那儿

年老女人

在那黑暗的夜晚
她沿着堤岸走着
独自一人
在黑暗中

朋友

你千万不要来

年老女人

而海浪
一遍又一遍地拍打着堤岸
(女儿和朋友注视着彼此，然后他们都低下了头。)

女儿

你将永远站在那儿
在雨中
你的头发上带着雨珠
你的手在挥着
(静场。)
而这一切是如此的令人恐惧
这一切是如此
巨大的一片虚无

朋友

可一切就是这样
我们无法选择
我们就是彼此
我们一起站在雨中

年老女人

她沿着堤岸走着
独自一人
在黑夜中

女儿

可一切就是这样
我们就在那儿
我们一起站在
雨中

朋友

我们始终都站在那儿
而我们又从未站在那儿
那是多么美好
又多么痛苦

女儿

(点点头。)
是啊
(静场。)
为什么会是这样

朋友

也许
一切就是这样
(长长的静场。)
一切都早已消逝
而一切又都刚刚发生

我们做什么
不做什么
都无关紧要

女儿

因为你的头发上
带着雨珠
而我们将永不分离
一切就是这样
(短暂静场。)
而你的手
在向我挥着
从遥远的那方
抛弃了所有的孤寂
我走到堤岸边缘
我站在那儿
望着大海
直到你的手
降落到我的身上
几乎难以察觉地
抚摸着我的头发
就仿佛那黑暗的夜晚
你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发

年老女人

然后
哦

哦然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了

女儿

你的手从未抚摸过我的头发

然而它又那么多次地

抚摸过

我感觉到你的手在我的头发上

我就这么站在堤岸的边缘

我看到了你的手

我看到了你的手

我看到黑暗的天空

和雨

就是你的手

（朋友向她伸出手，而她就这么站在那儿，依然远离着他。他看看自己的手，然后又看看她。然后他们向着彼此走去，伸出双臂，站在那儿，紧握着彼此的双手。他们的手指彼此抚摸着，那是他们在用手指向彼此诉说着心声。然后，他们拥抱了。他们就这么站在那儿彼此拥抱着，紧紧地，宁静地。他们放开彼此。然后又拥抱了，吻着彼此。长长的静场。）

年老女人

他们是在早晨发现她的

漂在海上

（短暂静场。）

她就这么漂在海上

（长长的静场。）

年轻男人

(对年轻女人说。)

我们会有办法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看着吧

(静场。)

年轻女人

是啊

(静场。)

朋友

我将永远不再回来

我一定会再回来

(静场。)

年老男人

(对年老女人说。)

现在你该走了

我不想看见你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长长的静场。)

女儿

(自远方说。)

我不该这样做

我想活着

我想看到大海

我想看到大海中的波涛

我想走在雨中
在风中
在黑暗中
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不想这样做
可一切都是这么黑暗
这么潮湿
他是这么的黑暗潮湿
而又光芒万丈
(短暂静场。)

还有水
还有波涛
波涛在咆哮着
(短暂静场。)
咆哮着
而他是如此美好
如此宁静
就像爱情般美好的宁静
就像大海般安详的宁静
而天空
就是他的手
(短暂静场。)
可我不想这样做

年老女人

(对年老男人说。)

我要走了

年老男人

我受不了

再看到你的脸

女儿

我后悔了

我想回来

我想再次独自一人

我不应该

(突然停下来不说了。)

(暗场。)

2009年12月31日，完稿于上海

版本说明

- 一、本书由英国权威文学出版社 Oberon 之 modern playwrights 系列的福瑟剧作英文版转译。
- 二、本书中文译者已获福瑟正式授权为中文版独家译者。
- 三、福瑟本人对其剧作的英文版非常认可，建议中文译者由英文版转译。福瑟本人操极流利英语。并且，在其自身的文学创作之外，福瑟也是一位翻译了多部文学作品的译者。
- 四、在整个对福瑟剧作的研究与译介过程中，本书中文译者与福瑟始终进行着直接交流。每一个剧本的翻译，都建立在这种弥足珍贵的与作者本人的直接交流之上。任何一点对英文版本微小字句的疑惑，译者均求证福瑟本人。福瑟也始终不厌其烦，巨细靡遗地与中文版译者进行讨论。甚或是英文版本中偶尔出现的与挪威语原文的极小出入，在中文版本中反而因此得到了纠正。与福瑟数年不辍的这场文学对话，是中文译本与译者之幸。

致 谢

本书的出版，是福瑟中文译介十年来(2004—2014)的成果。

谨在此向对福瑟剧作在中国的译介与演出给予了巨大支持的作家福瑟本人、挪威驻上海总领事馆，以及“易卜生国际”致以诚挚的谢意。

有“新易卜生”之称的约恩·福瑟是当代欧美剧坛最富盛名、作品被搬演最多的在世剧作家。其作品迄今已被译成四十多种文字，并曾多次获得各类国际艺术大奖。此外，他也是近两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他笔下那蕴含着巨大情感张力的极简主义洗练语言，对白中强烈的节奏感与音乐感，并置的时空，交缠的现实与梦幻，都彰显了他独特的“福瑟式”美学与戏剧风格。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剧作中那无处不在的诗意的暗涌，是他对人生的倾听，是他字里行间对所有在时间荒原上相遇的人们所怀有的无限悲悯之情……



策划编辑 / 黄昱宁 责任编辑 / 杨懿晶
装帧设计 / 胡枫
上海译文出版社: www.yiwen.com.cn
易文网: www.ewen.co

上架建议: 外国文学
ISBN 978-7-5327-6766-3



9 787532 767663 >

定价: 55.00 元